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西 河 文 集

( 二 )

毛 奇 齡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西河文集

(二)

毛奇齡著

國學基本叢書

# 西河文集

序三十四卷

題詞題端一卷

引弁首一卷

跋一卷

書後緣起一卷

同里莫春園曰。昔左太冲賦三都。人未之奇也。張司空震之曰。此二京可三。又謂思文未重于世。宜經高明之士。由是藉元晏之序以傳。然則著述雖工。不遇有力者以推挽之。宜爾曷足怪焉。今海內名人鉅公衆矣。然而學老文鉅。名在天壤者。惟先生一人。以故凡有撰次。率取正于先生。而丐一言以爲重。今集中所存。雖不及百之一。而得恃先生之推挽以傳于後。詎不厚幸。至于題跋所加。皆足破千古之疑。而傳來者之信。又非特如唐宋諸家稍廣見廣者可以絜量已矣。





# 西河文集

## 序目

### 卷一

快閣紀存序

張孔繡適吳筆記序

存心堂藏書序

贈吳江顧徵君初度序

桐音集序

包呂和書畫冊子序

鑑園詩序

### 卷二

重修西卓庵墓序

集輿福碑贖字序

東嘉夏廣泰詩集序

太倉張慶餘詩集序

淮陰蔡母徐太君八十壽序

吳母黃太君壽序

雍丘張氏世德紀序

俞右吉三述補序

新刻銅圖石經序

芹沂何氏宗譜序

金子駿詩集序

青崑吟稿序

來元成春秋志在序

容安詩草序

訪吳金吾贈答詩序

長巷沈氏族譜序

何伯興北遊瞻雲二草序

茅夫人生日序

新安王太君八十壽序

卷三

沈肯齋典試江南序

送夏少尹遷西和令序

贈汝寧金太守補任揚州序

來氏論表策世業序

海寧李覺我先生傳序

榕臺集詩序

王自牧集杜詩序

中州吳孫庵詞集序

雲間蔣曾策詩集序

毛稚黃東苑詩鈔序

歷下張童子集序

卷四

道墟十八圖詠序

趙邵尉弟紀恩詩序

錢塘宋孝婦方氏記傳序

坡山朱氏族譜序

王甲庵周易圖註序

史訥齋先生偕德配徐夫人雙壽序

姜侍御生日序

河南張公生日序

雙壽序

王孝廉鄉居序

卷五

送余謙師居昇鉉觀序

送戴山人入道并募助衣裝序

張少尹七哀詩序

湘溪集序

樂生會序

金母壽序

張將軍七十序

募修北京西山高井村觀音寺序

餘姚諸歌衣六十序

嶺南屈翁山詩集序

### 卷六

諸暨邑侯宋公治行錄序

駱叔夜詩集序

王文叔嵩峯樓稿序

春秋自得編序

文厚樞院本序

送李懷帖西征序

贈周先生九十壽序

峽流詞序

徐氏印譜序

施愚山詩集序

景氏沙門詩集序

會稽縣誌總論序

### 卷七

曆法天在序

錢塘吳元符遊仙錄序

贈陳別駕遷淮安司馬序

丁大警迂吟二刻序

閔秀王玉映留篋集序

杜詩分韻序

任千之行稿序

寶應王孫晉南游詩序

淮陰馬西樵詩集序

南士七律序

傅生行稿序

### 卷八

樂天堂集說序

重煒時義序

傅生時義一刻序

傅生時義二刻序

傅生時義三刻序

朱母史太君七十壽序

兗州趙司理生日序

付雪詞第二刻序

賴古堂文集序

畫賦序

會稽倪孝子記傳序

### 卷九

畫人傳序

硯隣偶存序

青門文稿序

友勝集序

余澹心娥江吟卷序

王憲隣遊草序

淮陰戴龍質詩稿序

東昌倪天章遺集

戒定寺乞米飯僧疏簿序

甘露亭募序

楊園藝菊詩序

茹大來詩序

陳德宣山堂近體詩序

許君生日序

### 卷十

重修萬壽等慈禪寺募序

王草堂詩序

田子相詩序

朱斯珮五律遺稿序

蔡子珮詩序

胡氏東岡瑣言序

采山堂詩二集序

兪石眉詩序

懷許堂續集序

王紫凝幹山集序

吳應長詩序

募裝韋馱金身序

### 卷十一

徐西崖詩集序

蒼崖詩序

王枚臣西堂雜吟序

兩水亭餘稿序

張賓門遊西山記序

### 卷十二

西河三太守詩序

龍眠風雅序

柯亭詞序

募建天衣乾公骨塔疏序

丁少君四十壽序

葉氏分書詩韻序

### 卷十三

彭海翼蕭閒堂集序

公錢益都夫子子萬柳堂賦別倡和詩序

王鴻賓客中雜咏序  
募裝北嶺王天君減像序

賁黃理承閒堂集序

介和詩鈔序

龐檢討家庭紀懷五律序

家副使秦中詩序

齊治文字序

來子心聲序

大山稿序

王西園偶言集序

錢塘吳清來詩序

張二先生八十序

范熊巖雜集總序

志壑堂集序

孝經廣訓序

周亦韓愛蓮堂詩序

高仲友進士新房稿序

杭州太守魏君生日序

汝南曹氏世賢錄序

李勺亭摹印譜序

### 卷十四

吳冠五游上黨詩序

桐城左仲子暝樵詩集序

琴溪合稿序

蛤庵和尚語錄序

聽松樓讌集序

備湖樵書序

徐昭華詩集

山陰陳母馬太君八十壽序

重刻北斗元靈經序

### 卷十五

東園沈菴志圖尼師抄化齋糧功德簿序

張編修文稿序

雞園詞序

馮氏壩篋集序

陳山堂五七律詩序

城山大拙禪師語錄序

周春坊新簡兩浙提督學院賀屏序

北山無門洞誌序

包氏族譜序

史村曹氏宗譜序

### 卷十六

新刻聖訓演說序

西江唱和詩序

田子相詩賦合集序

家明府文山兄七十壽序

高僧事天祿識餘序

霞舉堂集序

聽松樓近體詩序

重修平陽寺大殿募疏序

劉氏水澄傳詠序

東南輿誦錄序

### 卷十七

送汪翰林奉使琉球

送張毅文檢討歸郁洲山序

虎跑定慧禪寺志序

同音字解序

楊母九十壽詩文集序

沈又京行稿序

周千仞八十壽序

册封中山王公錢詩序

慎餘堂詩文集序

清化廣利寺志序

俞可菴文集序

忠義錄序

東臯詩集序

### 卷十八

張御史奏疏稿序

平臺灣記序

鄭彥升棣萼樓詞序

高學士花源草堂圖序

凌生詩序

趙管亭涉波詩序

戴隱居九十壽序

西湖倡和詩序

王明府李試文序

王君慎齋詩集序

李使君修復郡治城郭壇廟館解廳譙諸碑記序

重修笑隱庵募簿序

卷十九

彙刻南巡記頌錄總序

顧溪翁拈頌序

沈母曠太君壽序

重修慈濟禪院墓序

佳山堂二集序

李廣寧課愼初集序

兩浙提督學政春坊鄭公新任序

仁和邑明府王公治行錄序

聖賢傳史序

卷二十

兩浙張中丞監臨庚午科鄉試舉人放榜謁謝公序

齊母張太君九十壽序

借山詩序

龍眠方又申游稿序

張弘軒文集序

家文山榮根堂全集序

蒼源文集序

默堂詩鈔序

嘉定李氏功行錄序

燕臺醫按序

蘇子傳肯山詩序

胡寅公詩序

卷二十一

淮陰張儀部農部二鄉賢祖孫合祀錄序

蘇潭張氏族譜序

姜武孫七十壽序

星槎詩序

介和堂續集序

益都相公佳山堂詩集序

李丹壑進士館選庶吉士賀屏序

寄贈周平山游嶺表序



送登封令江南張君赴任序

## 卷二十二

李廣寧司馬詩集序

理學備考序

張澹民詩序

王文仲六十序

何生洛仙北遊集序

## 卷二十三

馮司寇見聞隨筆序

江上吹簫閣集序

李侍讀臥象山入集序

趙象九先生德配金太君賢孝冊子徵詩文序

瑜伽皈依放生儀序

## 卷二十四

送潛丘嚴徵君歸淮安序

張禹臣詩集序

馮使君錢湖倡和詩序

梅中詩存序

王舍人選刻宋元詩序

丁孝子身後芳名冊子序

館擬甲子科湖廣鄉試錄序

劉樸夫詩序

張芍房摩青集序

張爾可蕉園詩序

何氏宗譜序

沈客子詩集序

淮安周母靳太君七十壽序

浙江鄉試鑲院中秋倡和詩序

慈雲寺新翻大悲准提二梵咒解序

三韓張氏家譜序

倚玉詞序

四 河 文 集 序 目

長生殿院本序

左季折衷序

道源田氏族譜序

卷二十五

重刻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序

五雲倡和篇序

雪園集序

袁春坊試浙紀程詩序

重刻楊椒山集序

郭總制觀風集序

彙刻小試文卷序

吳司教偕許太夫人八十雙壽序

龍山祝矜刪序

胡飛九詩詞集序

吳中書廬墓序

卷二十六

重修族譜序

合肥相公千首詩序

孫繡姑表貞錄序

顏母朱太宜人八十壽序

孫氏族譜序

兩浙布政司使蔣使君民懷集序

安郡王詩集序

索太僕晴雲集序

柳煙詞序

始寧陳璞菴言志集序

卷二十七

新纂蘭亭孤山二志序

李生試文序

盧樹侯詩集序

重修北渡橋墓序

四冷唱和詩序

胡國期詩序

嘯隱偶吟錄序

何氏二童子擬應制詩序

丹井山房詩集序

日南和尚增釋感應篇序

### 卷二十八

盛元白詩序

靜念堂稿序

臆言序

沈瑤岑集千家詩序

高雲和尚四居詩序

蕭山令鄭侯生日序

### 卷二十九

唐人試帖序

壽昌禪堂刻周鄧山文集募簿序

淮安袁監州七十壽序

經義考序

嗣音軒詩集序

讀書堂詩集序

西湖蹋燈詞序

就正篇序

鐵庵詩序

勤郡王詩集序

沈方舟詩集序

映雪堂賸篇序

張介眉八十序

魯繡城詩序

家會侯選本詩序

重修示農亭合賦册序

鐵庵遊黃山詩序

張中丞勤兩錄序

西河文集 序目

二六六

壺山草堂詩集序

朱氏易章序

湖州府志序

隴里張氏族譜序

東陽杜雍玉詩序

卷三十

陸孝山詩集序

江皋草堂應試文序

翠柏集序

東臯二圖序

馮氏永思集序

陸軼南南遊詩序

重修笑隱菴墓簿序

唐七律選序

一等公皇太舅佟公六十壽序

新都太守盧舜公詩集序

卷三十一

重修橫河張氏族譜序

徐寶名詩集序

中洲和尚黃山賦序

淨慈寺舜瞿禪師語錄序

偶存序

杭州慈雲講寺志序

沈允開文稿序

兩浙江南都轉運鹽司使高公治行錄序

姚母楊夫人節壽錄序

胡奐庭級菴集序

卷三十二

湯潛菴先生全集序

兩浙行省石公從祀杭州名宦錄序

東臯詩集序

蕭山史氏世譜序

丁酉園賦集序

擬元兩劇序

韓邑侯生日序

### 卷三十二

萬壽冊序

來木菴詩賦集序

平澗人德配陶夫人七十序

寧晉邑侯去思碑記序

吳靜及詩序

邵時來先生七十序

### 卷三十四

附浙開府中丞張公生日賀屏序

會稽章晉雲壽言錄序

金華杜見山悔言錄序

奇姓類考序

先正小題選序

石艇詩集序

弘道錄序

徐沛師詩序

盛玉符詩序

佟國恩一等公周易註序

孫宵夫詩序

地理心書序

吳母章太君壽序

錢姚三子獻萬壽頌序

東陽李紫翔詩集序

素園試文序

甘州行省朝勿齋先生松岑集序

重修祇園寺募序

應和試文序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齊子  
又字子稿

遠公季蓮  
何堂孟陽較

## 序一

舊評曰。西河傳謠自史漢以下。書記自魏晉以下。雜著自六朝以下。序自韓柳以下。

姜定庵曰。八家無制舉氣最難。韓柳尙有古文體段與古文句字。降此而漸盡。則制舉矣。西河序間架。仍是八家。要其凌厲縱變。激昂沈著。無矜情雅理。羸質佻詞之病。則豈近習所到耶。西河答杜陵生牘云。僕文僅免制舉氣耳。卽此一語。其爲八家者。從可識矣。西河集惟序最多。今所存十之二耳。若其他代人文字。則原無錄稿。並鮮竄入。

### 快閣紀存序

士有所見重于世。卽偶然游詠。世爭傳之。計然有湖。望諸君有村。下及楊雄。司馬相如輩。彈琴載酒。無所定適。後之人。猶必按其蹟而歌詠其地。此猶龍見于淵。龍去而淵以名焉。然而傳之者。與有効矣。西昌有快閣。猶南昌有滕王閣也。滕王不足存是閣。而王勃以一序存之。若快閣。則有宋黃山谷先生所登臨也。

前時沈太常實爲斯閣。而先生以試宰泰和。偶成一詩。其後和之者日積歲累。遂羣然以是閣歸之先生。夫文之能重地久矣。當先生吟詩時。初不意後此能和之也。亦旣和之。而祠祀碑碣。記載久遠。遂有輯之成書者。則又不止于和之已也。而惜乎闕軼不傳。宣城施愚山少參分司湖西。悉舉往蹟已廢者。次及快閣。且爲修祠記。書之石。蕭君孟昉者。邑人也。賢且好義。每襄所欲作。因復搜前書已闕者。重鑿而續以新輯。名快閣紀存。予兩入西江。三登滕王閣。卒不得登。所謂快閣者。曩者姓騫吉州。蕭君屢馳書招予度歲春浮園。則其先太常公別業也。卽欲于是時一登快閣。而雪深足寒。卒不果前。今其事已往矣。讀快閣紀存。輒浩然若登快閣者。然後知予之不得登快閣。不足憾也。乃予則又有感矣。考先生之號涪翁也。以曾貶涪州也。其稱山谷也。則又以知舒州而樂舒山之山谷。標所慕也。乃涪江有亭名涪翁亭。舒州亦有亭。不在涪江也。亦名涪翁亭。先生以愛山谷而易涪翁爲山谷。今人必重翁。而且標舒谷爲涪翁。然則斯世之必無所已于翁也。有如此亭矣。而舒亭涪亭欲求如快閣之片言隻字而了不可得。則夫後之傳之者之大有効于前人也。獨快閣也與。

雍丘張氏世德紀序

余友丁子藥園。自禮部典河南試。其所得士有曰張君榮廷者。居雍丘。其制義爲一時選文家所稱。選文家例稱名。則嘗稱之曰張君榮廷。或曰張君榮廷者。世德家也。攷之張之先。有授昭勇將軍宣武衛指揮使。曾以明之弘治間。輸金二百鎰助邊。正德間。官軍勦流寇。過雍丘。又輸金若干。自正德逮嘉靖。數十年間。歲凡四饑。四賑之。每賑出粟千。其子亦以助賑故。授兵馬進指揮使。服三品服。自是以後。皆世有盛德。



稱世德張氏而首之者宣武公也。宣武公名廷恩，字世榮，顧張君六世祖也。今張君名榮，廷人皆諱其祖而張君獨不然。何與？吾嘗觀李獻吉所爲宣武公碑，知公有用世才，懷仁抱義，負疆幹，饒術智，而不得展也。以賢智如公，當國家多故而阨于制舉，無所于起家也。寵之以爵，父子蒙國榮，而徒以虛位相長，其鄉人無實報也。因嘆國家用人，徒以制文進爲失制，而公以丈夫賚志，韜德勿使彰，秉國之過也。抑亦其時使然與？然而蓄厚者流必長理也。是故張君曰：吾非不知諱也。吾先人莘城公，慨世德之勿彰，而故襲前名，以期大之也。今張君稍顯矣。張君將厚其所施于時，而豫爲養潛，遲回公車，予薄游汴南，遇張君子潢河之濱，見其容貌者恂恂也。而言論駿發，意氣犖犖然，有似凌雲。且率其嗣子，令毋忘世德爲念。夫張君豈僅以文章顯哉？張君出世德紀命予敘，予則述其德之可大者如是而已。李獻吉曰：宣武公居西岡，嘗如杞，還見路有野馬奔而噬人，人遂賊塞不得行。時公袖鐵錘，下馬直前，將擊之。馬張齒鼓鬣，懸蹄向公，公驟揮錘，碎其顛，上馬而去。夫有德者必有用，張氏之世有盛德而不屑屑爲無用如此。

馮翼遠評曰：紀世德耳，首以敘事側入，中以論議反拓，末以徵引隱躍掉動，下筆愈實，取境愈空，金秦論體排實而虛處宛然，非耶。

### 張孔繡適吳筆記序

張孔繡將適吳，記途之所行，由貝丘達渡河而迤南，凡朝暮行止，目之所逮，足跡意志之所周知，削木以藏，凡得若干板，及距淮，遇西河毛姓于千金亭，出示姓讀之，姓乃曰：人特重去其鄉耳，旣已去之，而舟車房皇，惘然隨所往已矣。亦安知道路中乃復有山川風物，耳目睹記如此者也。孔繡有心哉。杜詩云：經過

老似休。言將老則所經不可再也。傷哉言乎。予避人有年。原其所經。本無所取適于心。又勢踟躕。不能暢然極高下。然且退休于床。思前時汗漫。蹶然興起。每欲目極而足追之。而悅不可得也。則又恨當時不健捷。不卽屬記憶。悲哉。觀孔繡所記。可以免矣。孔繡世家子。代有文章。其先大父曾相懷宗朝。有名。先曾大父儀曹公文絕似子長。其集爲三百年來行文家所罕見。孔繡以有本之學。疆于記誌。宜其文之著也。吾聞孔繡所居在笠山之陰。孔繡自號爲笠山村叟。又別啓石谷藏樓焉。夫其有得于游歷。雖家居猶游也。況游哉。予友杜陵生游人也。不見者有年。讀記中有贈孔繡詩。知杜陵尙在齊也。夫此之至齊。則猶孔繡之至此也。孔繡且游吳。吾將游齊。與杜陵生相見於笠山之下。以待孔繡一削木矣。

俞右吉三述補序

俞子負用世才。而不用于世。乃亦不欲爲世用。然且讀用世書。自朝廷典禮文章。制度品節。凡夫一切爲世用者。考據沿革。下逮泉絲醢醢。埶埶築削之舉廢。無不博極其始而殫哲其末。爲有用也。予遇俞子于當湖者十五年。漸聞所著書。自詩歌雜文外。更爲填詞。靡篇曼音。相習爲無用。間嘗疑之。旣而遇于河。乃得遍觀所著書。且復出所爲三述補者。顧而曰。予之爲無用類如是也。昔者兪州作三述。曰盛事。曰異典。曰奇事。彷彿唐人所傳卓異小記。自洪武逮萬曆之初。凡二百餘年。而其後未能及也。今俞子自萬曆以來。終于南都。補其六十餘年間所未備者。嗟乎。有明三百年。典禮法制。文章品節。昭然與古爲升降者。大抵選舉過苛。而品秩過密。過苛則無踰量之舉。過密則必無卓然尤異之觀。今所述猶煇煇也。昔者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司徒。春秋美之。故漢以三傳司隸。四世太尉爲極盛。而魏晉以後。則或如謝氏之代爲吏。

部王氏之代爲御史中丞。皆盛也。而奇寓焉。顧晉宋重門閥。唐後雜聲望。代相襲也。明則無是矣。且夫儀典亦因時耳。初無一成之矩可畫守也。故漢文賢主也。尙以入粟者爲廷卿。而宋泰始初。捉車隸馬。盡授郎將。至齊主用商閹爲開府儀同。唐宋以來。其于優人作將軍內侍。加太傅者。尤比比也。有明典制。每于曠軼之中。得守嘗之義。雖曰異典。然恆法因之。且其爲奇事。則初無一人而九選。一士而八科者也。宜乎尋常拘檢之必無可述。而可述者。又若此。在昔唐人記遺事。述開元天寶曲江杏苑探花題字諸猥瑣事。不過侈游觀宴飲。盛世娛樂之象。而聞之者。輒徘徊感動。至于流涕。今所紀者。雖隣于無用。然以世家大族。典文制禮。當時移事易。蕩然無復可存之際。而忽有人焉。鋪張其盛。而稱道其奇。津津焉不可止者。且從此可以得典禮文章品節制度之遺意。嗟乎。其爲無用何等已。

### 存心堂藏書序

吾郡藏書。推梅市祁中承家。往欲就讀之。不能也。山陰沈祕書招予白門。偶有校覈。借書溫陵黃氏。得六萬卷。索予爲賦記之。梁谿顧修遠家多藏書。故錢宗伯曰。言書府。則禾中項氏。梁谿顧氏。山陰祁氏。白門黃氏。黃氏者。本溫陵而寄居于白門者也。外此。則足蹟所至。篇裘罕焉。嘗于吉州覓文選。不得。淮西太守謀勒段文昌所撰淮西碑。馳檄四出。僅能以韓愈文應。他可知矣。予少時立讀書約。與友人互窺所有。不足。日匄貸寫記。方恨鄉人寡積聚。無投贄所。今持枵腹出游者。已若干年。所至河間柱下。未能留探。而逆旅荒落。卽欲一質舊聞。宛如隔世。蕭昊之不學。豈無書致然乎。及觀何子靜子所藏書目。歎故鄉無書。猶有充積如是家者。然後知人苟閉戶。卽芸臺石室。未嘗非咫尺間也。貧家積錢不足。無遑積書。而富者輒

笑爲無用。每見制舉家。自八比外。不識一字。蹲鴟未聞。龍星可見。而進取科目。彼方自以爲得意。見何子靜子。有不欬欠若失乎。倦游無賴。每有記憶。得削版相考質。臨平石鼓。其憂如響。世有以海內書府見諮者。予必以存心堂應之。惜予遲暮。不及執贄。句貸且從而畫掌。爲可念也。

新刻銅圖石經序

銅圖石經者。宋天聖中禁方書也。範銅象人。分布腠穴于其身。而畫之竅之。且製經三卷。播之石。案圖考經。其諸視夫藏絡也。亦猶視夫肌髮也。暨其後。而石已泐。銅已漫矣。明正統中。復命鑿其石。範其銅。官醫守之。且加詳焉。今則銅再燬。石再裂。醫院所守。已蔑略無有。友有刻舊本圖經三卷。授予敍者。喜而嘆曰。此得非長桑所遺者乎。人者。生也。醫者。衛生者也。軒轅甫火養天下。而卽與素女俞跗輩解難醫療。至今讀內經素問諸書。未嘗不深嘆古皇之衛生遠也。顧古皇禁方。率皆去湯液醴灑。而或爲鑱石。或爲橋引。且砭且鍼。且燎且熨。因五臟之原。剝解微細。故急能生人。今且湯與爲蕩。丸與爲緩。悲哉醫乎。然而鑱之無其形。橋之無其義。形無與圖。義無與經。雖欲解其肌而爪其幕。其道無由。昔者扁鵲能視人五臟癥結。洞見祕奧。顧其脈絡猶在也。扁鵲能見人之裏。而吾則因象以見其裏。扁鵲能扶人之奧。而吾則因經以扶其奧。吾由圖經而進之。將以幾于見垣視臟無難。而又何爪解之瓌瓌也乎。雖然。銅圖石經者。勒石者也。銅則猶未也。今天下莫不好生。而湯液多方。至鍼燎常不得其法。吾勒之以傳世。豈無範銅而起者乎。長桑俞跗不絕於是矣。

贈吳江顧徵君初度序

自古稱傳人非功名卽文章耳。富貴不與焉。雖然。微富貴。則亦安得有功名乎哉。乃吾觀許劭之遜平輿也。身居草茅。且能拔人市肆。擢人賓客。王澄在僻巷。四海人士皆經澄。卽文又其次已。予少時卽知吳江有顧茂倫先生。移年而名聞益甚。大抵志氣邁往。身長七尺餘。妙擅經術。且能出入古今文章。其任事幾也。無所遺力。以故人士皆歸之。乃先生初入會稽。予以出游。不能從。又移年。而予以避人。易名氏。投先生廬。先生以家人禮待之。又移年。從南昌還。值先生初度。復得以賣餅之餘。過從先生。特先生未老。白髮麤髮填幪中。雖生人早衰。豈亦有不得意者存其間乎。夫達志氣者。道行也。經術明者。猷裕也。任今時之事。定古人之文。其神明遠也。今夫人身長七尺餘。俯仰慷慨。可謂能達。而又賢士無多人聽其節目文章。足以傳後世。世稱長久。誰則過者。吾卽以許劭觀之。劭平輿徵士耳。其兄虔爲郡功曹。行烈可紀。而劭且過之。至使袁紹不敢以車服相見。嗟乎。劭何必不以功名顯哉。至若王澄諸昆。安豐太尉輩。卓卓人譽。然澄何減也。

徐仲根曰。以賓入。以賓收。不知何者是。客真是善變。且文勢亦陡峻如塊曲上。

### 芹沂何氏宗譜序

何氏宗譜。創之六世侍御公。侍御公慎考索。經世緯齒。詳近而略遠。推其例。可以爲法。而特不能爲後來借也。世之修譜者夥矣。名家著姓。類竊史傳。爲記牒光。初亦似可聽信。究之遙遙相接。多所混冒。況通顏合閔。尤近習之壤乎。舊傳韓誤爲何。字音轉也。顧王符論興氏九則。不及雙聲。而嵇中散易奚爲嵇。亦一

晉而訛焉耳。考之堯時有何侯。隱蒼梧山。實始氏何。卽或謂禹後有何。爲杞妘所分。然亦不必在六國韓後。初得氏也。無亦遠者當略之。而無詳者與。若夫近代昭穆。以紀以綱。表做諸史。而宗合諸經。譜之可按具在也。故何氏在蕭凡六世。而侍御公始爲之譜。則前此已闕也。又六世而經察公續爲之譜。則後此又宜慎也。故何氏自浦江來遷肇居西河。及其旣而始遷芹沂。乃其間門閥相仍。入三臺者數世。列諸曹寺者又數世。然總曰芹沂。著有辨矣。自史竊散亡。館錄缺佚。啓禎以來。固無與傳信。而降萬舊史。其最著如王元美者。猶且所在荒忽。卽以侍御公論十歲舉聖童。廷誦大誥。高祖嘉之。此爲蚤達。釋褐除監察御史。代巡浙江。如嚴助朱買臣故事。此爲異數。而元美作史三述。凡異典盛事。自矜蒐採。其於公前後所遇。總未之及。是雖元美實陋。然亦足徵史傳之難據。而家乘之益不可以已也。姓先運同公。與侍御公同學。而先教授公。則侍御公女孫夫也。旣忝世誼。而何氏知名士。則盡爲姓友。故因靜子所示譜而序之如此。若夫後此者之又有譜。則從此推之矣。

桐音集序

毛姓與姜桐音交。桐音蒙難。姓未之救也。山陰張南士爲之救之。及姓以避讎故。徘徊草澤。則桐音實藏之日。與張南士纓冠往來。以出之于阨。故予每讀桐音詩。愧生于心。非愧其詩。愧其人也。雖然。桐音匪獨其人也。方桐音之未蒙難也。刻詩名待刪集。流傳海內。予與張木弟實爲序焉。及旣脫于阨。而又行其詩名詩鈔也。則木弟爲之序。其詩精深。有非可一辭盡者。今木弟已死。南士者。木弟弟也。南士嘗論桐音詩云。桐音匪獨其爲詩也。桐音故公子也。方桐音席世門緒。其先大人司農公。故爲粵藩伯。曩時宦粵者多。

囊中金而桐音食貧三十年。盡無贏糧。斯亦已矣。乃乘輪之裔。一旦行遯草野。頻處虞羅。獸獲中。人不急其急而急人急乎。此與夫貴介自持者。旁人能伺其意旨而已。并不識妻孥之有疴癢。其相去何啻百倍。予嘗聞其言而感之。今者。姓藏桐音家。桐音輯姓詩。且亦自輯其所爲詩。姓讀之起而嘆曰。使桐音公子也。無所交于姓。而姓善桐音詩。是爲希譽桐音。故姓友也。姓不能出桐音之阨。而桐音能出姓之阨。如是而姓善桐音詩。是爲阿私。希譽不可。阿私又不可也。乃姓所歷亦多矣。讎姓者與愛姓者比比也。善無如桐音者。卽歸而復見我閭里朋友。陰與爲周旋。弔姓累累。因而援姓者亦累累也。詩之善無如桐音者。則鄉使姓不與桐音交。桐音未嘗知姓起而驟觀其所爲詩。亦必以爲此夫人非常人也。則鄉使桐音以貴介自持。不能下于人。亦不能爲好友。緩急起而誦其詩。亦必曰。此其詩非夫人詩也。惜也。木弟已死。不得與其序其詩。而予以困阨之餘。欲序其詩而不能。如南士之論之也。則予之并愧其詩者矣。

蔡子搆曰。純以跌宕成文。

通篇不著一實筆。大奇。

### 金子敬詩集序

韓愈云。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談道家彼之。而予獨有旨乎其語者。聖如有姚。不工抑鴻。而崇伯之子。以傳伊呂。用師興。至鳩方姬旦。始修禮樂。豈其聖則有異哉。其性所近然也。是故挽疆者不能使斲。扶輿者不能令算。技各有之。而爲文何獨不然。嘗論今人治詩。以唐爲歸。而今之不能唐者。唐進士工詩。而今之求進舉者。戒勿詩也。唐無詞曲。詩工。宋元有詞曲。詩不工。今之爲詞曲者不少也。故今能詩家。必概置帖。

括不屑屑調詞念語。一切靡昵。始足臻神景開大。而近于子敬。有未驗者。子敬爲制舉。制舉工。爲詞。詞工。進而爲文賦。則文賦無不工。若其詩。則爲之有年矣。世皆知其工。是豈非其得于性者。有獨近乎。屈平近騷。不能近典誥文。江都近對問。扶風班氏近史。又近賦。其他六季諸賢。或近俳辭。或近諷句。要有至不至耳。近卽至。不近卽不至。子敬詞傳人間。有年。向曾攜其詞篋中。有疑爲張先作者。今將合輯吾郡詞爲一集。而預以詩示世。世謂子敬得家學。其大父京兆公。外大父馬少參公。皆有文名。母太君靜。因集名遂閒。今其舅氏馬子玉起。詩類劉隨州。若弟子藏。則所稱進士工詩者也。先後規橈。互相師取。學固有進。而但以所學之多進。窺其所得之近。時有象奔鶉而畜擊鶯者。因性就學。不能兼良。而龍麟所生。變化莫測。然則昌黎所言者。以觀子敬。大概可觀也。

包呂和書畫册子序

呂和於畫無所不能。而尤長于畫墨竹。自喬夫人後。凡吳鎮。顧安文。同萬濟。李箕嶠。謝應芝。輩諸體蕃變。悉能追其崖略。而接其闡妙。當時謂之包家竹。專所名也。先是呂和初畫竹時。錢唐僧曉公者。師元時上竺僧。若芬墨竹。性嗜錢也。比畫限錢若干。擇其肉豐而好均者。幕且薄。卻之。呂和受其技。往往渡江代曉公。畫入錢堆。堞悉歸曉公。而自爲畫。不取一錢。旣又以曉公畫疎劣。遂變曉公畫。游諸家間。人于是不稱曉公。而稱呂和。今呂和死若干年矣。其畫亦多不可見。予向與呂和之兄飲。和爲忘年交。謂呂和畫易得。未嘗取索。及其死。而悔之。然猶以爲其畫多在人間。苟購之。當不盡亡也。今飲和繼死。而予亦逮老。流離道路者若干年。呂和子公度。忽持其父書畫册來。予捧之甚喜。呂和之畫。猶有存焉。若是者乎。卽又甚疑。



曩見呂和畫其可珍者夥矣。茲豈其自逸者與。且其生平所畫竹猶渭川也。今竟無一節何耶。急詢其故。則以是冊爲他人所得。散漈脫落。而後乃購而歸之。公度則又甚慰呂和有後。其能不忘其先人手澤。以有此冊也。夫世家大族。藏珍匿弄。舉凡遺軼者。何可勝紀。雖天地神物。往爲冥冥所媚嫉。其傳與不傳。固自有數。然亦子孫不能守。故至此。公度能嗣其世學。復能旁搜其所遺。以留爲勿替。呂和畫雖亡。其不亡者猶在也。公度勉之。呂和詩與書法。皆不減畫。且更有絕技。能挽五石射百步外。向就觀之。纍纍然若貫也。嗟乎。公度所述。其不在此冊者。固已多矣。

金子藏評曰。敘畫生動。中段一喜一疑一慰。踴躍可  
思。且呂和父子地步。俱從此見。文之神于布擺如是。

### 青崑吟稿序

唐宋以來。吾郡能詩家。首推吾邑。故前人輯詩。有自武樂迄弘正嘉隆。逮啓禎者。旣已遴爲兩集。鏤布海內。而迄于今。六義之士。罕能言之甚矣。詩之難傳也。青崑先生工文章。自申酉以後。往往爲詩。雖其始類有所託。而因情寄興。展轉益工。殆所稱義起言中。境生象外者與。論詩者謂詩如其人。青崑性冲容。遇物無迂。宜其與敦厚之教。和平之聽。兩相肖焉。顧青崑不欲以詩示人。其趨庭善述。惟恐積久未章。先臚其什一。以問于世。夫傳文之有賴于後人久矣。青崑代嬪家學。自原禮公後。逮其先子文林公。中間以詩著聲者比比。而是兩集所載。可按也。今青崑詩出。而前人之詩。青崑悉有以承之。青崑之爲趨庭者。卽又有以繼之。詩固難傳。雖然。夫詩豈難傳也與。

鑑園詩序

王子懷從游于亡友北沙之門。與沈子孚先。傅子德孚。爭以藝文相雄長。自孚先早逝。北沙旋殞。德孚困于公車。獨子懷者。猶且行吟鑑園。爲鑑園詩。則非感嘆不可也。顧前古詩人多達官貴公。自上誦獻。下逮贈復。其間宴飲游歷。寧無賤貧者相爲廁足。而唐自鹿門而外。明自四溟而外。傳者寥寥。豈非誦美不可忘。感嘆難以繼與。北沙猥介自持。其爲詩多孤憤之言。每偕其及門。互相激唱。以習爲隱深。然終不能出所學以見于世。子懷爲詩。若有日進于和平而漸忘其鬱紆者。獨是予之選北沙詩。在癸巳歲。旣已略見其概于越詩之中。而予選孚先德孚詩。爲江園二子。在乙未歲。今江園二子。或存或歿。介于顯晦者。已二十年。而予以出走之餘。乃復爲子懷序鑑園詩。詩雖和平。然欲不因爲感嘆。又豈可得哉。

來元成春秋志在序舊刻一篇不同今不載

向時學左氏春秋。未學夫子之春秋也。旣久而學公羊氏穀梁氏焉。然不知夫子之學何等也。授春秋者曰。春秋者。有按而後有斷也。夫子之春秋。斷也。其諸家按也。故諸家之學。尤不可以不亟也。旣久而學胡氏學。則胡氏亦斷也。然而授春秋者曰。夫子之斷不可學。則退而學胡氏焉。彼胡氏則斷夫子之所斷者哉。旣而思曰。胡氏之春秋。豈夫子之春秋哉。國家以胡氏學立春秋學。而春秋亡。夫胡氏者。以私意而窺春秋之微者也。其意深。其詞激。其爲文有憂患。主于悟君而論世。以維持于所謂名實也者。循法起例。而春秋之旨。蕩無存焉。然而學在是矣。故夫胡氏之所學。亦春秋也。特夫子之所爲春秋。則終未學也。然授者又曰。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夫夫子豈有所爲春秋哉。志在焉耳。故夫夫子之春秋。魯史也。左氏則左氏

也。降而公羊氏穀梁氏。則公羊穀梁氏也。又降而賈逵杜預何休范寧。則賈逵杜預何休范寧。故夫後之有爲春秋者。亦卽後之所爲春秋者也。惟夫子無春秋。則後人皆得以夫子之春秋爲春秋。惟夫子之春秋不預于左氏公羊穀梁氏之春秋也。故夫後人皆得爲夫子之春秋。而不爲左公穀賈逵杜預何休范寧。故夫來子曰。吾志在也。此以夫子之志爲志者也。故夫來子之春秋。亦卽夫子之春秋也。而來子之爲春秋在焉。然而予嘗曰。夫子之春秋。夫子之不得已也。使夫子當大用。安所取魯史而志之。夫來子亦豈欲取夫子之志而志之者哉。然而授春秋者曰。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予曰。不然。使先王經世。不有其事。而有其志。非先王志也。且使夫子有經世之志。而夫子徒有其志。而來子又徒有其志。非夫子之志也。

張南士評曰。別一機軸。從來無。

此機軸。自是後亦遂有此機軸。

遠公曰。元成先生刻春秋志在成。索西河序。得此篇。然無稿。而郵致者失之。復來索。則不可記矣。逮疆之再三。且疑西河之悞之也。不得已。方書一稿去。故舊刻在元成先生集中者。與此竟不同。最後。則此稿出黃開平宅。正郵致時所遺者耳。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  
又名姓

田易易堂  
章標翳菴較

## 序二

### 重修西卓庵募序

西卓菴在清波門外。相傳成都覺悟師從西川來。卓錫于此。故以爲名。而其後有達言和尚。得教外別傳。于黃蘗老人。寄跡其間。遂建幡以告四遠。而化導興焉。今元翁大師重來繼席。十方之勤行多依之。顧時值丁癸。物力稍匱。休請之士。恆不能以相周旋。然且剝桓久遠。殿堂朽落。失今不治。將有漸崩圯而不可知者。曩者湖南勝地。多在長橋萬松間。山亭露車。應接不暇。今則取徑湖濱。由清波南迤。皆成僻壤。然而幽棲倍勝也。夫以湖南勝地。加以幽棲。而西卓實當其奧。人稍有心。孰有不相顧而願興焉者。況大師積行久爲斯世所信從也。吾請世之樂善者共聞此言。

### 容安詩草序

容安園有樓臺竹樹。而被以草花。主人日觴咏其中。是以予老戒爲詩。而每過容安。卽不能無倡和諸作。傳人間焉。方今詩體累變。容安能不逐時好。自關爲深微澹折之句。質而不詭。清而不靡。存詩三百首。不

以多上人人亦莫得而上之。獨是詩從境生。曩時念湖山之勝。來儼杭州。而終以年近八十。歲不再三過。容安雖好。亦安能時時相從。然而眷戀之至。思憶生焉。比之良朋之契闊。讀其詩而不能不想見其人也。然則予之讀容安之詩。卽對容安矣。夫對容安而有不快。然稱移情者哉。

集興福碑牘字序

唐人多集右軍書以爲碑刻。如攝山寺建福寺三門。及梁思楚絳州夫子廟堂類。皆是興福。其一也。特興福碑本吳將軍墓銘。不知何時折其半。闕不可讀。萬君授一離其牘字而韻而讀之。散珠成衣。雜穀合幅。神工之能事矣。集字始千文。限字輳詞。與攝山諸碑限詞輳字者不同。顧千文詞多謬合。如礪溪伊尹。省躬譏誠。不無倉卒。此于末幅能隱其姓氏。如漢人離合法。尤出意外。或曰。昇舉俾留。莫是昇舉俾留否。曰不然。日以光上書以附傳。古人製詞多似此。

訪吳金吾贈答詩序

西河毛姓。偕山陰張杉。同里蔡仲光。過訪吳先生金吾于州山草堂。赴社事也。古有里社。春秋祈農報功。藉用集飲。而先生以黃冠歸故鄉。課蔬灌秫。同田間翁。因得彷彿社事。侍几杖焉。方先生起家勳衛。由故大司馬少保。尙書任替錦衣。而其嚴君之提督東司房掌衛事者。尙在衛也。迨其後。更以部試授北鎮撫司。加堂上銜。是亦盛矣。且北鎮撫司非常司也。故事。錦衣冠武冠。統緹騎刺奸。自掌衛下。皆得合司。諸京邑。豪疆不軌機密。謂之親軍。而緹騎賊曹。一切鉤發。及上所切齒。則必專責之。北鎮撫司。雜治具牘。勿關諸曹。故北鎮撫司于掌衛司也。而任爲較重。乃先生由文儒起受斯任。每疏曰。分別流品。揚清激汙。臣之能

也。文致東急。溷鉏稂禾。非臣所應也。故嘗遇可出。必緩平之。第具牘牘上。勿爲猜深。或上有所恚害。下且死。亦且故遲之。必俟其恚解而後具牘。然則先生之于詔獄。蓋如是其中且慎矣。姓嘗慕義從諸君子後。猶記有求于先生者。當崇禎之末。戴山先生以召對平臺而賜還歸也。祝孝廉淵者。爲詣闕遮留。付之官旗。當是時。孝廉之疏。先有在臺者。私定其辭。故上益切齒。令根株之。于是鄉之從戴山游者。皆請之先生之子。願爲導地。故姓于此時。一至州山。蓋惟恐先生之籍記之也。乃請未及入。而先生已預爲解反。凡三具牘。卽三出之。公庭考獄。捐于哀矜。上亦竟以此動心。至于今。司隸登舟。得還鄉里。門生貫械。生出國門。誰爲之也。更有感者。謠詞之興。謀災君子。戴山文正。指爲沴氣。時姜司諫塚牽裾殿上。遽欲以罔上之律。靡爛詔獄。凡造先生之子者。東西步憂之。先生子獨曰。幾見家公殺正人也。先生詔獄。刑及其衣而已。雖大君有赫。兩授祕旨。先生仍曲文之。且故爲緩之。伺上怒稍解。幸易前旨。始得以賜杖于廷。然而受杖之際。先生幾以此得罪。何則。以將杖而肢體具完。前時上牘所稱。榜掠備至者。皆虛語也。夫錦衣之重。其爭相毛執久矣。弘正以前。往芑天子。嘉隆以還。始關權勢。故紀綱門達。惟朝廷之依。陸炳顯純爲權門所用。先生文儒。且不芑天子。若此往者。逆奄用事。先生之嚴君副顯純詔獄。顯純受奄指。欲盡殺諸正人。君力爲保護。縱舍四十餘人。錢宗伯曾贈序曰。免而終逮者。楊左及高忠獻是也。其終免者。李茂明與予是也。先生相繼詔獄。不愧世德。姓幸于里社之末。從諸子後。訪先生田間。距先生歸來之歲。已二十年。日移星遷。天地爲改。此與向過州山時。已不能無今昔之異。而且戴山文正。久已死國。司諫孝廉。後先下世。卽曩時慷慨請事諸君。亦俱零落無一存者。而獨先生以七十遺民。尙在草野。嗟乎。可詠也已。于是訪先生者。

俱起爲賦詩。人各四韻。名之曰贈。所以誦先生也。時先生之子卿禎。與先生季弟侍御公之子棠禎。皆高才有答詩。姓爲序。

東嘉夏廣秦詩集序

東嘉夏廣秦丞于息。而以能詩稱。則其不得志可知也。昔者予嘗遊息矣。息之治無丞官居。賃承廳於邑居之民。廣秦一見予。則日邀予騎馬去。游于邑而爲之賦詩。今蓮渚續集所稱松齋游讌詩是也。當予之在淮南也。淮南諸名士。往往爲予謀所居。予卒辭之去。及來淮西。則思歸時也。勢固無能採食于此土。賃邑居以棲其身。又是地無崇山巨壑。陂池丘園之勝。無聲色貨財珠玉狗馬驅馳之樂。無曩昔戴憑黃憲陳蕃周磐袁閔諸名士往來標榜。以因爲名高。然且逡巡不忍去。寢處於淮西之官居者兩閱歲。其議予者。或曰。其鄉人難與處也。或曰。淮西太守賢。相與爲因依而不忍舍也。或曰。無所歸也。而不知其重有戀於廣秦。是豈廣秦之爲詩。果有以重得於予也哉。然而戀戀如此者。必其人非嘗人。而不必僅見之能詩者也。雖然。廣秦非好言能詩也。子思曰。惡其文之著也。惟惡其著。故廣秦誠不欲以文使天下見。而人之見廣秦之文者。則親廣秦。猶之予之親廣秦者。不以詩也。然而廣秦工詩。意者。詩與文誠亦不得志者所見端而不可已與。抑亦戴憑黃憲諸君非文章勿親與。顧予以文章親廣秦。而予與廣秦游。其爲文章者。闕如也。廣秦則不然。自予至息時。策馬遊遨。浮浮冰雪中。讌飲招呼。無不臚列其人而歌詠其事。迄于今。渡淮悠然。登城覽觀。凡夫結轡傳觴。一往可喜者。歷歷然開卷而得之。所稱松齋游讌非與。是豈可及哉。則雖謂廣秦未嘗不得志。亦可也。



宋揆絳先生曰。前作數波。中作數衍。末作數掉。文境便別。總是不肯下一實筆。

### 長巷沈氏族譜序

黃炎皆一姓之子。然別生分類。自大宗而外。以封以居。以字以官。各殊其氏。而其後始以一氏傳也。乃氏不異姓。而族不同氏。秦趙不異嬴。而馬服之馬。或潘于司馬之馬。故唐志氏族。但稽氏始。而將來之族不與焉。自非善譜族者。歲紀而世較之。則長沙之陶。判于潯陽。雁門之郭。溷于汾水。其不致近瀆而遠遺。鮮矣。邑之望族。推長巷沈氏。其先由文昭食采於沈。而中遷吳興。蔓蔓葉葉。大抵自宋熙寧朝。其肇祖兵曹公。以兄弟父子進士顯于時。擇慈孤帖市之傍。累傳元明。由武樂迨今。凡登甲乙。通仕籍者二十餘人。高曾雲祲。歷嬗勿替。其間羣從共薦。伯仲聯解。從侍御公下。翼翼可數。衣冠競爽。門閥滋大。可謂盛矣。乃沈氏族譜。在明永樂間。已輯其概。至成化中。續修之。迄于今。又若干年矣。度支郎振豪。文學以祉。輯其後來所未備者。導源而疏瀾。以傳以表。衡直如指。人後者不當如是乎。沈自聃季來。春秋無聞。楚有尹于沈者。其後爲葉。閩人避王審知諱。而南方之沈。匿于他氏。此其爲族雖各有異。然渙亦甚矣。今遠追吳興。而譜亭左右。保無浸淫流漫者與。自親親道衰。角弓興刺。杜甫以勿嫌示族孫濟。而泉明贈長沙從祖。至或嘆昭穆之遠。爲路人者。夫本源之誼。隨地可見。今有得先人遺物。手澤栝棬。必咨嗟涕洟而求之。及得之。卽世守勿失。歲時啓視。以爲家藏之赤刀琬琰。於是乎在。況其爲先人之肢骸所分。而析之者乎。然則睹族譜而動本源之思。亦期使後人之歷嬗于勿墜已也。度支文學修譜。在壬子歲。越一年。命序。謹序如右。

虞氏族譜序

虞仲與秦伯同姓。然虞不稱吳。或曰虞去虓爲吳。江寧吳氏之本爲虞也。豈亦虞仲之裔與。虞氏肇祖爲元臨川學士伯生公。再傳來遷。其子驃騎公。以明靖難得罪。更虞爲吳。介于婺源之吳者若干年。迨弘治中。有孝子者。估于湖。念所從來。始慨然復虞。虞氏衣冠數世矣。考邾入于楚。去右存朱。棗據因避讐而更爲棘。束皙疎廣之後也。其曾祖亡命。陰刑其左。彭城劉氏奔元魏。而改爲員氏。此其子孫豈不能爲之驟復。而逡巡隱忍。千秋萬世。僅以見之虞氏之孝子。毋亦哀其志而不忍遽爲之復之也。與。然則反所自始。所以教孝。而仍存其跡。亦所以明節也。古無不易氏者矣。然紀牒昭然。未之或貿。今一姓相嬗。而反有陰篡于他氏者。宋時爭尙譜族。相率爲僞。輯一姓所始。而彙其姓之前賢者。略其姓之前不賢者。竊誌史乘。贗爲之貌。黃麻紫篆。玉軸而金籤。加之朱呂文謝序之贊之。姓之著者皆是也。此與奸生瀆類。冒他人族。而以爲己族。相去有幾。而今人購之。奉爲世本。此不易氏而易氏也。都闔修族譜。而問予以言。都闔勉之。亦慎其可易而不可易。則已矣。

太倉張慶餘詩集序

夫人相見不足喜。不見不足思。固無論已。見卽相得。一不見而思隨之。豈非于常人之中當有所過。而獨于古人未見而思。思而至于相得而後已。然後知夫不相見而能相思者。此其人必無與于今人之數者也。太倉張慶餘。未嘗見予也。而思予。予友南士。曾攜予詩游嶺外。慶餘見予詩。則益以予爲可思。揀其所刻張子近詩與張子游草二本寄予。且屬予序。予固思慶予者。及見其詩。益念慶餘之可思如是也。乃南

士既歸而慶餘寓書南士仍以予序爲諄諄予乃嘆慶餘之不欲以今人視予矣慶餘詩經文以質緯物以志上雕瑤玉下刻梓杞能擅安仁輕敏士衡矜卓之勝往游淮西輒攜其詩示人人見之者疑爲嘉隆間作則其詩豈難超于今人詩與南士古人也其稱吾宗名士首指慶餘予見太倉吳學士晚記在梁溪遇學士飲偶品目人士卽語其鄉好學如慶餘者今人自視必勝古人及語以他人卽十倍于今猶以爲去古遙甚貴遠賤近桓譚不言之乎南士與學士不愧古人而稱慶餘則過于今人予雖不見慶餘然其思慶餘一如予之不見古人者思之思而且至于相得則雖欲不以慶餘之視予者視慶餘又豈可焉

### 何伯興北游瞻雲二草序

初伯興行三子詩一徐君伯調其一予也予自悔鹵略漫見穢蔑贖所已行者不得念輒汗下伯調存毀半而伯興詩逮今可觀則是其才之尋丈也今予避人久漈游于時而伯興亦寄晦行間不以詩文酬酢者二十年伯興乃北南其車踟躕金臺旣歸而徐弛其繡于烏聊白嶽之間凡所感閱輒爲歌詩取而諷之何境與時進乎開大以還體周格變縱才所到不必增損而就所夙成驗諸新得卽有風氣之日遷者予久負尋丈而近較所詣且瞠乎莫追也伯興有丘園之樂其諸子干立悉皆才士予方與其季名倬炎者作阿戎游而伯興反驅馳南北寄志篇什似亦有不得已者惜倬炎方學史不暇韻語而伯調已逝乃不得共論其詩如疇昔者也

### 淮陰蔡母徐太君八十壽序

淮陰蔡子構名士也太夫人在堂稱賢節蔡母予嘗浮淮拜蔡母堂下人藉藉道蔡母與蔡母之子賢夫

母之賢以節也。子之賢以養母之善也。夫節必愛子。愛則生驕。驕卽不能以事母。且蔡子季子也。冢君丘嫂相繼亡去。向使常情處此。得有子幸矣。有何必不愛。愛亦何必如蔡子之賢。而母之愛蔡子者。吾不知也。吾嘗見蔡子之養母。飲酒高會。必俯視日影。一如嚙指動心者。踉蹌辭歸。而家之侍夕。饋者在帷矣。每讌與歌。必歌曰。枯魚啣索。幾何不蠹。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予嘗聞而悲之。今母以八十。旣辰。予亦持一觴。隨淮陰諸名士。後再拜以進。恍然曰。是亦蔡子之所以養母者乎。人第貴顯親耳。丁年負管樂之望。天下賢豪長者。皆願爲拜母。而又一時品隲。歸我平子。以至河汾之受講。問字于玄亭者。今蹶階而趨。跣然盛也。夫自長非增。自短非損。算由己也。風搖于千仞。而巨羽載之。杼顯氣于浮游之波。而洪舟可以運。言利之予自天也。惟母之賢。足以致壽。惟蔡子之孝。足以壽親。而于此抑若有天全焉者。凡母之有此年。則皆母愛子之年也。而今爲蔡子養母之年。夫養母之年。可幾乎。昔有願爲長子者。何也。曰。以事親之日長也。今蔡子季子耳。蔡子以季子而爲長子之母。且蔡子以季子而爲長子之母。而長久。豈非天哉。夫曰天。則所以報施其賢者。豈有盡乎。雖然。人之稱賢節。蔡母者。今已稱曰壽母云。

史訥齋評曰。諸壽序各見機杼。真是善變。若此篇反覆賢子養母處。一何纏綿可思。

茅夫人生日序

關雎道婦人之德。史克頌魯僖。而內本之于克配。一則令妻。再則壽母。必若戴記所云。內言不出。迂哉詞也。茅夫人者。朱子揆敘之配也。揆敘與予友。予知揆敘。因以知夫人之賢。顧私謂揆敘雖久仕。然齒髮鮮

妍裁盛年耳。迄今而夫人以四十告。然則揆敍之踰于強仕可知也。夫揆敍非生得貴者也。揆敍世家子。甲第烜赫。而少且食貧。夫人勤勞于其間。不特此也。揆敍負材蘊學。顧詘于進取。其泣牛衣亦屢矣。夫人慰勉之。使揆敍卒忘困頓。且發憤以成功名。夫慰則迪情。勉能勵志。夫人何如賢耶。世之述闡德者。以爲容也。則曰螭蟻瓠犀之姿也。其以爲功也。則曰纂組之奇。機絲之巧也。且也。吟柳絮以揚其才。諷雞鳴而鋪張其德。然往非其實。孰有如夫人之令儀嘉德。非之無可非。誦之得所誦乎。且夫揆敍。孝弟人也。少而游學。長且游仕。其得往來自適。以無爲晨昏慮者。夫人孝也。揆敍孝母。夫人卽孝姑。揆敍友弟。夫人卽調于伯仲。以和于娣姒。先後予嘗在山陽官舍。見夫人米鹽窺伺意旨。而家人不諒。每致咨嗟動色。如鄉田長幼。恬不爲怪。夫以世家子弟。當閨房之秀。而又處之以官。居蓬島之勢。其不忘嘻噏如此。今揆敍爲吏部矣。昔山濤布衣時。與其妻韓共食貧。故至今稱婦賢者。必曰山妻。夫揆敍不愧濤。予不愧稽。阮夫人豈愧山妻哉。特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而揆敍已先爲吏部。則四十已後。其爲服官者。又可知也。

### 吳母黃太君壽序

邑之稱賢母者。則推吳母黃太君云。今年夏。太君壽七十。顧太君賢也。又壽少時。與太君嗣子西美訂杵臼交。拜其先大人鴻臚公于庭下。因得拜太君。私嘆太君者。其性婉婉。其貌融融。然事上以禮。御下以慈。愛卽撫臧。獲僮幼。皆有法度。賢矣哉。地以柔致寧。其謂是乎。乃西美善事太君。毋論洗腆致厚。其奉養有素也。旣已徘徊藝林。將覲有用。而乃從江革負母山阿。暨從容歸鄉里。又不忍截袂去。迄于今。其季君國學受公府辟。猶且留連北堂。兄與弟皆在側也。吾聞李司隸。疆毅人也。其所敬者三君。定陵陳穉叔。穎陰

荀淑長社鍾皓皆以醇謹聞。吳氏家世醇謹。衣冠族處百年矣。今夫木不能滋木。而水能滋之。則滋以漸也。金不能鎔金。而火能鎔之。則鎔之以積之著也。太君以賢佐忠厚之貽。而西美兄弟又能以退處承太君之志。滋之有漸。而又加之以積厚之勢。金躍于冶。木榮于庭矣。夫人家聲闡泐。莫克自光大。卽稍席前緒。又或時際兵革。未能安其和而享其裕。乃以稅之設于堂。陳漿餽篚。賓朋姻戚。走車轂如流水。觀者嘖嘖。轉相語曰。安得如太君賢。卽安得如太君壽。卽又安得如太君之豐前而裕後於休哉。惟賢故壽。惟壽故所享者全。而所著者厚。然則賢者壽之本。而壽者賢之驗也。姓生也晚。不能知太君百一。而能誦太君者。莫姓若也。故一時親朋咸列名於幃。而俾予書之。乃若賢母之盛。夙稱有宋。而尹和靖母。願善養而不願祿養。太君有焉。願太君諸孫已有超躍而興者。他日陳羣荀彧。必以功名報太君。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新安王太君八十壽序

夫天子人以德。予人以名。又不惜予人以壽。非報之也。有德者非壽。則無以享此名。彼竊名者非壽。則又何以自別于有德者。故曰。使周公但居東而新莽不終攝。則周公爲小人。而新莽終元聖也。新安貞孝王太君者。張之母也。氏于王。適張而孀。方是時。居王者十九年。居張纔四年耳。更五十年。而耐姑于堂。撫繼于室。崇禎十六年。旌曰貞孝。迄于今。嗣子舉于鄉。又十年餘矣。未亡人八十。設帨于堂。持觴者在。前稱祝者在。後可謂幸矣。然而猶有惜之者。以爲太君之未易幾此年也。今夫卜夜游者。厭朝雞。悲短景者。哀寒蟬。其情殊也。以八十年獨居之孀。當此八十年春秋代謝之久。詩曰。夏之日。冬之夜。以言長也。太君亦不幸而予之貞。又予之年矣。然向使太君者。懷此大節。卽下從君子。天下安知貞孝若太君者。卽不然。而大

節已明。不假以年歲。有德不旌。與旌之不久。亦安知以德得名。以名得壽。如太君之彰且顯者。夫周公誠聖。雖在東未還。不害爲聖。新莽誠僞。雖居攝不行。不掩其僞。而天必昭然使著之如是。作德者之必有徵也。而又何疑於太君之爲壽焉。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聞  
一字子韓

張燧星陳  
遠公阿蓮較

## 序三

### 沈肯齋典試江南序

今天子十有一年。廷臣請定各省主鄉試官。天子念東閣制誥諸內史。橐筆勞苦。當預簡命。而是年以諸簡時。拜命就道。既已引嫌。而交游親切。亦有供張投贈歌詠其事者。肯齋概屏去。踉蹌乘傳。以故詒言絕少。既事竣。江南人士萃然驩呼。悉公悉明。咸爲天子稱得人慶。然後中外遠近。遽起誦述。將以彙其文而推予爲敍。予思丈夫生不能爲宰執。得爲主文官。幸矣。手持衡尺。目眦寰海。取斯文而升降之。如鈇之程材。而權之準物。斯已快矣。況江南人文所歸也。春山搜玉。無非至良。且得失以實。一旣從前時數倒載迴。黃反綠之說。何其能與。或曰。肯齋之致此。非易易也。肯齋之王父。曾以故明萬曆丁酉。從應天榜國子入解。而其外王父姜大宗伯。則萬曆甲子。曾爲江南主文官。肯齋以爲先人所起家地。當益勤慎。而外王父且同爲此官。是必不負材擇。庶得後先相映。稱爲接踵。且夫鬼神所時有也。文運將啓。端有造物者行乎。

其間一若啓牖其心胸。恢闊其視聽。而吾獨于其生平有厚幸者。天下事豈偶然也哉。昔劉真長爲丹陽尹。種柳廳事。而其孫歙復來丹陽。袁粲指廳事前柳。以爲重見清德。咨嗟嘆息。汲長孺與外孫司馬安同爲洗馬。嬪有亮節。肯齋何如乎。肯齋摶所錄文還京師。將颺之大廷。用爲楷式。而以王父祀棠邑。親渡江爲文灌祠下。姜司諫嘗謂予曰。當先宗伯主文時。肯齋彌月未命名也。宗伯名之錫以銀鵝。且曰。苟繼我而典文章者。人也。嗟乎。先之矣。

送夏少尹遷西和令序

昔言游宰武城。交澹臺子羽。而人俗化。漢潁川守韓延壽。召郡長老。設酒饌。每與爲論說。而民爭愛之。士之仕于其地者。視其地之賢大夫。士不與之疎。其比戶長年。子若婦不與爲怨怒。而政可知焉。廣秦夏君。以司刑來爲息少尹。其爲少尹。不得已也。少尹無他事。而又加之以不得已。日與邑士大夫游飲。足矣。安問爲政哉。乃廣秦固未嘗爲政也。而政成。邑所當興力與之。雖剝肉斂肌。勿恤也。客至無酒酤。質衣而已。邑所當裁。有不關邑。令可獨裁者。畢裁之。縱無利于己。猶裁之也。吾知民焉爾。吾勿計後來矣。歲庚戌。計簡小吏有行名者。于是以廣秦爲能。遷鞏昌西和令。將行。邑賢士大夫與比戶民。咸出郭供張于朝陽門外。擔餅挈榼。攀車而行。一若不忍其去者。予漫游汝南。送君子于途。見諸士君子與其比戶者。皆在也。顧而曰。此卽廣秦之所爲政乎。古名人達士衆矣。其出也。每不樂以守令居。故凡出爲吏。率飲酒賦詩。登高臨下。以極其游娛之勝。雖所向不得意乎。然卒無廢事。如懷縣有詩。高陽有酒。降而武丘之伎。環滁之亭。皆是也。是則無故人之曠然于其懷者。必其不能復煩然于其事。事不煩。故民和。民和。故政清。此無論邑之

賢士大夫。及其長年。父老有識行者。悉有以資之。而卽其浩浩落落所至。無滯自足膺大事而不亂。廣秦以闢略之懷。處無事之地。而又有大夫賢士以爲之游。有淮閭汝濮山林陂澤。以助其勝。宜其政之成而民之和也。今廣秦行矣。西和之山。有仇池焉。羊腸盤互。數里一曲。氏羌之勝地也。下有飛龍峽。曩時杜甫所寄居也。予倦游之客。不能復踰秦隴。以丐築室。顧華渭之區。豈無良民秀士。從容游飲。如此地者。他日政成而行焉。知其所爲供張者。不加之朝陽門外時也。

贈汝寧金太守補任揚州序

予去汝寧之明年。汝寧太守金君。以滿俸例遷諸道副史。會其弟方伯補藩河南。君引嫌請辭。遂于次年十月。補揚州太守。計其爲太守已十六年矣。太史公曰。爲吏者長子孫。此言繼世之優暇也。今則銓法遲滯。郡縣羅四裔。而遷次鱗積。無增秩之榮。又無高乘大蓋。加金賜紫之異。其吹毛見癥。務得汰去。以稍疏其壅。所不致朝遷而暮去。幸耳。遑問十六年之久乎。然且人之處斯久者。仍如傳舍。因陋就簡。爲旦夕補苴之計。其能務從容以冀長治。亦鮮矣。吾不知君之守揚者若何也。第觀其守汝。汝故抗敵。而君以惠政休息之。家人其民稱天下長者。其自言曰。爲政去太甚耳。然而綱目之廢者。舉之不設。城府豁谷。而米鹽凌雜。咨羣屬以利害。掾曹從事。有通達治理者。以次延問。嘗從夜分進窺。其退食之堂。燭光縈窓。重簾自垂。君手較文簿。矻如也。或曰。墾廢土。招流亡。君政也。其建小學。則象貧士有經術者。授生徒。其中客投其治者。如同舍然。一切陂梁城郭館廡。日漸修築。又不設畚揭費。卽故事宜入羨會瓌屑。悉以罷不問。其見守汝政略者。裁什一耳。然則守汝十六年。而勵精如旦夕。有如是也。夫不忽于終者。不遺于始。補揚雖暫。

乎。其視旦夕有如此十六年矣。昔者太守高第擢不以限。故能安久任。今毋論旦暮報罷。卽遲久如君。量其所遷。祇諸道副史已耳。然猶然砥濯如此。揚州爲東南都會。古稱重鎮者莫過焉。今軍興旁午。嘗恐以盤錯之際。無俟休息。昔有爲汴州刺史。發河南諸道兵征寇河朔。而奮揚往來。仍不失撫字者。記不云乎。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夫苟能弛而張之。則雖以天下長者轉而爲神明。何不可哉。

來氏論表策世業序

韓退之自言就禮部試。強顏爲文辭。類優俳者之所爲。歐陽永叔與人書。少舉進士。輒穿蠹經傳。移彼就此。必其後多所更變。始能有立。以彼二公疆材奧思。率其所學。宜無不得于有司。顧屈情拂志。大貶其生平。以求一得當于所爲制舉也者。甚矣制舉之難爲也。雖然。必其上之不以所學求下。而下之亦不以所學應上。是故然耳。假使韓子爲有司。而歐陽子舉進士。其兩無是語久矣。予鄉來三峯先生。以家學起。自舉童子科。以及解省。類無不以其所學應有司舉。而有司亦卒以其所學得之。余嘗退自思。當進舉時。未嘗不以己之所學爲可得也。乃曰。是少諳練。不足法。或稍自簡摩。希得當矣。又曰。亦甚阿移哉。何必然。夫以此却足者屢。三峯先生每爲文。無所顧忌。嗟乎。丈夫貴自得耳。董子不以天人自陳。其所傳者。玉杯爾已。司馬長卿不以見召時爲天子作賦。則子虛之言。幾不自全。其一時應世之文。又曷嘗不爲生平所貴重哉。今三峯先生。其曾孫元成。亦以家學起。舉于鄉。而以進士名天下。其得于有司。稱其所學。而有司亦遂無有以其學失之者。將復彙先生制舉文。與己所著。共一家言。名論表策世業。而元成。予友也。故屬予敘。因念讀三峯先生文時。嘆韓子歐陽子皆不幸。不遇有司。及讀元成文。且謂自今後更無可容韓子與

歐陽子所嘆今已矣。棄制舉久矣。但當曰。董子司馬長卿。其得自見于時者。此有得于制舉者之明效也。其爲韓子與歐陽子之所嘆者。此不得于制舉者之私懷也。天下事亦安所用吾私懷也哉。鄉先輩嘗云。先生舉諸生。得且復失。而其後亦竟以鄉進士老。元成幼偃蹇。進輒困有司。其得且失亦屢矣。乃卒堅忍以成其名。此其制舉何如也。

### 海寧呂覺我先生傳序

少受四書訓解。師曰。此海寧呂先生之書也。既長。習制義。赴試。因得從家兄受海寧呂雍時所錄行卷。兄曰。雍時者。呂覺我先生之曾孫也。且前此無行卷矣。坊刻止闈卷。合鄉試禮部。而禮部參詳小試官分簾二十。各錄所選士平生爲文。名二十房書。先生彷彿其體。加之鄉試名行卷。且錄諸試卷。與闈卷彷彿。故今有試卷。有行卷。則先生之爲也。予初受疏解。謂先生必新安者流。及聞是言。更謂先生且兼有石簣震川諸先生制義。進取甲乙。不謂先生之不然也。兄曰。豈知之乎。李唐以六韻取士。猶八比也。然而工六韻者。李杜孟王。其尤者也。唐以六韻取士。而獨失之孟與李杜。今以八比取士。而反失之先生。是豈先生之八比猶未工。李杜之六韻猶未善哉。得失之數殊也。故先生每試冠邑。無算冠十邑者。二薦鄉試。而復失三膺。使學聘衡文諸直省。若南直隸。若楚。若豫。若魯。若東西粵。若八閩。凡八。天下誦所錄文。服其教。由隆萬啓禎及今。爲年歲約五六十。乃卒艱一第。然且既艱一第。而天下之稱六韻者。首推李杜。天下之誦八比者。仍首推先生。則又何與。則是得者不必不失。而失者又不必不得也。癸丑冬。予遠游歸。距昔受書時已三十餘年。而雍時貽先生傳。來屬予爲序。夫雍時操鉛槧。繼先生起藝林。其爲制舉文。亦何減先

生。然猶費志逮老。斤斤輯先生遺書。以補所不足。吾今而後。然後知先生之宜得而不得者。蓋其常也。先生及門。半天下。一時官浙者。自三臺使君。下迄守令。皆先生門下士。故傳文爲黃公石齋所作。石齋者。先生衡文八閩時。首取士也。特先生自惜所著書。自四書五經疏解外。其所著書不止四書五經疏解。然先生特留意疏解。傳曰。先生沒後。有方士許生。受旌陽籙。扶乩降神。藏宮壇于紫微之山。先生憑焉。留其乩三年。自悔前所行疏解未當。藉番于乩。日改十餘番。向所受四書疏解。則所改書也。胡匡嵩曰。東坡稱杜甫嘗見夢。自釋其生平所爲詩。人苟能傳。不必以違時而祕其所爲。而人之傳其書者。亦不以其見違而諱之。而其人之神明乃遂與所傳之書相終始焉。豈獨先生已。

劉勃安評曰。一往感嘆。而隨所論敘。逐節頓掉。昔人稱戰國文佳。處如連山層波。此藜似之。

榕臺集詩序

自宋人爲集句詩。取前人成語。抽三抵四。易以杼柚。而後之學步者。比比焉。此猶構凌雲者。構榱榦。各有程材。乃按部就班。取之爲一家之用。司歐冶之冶者。買金于堇山。斷銅于耶溪。合陰陽燥濕之精氣。變化吁噏。而後發之爲蓮瓢花鐔之器。蓋以我敏給。取彼綜貫。難乎其言之矣。榕臺李都官詩與文往往而工。集句其一也。卽以集句論。偶然感觸。有所記憶。雜組而成之。亦暫焉耳。榕臺集唐至千首。已可怪矣。又掇拾新巧。匹配精卓。雖使子瞻舉筆。而魯直介甫從傍纂輯。無所過之。榕臺顧何以得此哉。或曰。集詩有二道。一詩學。一詩心也。榕臺學力之精。輒近未有。其于唐詩。猶晡之於食。而旦之于衣也。所謂學也。顧好

學沉思。與心知其義者。截然不同。不觀諸集乎。合經史與子而彙之爲文。或傳或記。或銘或誦。必貫乎心思。而通乎志氣。是之謂集。且夫爲市者。閭閻懋遷。斷斷而訟耳。推之三條之術。五都之衢。四應八達。咸有條貫於其間。而後估商翱翔。各出所贏。財變易熙熙。一若有王府關石爲之平準。至今北方人亦謂之集。然則集者。亦集其學之從心者而已矣。夫以榕臺之學。與其心。卽不爲詩若文。其爲詩若文。卽不集詩。吾猶以爲編摩之巧。其操奇贏以爲游。未可量也。況其所集如是也。

王自牧集杜詩序

向予孤游。無所遣也。曾創爲翻詩之法。取前人詩一章。磔其字。押其字中之可爲韻者。平陵而就之。輻輳相程。已連者勿再連。已偶者勿再偶也。不然。則又取前人長律。劃句上下。上者吾與應。下者吾與呼也。顧卒未嘗爲集詩者。以從來善遺心者多集前人詩。窮偶極儷。闔扇轆轤。各極其妙。不惟不能效也。卽效之。必不能與肩併。因屏絕勿爲。及讀自牧所集詩。則嘆從來集詩者。遜之遠矣。自牧遭逢類杜甫。故喜集杜甫詩。當其目有所接。意有所感。友朋有所況。臨山川。道塗園林樓臺有所覽。觀吾所欲言。杜甫已言之矣。特慮其言之單也。從而複之。其已複者。又從而更複之。就其意而得其句。句在意間。就其句而亦得其意。則意并在句外。豈無時與地與人與往來眺望之相符者乎。不必時與地與人與往來眺望之相符。而以彼媿此。以此儷彼。不知者嘆杜陵該博。人所應有。不必不有。而不知其纂裁之妙。譬之匠者。雜榘楠杞梓爲器。渥沐砥礪。不聞求器者之仍歸工于山與澤也。紅女倚繡床。抽青黃而妃紫綠。串鑿而五組之間。或規矩圓方。紆圖織字。窮天地之能。極知慮之巧。而猶謂躬桑之婦之能經營。繭繰之御之可以嬾譽。則非

理也。第自牧雖遠游，宜亦不必有所遺。而前人以遺心而爲之，今人不必有所遺，而更上之。倘他日者，予所創翻詩諸法，幸傳人間，則世豈無相習更上如集詩者，然則予亦何遺矣。

徐西崖曰：真是

變換無定形。

中州吳孫庵詞集序

今人不必不勝古人，而今之人有言勝古人者，則嫻笑之，不惟嫻笑之而已。且從而諛之，讓之，卽幸而遇知之者，以爲是果能及古人者也。而人之視之，仍不啻如今之人，人無不以閭巷之人視予者，則知予之本不能逮古人也。而予之視今之人，亦未敢有踰于今人者。是豈予之識無以越于今人之卑卑者乎。抑亦天下果無人而無有當于古人之賢名也。若予見吳君，則不然。予初見吳君，常人耳。旣而知爲非常人，又旣而嘆爲可及古人，顧爲古人易，爲今人難。古人傳文一體耳，今則必具體。古人具體不具善也，今則必具體而善。古有詩無詞，唐有詩亦有詞，然如無詞者，宋則有詞而無詩，今有詩者必有詞，卽不必具善乎。然亦未嘗不與善相期也。吳君善爲詩，復以其餘者爲詞，詞又善，因爲之序之，而記予之得遇古人者如此。若夫宋人以詞傳，若張先，若秦觀，若周若柳，若晏同叔，皆不善他體。歐陽永叔，蘇子瞻，卽善他體矣。歐詞不減張，而小孫于秦蘇，則遂有起而諛之者。吳君雖爲其難與，然安見難者之必不勝于易者與。

雲間蔣會策詩集序

昔之爲詩者，嘗有爲正變之說者矣。正居其一，而變居其九。蓋紀治之音少，憂離之什長也。然則幽平以



下之爲詩多矣。乃說者又謂自陳靈降而變風息。夫定哀之治。不登于古。陳靈之亂。有踰于昔。然而又無詩。何與。昔天下之爲詩恆少矣。崇禎之末。言帖括者。詩不工。然亦無正言詩者。華亭陳臥子先生。遂與其同黨言詩。當是時。先生仕吾郡。漳州黃宗伯過之。偕吾郡士人登會稽山。顧座中賦詩。無能者。卽他日索之座之外。無能者。維時則竊觀先生座中。有所謂杜陵生者。先生每指之。稱能詩焉。乃不十年。而郡之以詩與人爭短長高下。詬訐攻辨者。斷斷如市。迄于今。又不下十五年。而郡之言詩者仍少。卽向之詬辨不已者。亦復稍稍謝不敏去。蓋詩之爲言。始于志而發爲詞。無所于在心。不可也。必怫鬱焉而不得已也。此如濕之蒸於錡而燎之抑于陶。夫然後發爲言詞。而又懼其遺於才也。不然。懼其乖物也。不然。其所枿者非其文。而其所枿者非其義也。其所枿與所枿。義以文生。文以義行矣。向之所爲不乖于物者。度物類事。無所譎計。而不足與風也。已足與風。錐角重刻。繩懸以綴。非溫平其教。容好其量也。夫如是。則亦已矣。求之爲已過矣。又以爲未極于宮與徵也。其弦不可歌。其石不可和也。調之窳聲之訛也。由是而天下之能之者鮮矣。予昔交杜陵。愛其言詩。然不相見者且十年也。今旣見杜陵。而讀杜陵詩。稱善。及其旣也。又讀杜陵之子曾策詩。又稱善。夫天下之望治亦久矣。治極于亂。而無詩。或亂進于治。而又有詩。然以天下之所必不能者。而杜陵父子獨能之。是豈華亭文物固自有殊。抑陳先生之爲教。有未渝。抑亦杜陵生家學原有得之于深者。而使之然耶。吾聞離騷之興。遠異風詩。乃說者又以爲變風之息。則離騷實繼之。其旨譎詭。而情不淫。其文奇。而其才可以怨。向者杜陵稱予詩。謂情文流靡。有似離騷。而吾亦謂杜陵父子。其寄物肆志。大者得之正。則次亦不失王褒劉向之徒。夫離騷。變詩也。然變而不失其正。故正之變而詩亡。

變之變而離騷亦亡。然則曾策亦持其不變者而已矣。

張雲子曰：中一段可廢鍾劉魏諸

言詩家。又曰：氣盛而言之大小華浮。

毛稚黃東苑詩鈔序

東苑詩鈔者，稚黃集中之一編也。稚黃編文不一時，復不一類，各見指趣，而此以苑名，識所居也。稚黃讀書東園矣，東園者，宋東苑也。東苑之詩有云：城東東苑潮鳴寺者，其地風物蕭澹，而人習朴，可以懷古。稚黃樂之，故其詩不盡賦東苑，然爲東苑所賦詩，卽東苑名焉。稚黃達於詩而能工，研辯風雅，覃析豪末，要其才分，迭絕，足以神明其萬籟，而凌厲於法，故隨境所得，驅遣百有，雖體非一致，而情同可安。沈約稱王筠詩彈丸脫手，不爲過矣。古文耐創始，不好沿襲，每有標寄，必緣物造情，因時設旨，不詭隨于人，而損益經心，使讀者得以進觀其志意之所存。特前人多言苦吟，卽偶爾著書，輒閉戶深思，絕慶弔酬酢，雜置筆墨，究其所著，裁數篇耳。今稚黃臥病有年，歷盛夏，衣重裘，口語喑喑，而集中諸編，分班列部，其爲朝成而暮遍者，且犁然也。今人不如古，彼亦嘗誦吾稚黃詩哉。

歷下張童子集序

予與張黼遇淮上，黼，世家子也。其先相國有文名，黼述之，不愧世家子。然吾獨序黼所爲文耳。及讀黼童子文，則黼又作之者也。童子又述之，益復不媿世家子。異哉！其相繼而能文若此。古有云：醴泉無源，芝草無根，豈其然乎？予與杜陵生友善，其次子，聖童也。今少長矣，予每憶其人，并欲詢其所爲文，而張子與

杜陵友。張子之子亦卽與杜陵之子友。予讀童子文。如見杜陵之子。卽如見杜陵之子文。異哉。其友朋之相契而能文。又若此。童子數月識之無數。歲屬對。近十餘歲而文集成。凡此者與杜陵之子同。繼此以往。則不敢量矣。異哉。吾不能以量張子者量其子。吾又安敢以不能量杜陵之子者量童子乎。

邵其人曰。

似昌黎。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名姓稿

盛唐樅陽  
田易易堂較

## 序四

### 道墟十八圖詠序

舊圖詠刻序一篇係門人邵允斯  
代先生作者此從原稿存本改正

予少時與章君含可同以小試受知于王雪于師而予以鼎革之際爲怨家所搆會順治辛卯章君登賢書遂于填親供時爲予訟冤于部使軍門一時聞者爭頌之曰道墟君道墟君暨予入史館草崇禎朝都給諫章格庵先生史傳氣節凜然嘆道墟地靈產奇士爲東江冠而惜乎繼起者不再聞焉近得章泰占宗之讀其詩壯浪跳擲擺落所拘管而古今雜文則又矯矯成一家不寄人藩籬以苟爲棲托而至其爲人抑何磊落超輓近也夫榷枿生于深山而舉世驚其名騏驥產洼渥而人爭致之何則物不以地限也宗之謂家有十人地有十八境以人十而廁地十八流連游息而歌詠見乎其間有所爲道墟十八圖詠者予受而披之紛紛綸綸致佳哉生平惡志書多稱八景而舊爲天衣作十一蹟詩爲汝寧西平作九勝

詩意有所感。則未嘗不爲應之。而今以老去。久絕倡和。讀其詩而知其盛也。然且十人之中。有筭軒最少。實爲繪圖十八。以跨于右丞之所爲山莊圖者。然則道墟之地靈。豈自昔已。

趙都尉弟紀恩詩序

余舅氏大宗公舉鄉試第一。而驟丁陽九。外弟潤菴繼起。早露頭角。年未及終賈。卽以臚唱第三。越虎闈而侍禁闈。可謂天馬無局步矣。乃予赴都時。值潤菴出鎮宣府。守畿輔右鑰。而今則立功海外。開幕于湘沅之濱。重以心懸魏闕。猶不能無浴殿西頭。鑪煙扇影之思。因之作紀恩詩以見志。其忠愛矢報之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昔宋人作唐史。每從元長詩集中。搜檢故實。今詩句雖鮮。然讀之可以見興朝掌故。并掖庭記註諸瑣事。卽以之比張籍王建諸詩。亦豈有歎與。

錢塘宋孝婦方氏記傳序

曹子衛公持錢塘宋孝婦方氏并其子刲股記傳示予。時兩浙督學使下及錢塘令君。皆具驗實。四方爲文章詩歌相誦述者。彙之積漸成卷。或疑商周以來罕傳其事。惟東漢畸節。往相標識。故鄆人之對韓愈。詬之而有明令甲。至有斥詭異之行。題爲不孝。勿使濫列旌典者。今方氏以姑以夫。兩剔其臂。而四子感奮。亦遂展轉慕效。八臂並創。是豈典例不足法與。予以爲孝無平畸。亦惟其能行而已矣。詩曰。孝子不匱。又曰。孝思惟則。夫惟孝思無量。故極其所行而皆可爲法。蓋有限者其則。而不匱者卽其行也。昔漢原涉吏二千石。以禮讓自修。而一行縱誕。流爲輕俠。其言有曰。不觀家人寡婦者耶。亦思效伯姬孝婦。而壹污盜賊。遂行淫失。何則。所行使然也。晉周處感清河之言。一經更勵。遽成忠孝。今刲股者。亦惟勿法而已。然

孝則已行也。有人於此，其素行未必純孝，其視父與姑未必盡如一體，而呼搶之際，偶然感動，創痛不恤，然而暫焉耳。及其後，家人傳之，鄉里稱之，雖已亦頻視所創，輒爲感奮，以爲人固有可至于純人孝子之事，而諸妄凡也所爲，亦且勉強顧畏，而不敢爲戾曰：幾有身創如是，而猶然爲悖逆者乎？不惟不悖逆而已，豈猶然未順者乎？如是而謂其行之有過焉，不可也。有人于此，其素行不必不純孝，其視夫與姑不必不如一體，而挾持中正，以爲傷生滅性，古人不爲，未幾而不必傷生者，亦不爲之矣。豈惟不必傷生者，又未幾而當爲者，亦不爲之矣。一旦遇有危難，其能急君父而致身命者，無有也。豈其法則不善哉？行未力也。如是而謂之中正，不可也。然則人亦貴有行耳。人苟行孝，何惡于過？況其母行之，其子行之，其諸子之展轉慕效者，皆能行之。吾將以風夫世之行孝者，而又何典例之是責焉。

邵其人曰：  
亦似昌黎。

### 坡山朱氏族譜序

自蘇明允講族譜于亭，而宋時之爲族譜者，較今獨詳。書曰：敦敘九族，譜也者，敘之之謂也。顧先王授姓，期于別族，而後人敘譜，重于合宗。是以謝眺稱太傅，必曰宗袞；杜甫贈杜位，亦曰吾宗。誠重之矣。坡山朱氏族譜者，有宋之所創也。自宋張侍郎文丞相下，皆有紀序，而族姓攸肇，則自顯頊後，可系按焉。特江右之族，由宋學士公出知洪州，而由洪之筓，由筓之域，自學士公下，歷元迄明，凡德業文藻，科甲仕籍，屈指而數，不可叢會，以故舊譜所誌，屢經更易，猶必統其條貫，節其繁委，分之合之，而後成。誠哉！某聊之遠思。

瓜瓞之永經矣。朱茲受先生客游淮陰。往以種嬰男祕痘。得禁方書。自漕部使下。及于令丞。皆迎而師之。且將赴內廷。親王諸大臣召。而予以家嬰之厄于痘。而思救之也。謂先生以祕術生天下嬰。當蕃其族。姓以餐其報。而先生坡山宗也。出坡山族譜。屬予爲敍。予乃爲嘆曰。休哉。前王之授姓則別。而漸之于合也。今人之敍譜則合。而實成其別也。不觀木之有根。芟水之有源。泉乎始也。以萌蘖。而條之。枝之以涓涓也。而于焉溝澮。于焉江淮。然而遠條之揚。無所于亂。江河之分。介于清濁。此無他。經者綸之始。合者理之端也。昔明允爲眉山大家。而族譜所紀。不及唐眉州刺史。則至洽而至精。寓之。故黃渥可以宗婺州。而狄青不可以附梁國。方今天下合同。里版清哲。家之有譜。抑與國之有籍。相表裏也。讀其書。而知朱氏之盛。且因之。可以得古人敦族授姓之義。則內合其情。外分其等。雖先生子姓。必由此更大其宗乎。是亦爲政也。

王甲庵周易圖註序

易。易也。變易而數起焉。易。易也。亦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焉。故曩時學易者。大約分理數二端。而主數者則曰。易者筮書也。言理過備。反失象數。朱子學是也。然其敝也。蘊而不精。主理者則曰。理外幾有象乎。乾二之德。通于學問。噬初之道。進于仁義。程子學是也。然其敝也。雜而不醇。蓋朱程二學。各有由始。伊川之學。王氏之學也。王弼以費直爲宗。而好言義理。伊川踵之。朱子之學。邵氏之學也。邵氏衍皇極經世之說。該理於數。而朱子乃陰承之。然而朱子言數。既承其意。而又不竟乎其說。以爲卜筮本義。無關隱蹟。而于是理與數。兩不得矣。夫該理于數。亦謂數本具理。不必更立理名焉耳。今乃曰。數在卜筮。而其言卜筮者。則又專屬之吉凶貞悔。隨所揲獲之語辭。將使數聖人俯仰觀察。後先探索。而究其本義。僅得與筮人蒞氏。



指可否也。有是理哉。且夫今所傳易。皆王氏之易也。費直以彖象文言參入卦末。而王弼則又分彖象文言。或冠于各卦之首。或附于各爻之中。名曰古文易。實今易也。朱子既不欲以理言易。而註易則又取言理之易。此何意乎。王甲庵講易有年。其旨謂理外無數。數外無理。天地之理。皆起于數。數即畫也。吾不學朱程之易。而學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且不學文王周公孔子之易。而學庖犧氏之易。且不學庖犧氏之易。而學天地自然之易。夫庖犧氏之易。無字句而有畫。畫即數也。至天地自然之易。則將并其畫而無之。夫至于無畫。而意言象數不既悉于此。而兆其端乎。故其爲書。先圖象百餘。各推其說。側見旁覲。並有至理焉。周融其中。自天時人事。世數物候。以極之日月水火山川燥濕道德風俗。動植飛走。通變不測之數。皆有形狀。而後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爲內外編。合動靜之交通。正互之體。參內外虛實存亡進退之迹。凡分策布指。列序定位。咸極淵眇。而又旁及于四時五行。兩游八極。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干支循端。分至起例。因象得數。因數得理。大約遠推京房焦贛孟喜梁丘賀諸儒所傳。而去其災祥占譏之術。邇本邵氏所學。而更廣其天地闡闢世數治亂之說。洋洋乎幾于無處非易矣。近世學易家。爲予所及見者。自叢山劉氏上蔡張氏仲誠先生。而外。俱能各極指趁。自爲其說。然無以過也。卽桐城方氏。歷世學易。已括取諸家彙爲一乘。顧亦未能該是書也。予嘗因甲庵之易。而曠觀之。天地之易。具在也。其名周易。一易耳。夏易首艮。而爲數用三十六策。商易首坤。名歸藏。則以坤爲萬物所歸載也。用十五策。原不俟彖象十翼四十九策之易起。而後有易學。且卽有彖象十翼四十九策之易起。而凡爲易者。猶復有漢易太玄。定九九之數。以贊爲爻。以測爲象。唐易元包易。八純之列。有卦無爻。有孟仲而無老少。如今所傳者。則以易在天地。使必

待庖犧而後有畫。待文王周公孔子程朱而後有理有數。則前古聖人之道或幾乎息。而後此諸儒學道之說且幾乎敝也。此則王子甲庵之所爲兢兢者矣。

蔡大敬曰。闕慢乎其詞。晉人談易多似此。  
彭爰琴曰。此從尙書孔序春秋杜序脫來。

史訥齋先生偕德配徐夫人雙壽序

往時爲人壽。每造侑申。祝媿媿泛濫爲卮詞。十年以來。所持七道強飯。立侍嚼啐。皆先後等倫。在兄事之列。顧之驚心。卽欲一爲阿好。以稍加諛謾。不得也。況訥齋先生。尤素所師資者乎。今年冬。先生歲六十。夫先生則又已六十矣。當先生弱年。蜚聲文林。旦暮冠進賢。入長楊射熊之館。佇受筆札。旣已丁亂離。棄置彷彿。然且豪蕩驅遣。領袖東南壇坫間。凡人士讌會。有所譜記。不得先生名不就。特先生過簡亢。不善容接。四方造請者。多落落去。然其事纔目前耳。不謂遂已逾歲月久遠。且不謂遂已六十。豈時果難恃與。亦曰吾爲其可傳則已矣。夫天下傳人有幾。先生擅家學。以父兄爲師友。嘗侍晉陵公談古今事。其兄曙寅公猶在也。每舉一事。必引根批原。分枝擘流。剖析其異同。而貫穿其初末。經文史語。歷歷成誦。偶或遺闕。則彼此補核。其于輓近事。猶是矣。此不幾似王彪之乎。晉陵公雖睦居家。先生每承之怡愉。不間嘻噏。有似陳季方。把臂堪託以妻孥。似朱生。見利思義。不因人炎熱。似童子鴻。嗜酒疎脫。每一飲。必陶然盡醉。而諸務不失簡則。有似張黃門。訓諸經百氏。鉤深致遠。可使擔囊負笈。執經問字者。不絕門舍。雖傾筐倒篋。隨叩隨應。猶然鼠壤有餘物。似馬季長。先生所乏者。獨仕耳。今有通名籍。乘軒鑣服。朱紫青綠。洋洋坐政。

事堂而名不接耳。行不衛足。學不能章身。教不可澤物。此亦何足比較于短長之數。且夫公孫弘六十爲博士。卒至通侯。先生尙未艾也。今先生門下凡八九十人。各執漿篋。載肴榼。登堂薦麪。會先生德配徐夫。人以偕老同齒。設兩坐于絳紗之內。再拜起立。分行滌爵。以次進侑。趨走踰躅。一似設饌于安昌而列樂于南郡者。此何如盛與。然則甲辰不爲雌。而戊子未可小也。乃予則有私誦焉。先生名聞廣遠。席南渡。相公之後。族之軒冕往來者。各尙結納。而先生閉門却掃。獨與予爲耐久朋。方予被謫。詠倉黃出走。交游第相視。永嘆。先生驅馳之力。在間以爲予解釋。至今譚友誼者。尙得誦艱難懷友之句。其可傳而可誦如此。若夫夫人之淑慎。能賦江汜。以共事夫子。華封人不云乎。多男多壽。則早有祝之者矣。

姜侍御生日序

夫天之生人不易。而人之得自見於天下又甚難。故大人者出。則必揆其初度。紀之歲月。當其始生。曰某生矣。其長曰某長矣。某若干年矣。其遞進而有永也。曰昔某甲。今又某甲矣。世以人重。人以時傳。理固然者。姜子侍御。以甲第起家。讀中祕書。乃歷任臺省。綱紀鹽漕。其在今行馬者再矣。人之誦者。必曰衣斧繡冠。駿驥冠。懸豹尾于車。赫哉司隸。而吾謂不特此也。夫周名柱下。漢名蘭臺。皆掌治文史。而後始行馬在外。故王僧虔以烏衣自喜。而控制南司。監紀北省。北魏崔宋所繇相譏。公以中祕爲監察。一似復舊時柱下。蘭臺故事。昔人云。不爲簪筆臣。當服獬豸以御天下。而君已兼之。且夫淮揚亦天下一都會也。襟江臂海。控制河洛。斥鹵數百里。積貯攸足。非大重臣。不足當此任。吾聞古中丞之蒞中司也。曰穀下無所撓也。其出督諸州也。曰整齊之也。今君在內。則能劾大將軍。彈中書兩省。以肅百僚。謂之獨步。其在外。則能使

簪裾輻輳。作殷劉之讎。而諸州咸震懼。算商榷鹽。了無廢事。其重如此。夫重其人。卽重其所生。乃人之誦之。皆曰御史若干年矣。其在內與在外。皆得計之。曰御史某甲。而我友祁子。且偕越中同人。共進爲壽。夫生年窮達有數。昔有爲監察御史。而拭鏡擄白。尙傷遲暮者。今君方四十。而留東堂者若干歲。入臺司者。又若干歲。而故人暮齒。乃從衆人後。而數君之年。嗟乎人之自見。豈易也。

河南張公生日序

詩曰。永錫難老。夫難老而有錫之者。斯其權在天。而王元之作壽域碑。且復以修短之機。予之王者。是不知壽之爲數。誠有是在己而不在人者。卽天又其後已。張公於河爲著姓。其先人名典。禁兵。稱天子親軍者。凡數世。夫衛侯累挂。其勢已渥。而又丁廢舉之餘。羅居百族。雖屢散其息於知友閭里。而目語額瞬。尙有贏貲。公且崇約德而行闔澤。日與世之賢淳者游。于粥粥然。和以冲擴乎。其有容。謂非得于己者。有獨異耶。且夫教子。其大端也。嗣君已膺薦。置容臺高等。能持祿以養其親。抑嘗以書升受關中聘。高啓龍門于汧渭之間。時稱得人者。皆歸公焉。今其公姓已有接跡而起者。夫人遭逢亦各有數。公獨際其亨嘉。而履其最盛。迄于今。丈人張筵。少婦鼓瑟。猗歟休哉。其席世也。則然明之基。千秋之緒也。其有所繼也。則又伯饒開其前。公超嗣其後也。咸曰似有天幸。而吾謂公獨有以致之。今夫山本高。而必扶之以林巒之密。則不傾。水本深。而必資之以百川之下。則不涸。故淵泉產良珠。而高崗蘊名玉。此無他。誠積之者宏。而培之者厚也。公之生日。在河諸名士各屬予一言爲壽。予曰。不其然乎。夫敷德行惠。致之已也。承乎前而啓乎後者。積之匪一日也。是故德彌劭。則年彌高。吾知所以壽公矣。匪然而禮有引年之典。自漢唐以來。

歲必舉賓筵七饗。以當憲乞。夫以我公之德。僅獲坐膠堂而饜酒醴。而時之頌公者。猶以爲公之所受。皆王者之功。則夫天之因材。所稱大德必得者。其謂之何。

雙壽序 爲陳隣軒翁并子太君

漢沛公與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牛酒賀兩家。鍾瑾與李膺同年。俱有聲名。世嘗誦之。況其爲夫婦之間乎。顧山濤與婦韓同顯。老萊與婦同隱。秦嘉與婦徐淑同爲文章。吳興太守沈君與婦同飲酒。至同生。則可賀極矣。居平相敬如賓。飲食起居各無所偃仰。容容坦坦。則夫婦而友道存焉。嘗嘆世之爲祈年者。大率以富貴相矜。高屏幃卷軸。必擇好文揄揚之。而時之爲文者。備極獎飾。雖鋪陳滄溢。而不以爲忤。故予于序壽。一切屏棄。而獨于陳翁夫婦有異者。翁爲邑甲地。好讀書。博通羣籍。摩兩王書法。嘗易金錢。且善爲人解紛。立梗概。不尚務榮利。以故人多歸之。至其婦之婉婉有禮。又性然也。自選舉法廢。聘名禮賢。視若弁髦。必致身科目。入膺大僚。始足夸耀里閭。而翁以東西曹掾。糺彈稽違者數十年。旣已徵爲錄參。旋復棄去。天下聞翁名。爭欲一拜庭下。相爲引重。鄉里之飲德而食利者。羣倚翁若屏蔽。則是虞翻功曹。尊于會稽。參軍孫邵。見重北海。非異事也。夫齒鄉不以爵。禮也。香山居士居家時。其所與游。皆長年不仕。世稱九老翁。非其數乎。若夫其婦之齊年。則禮有之。禮曰。婦以夫之齒。夫婦與夫不同生。尙得以其齒齒之。況爲同生者與。

王孝廉鄉居序 孝廉名日欽

向游汝南。過平輿城。欲求戴憑許邵所居宅而不可得也。喟然曰。特無其人耳。有其人。吾將與之游。況所

居哉。既而與王孝廉游。則其人也。嘗過孝廉家。飲其堂。與諸著名字。嘗往來者。日出入於其里門。且嘗拜其諸嗣子於庭下。于是陰記其所居坊曰何坊。其里曰是何里。迄於今。越三年矣。猶能心憶而目識之。曰。王孝廉所居如是也。今孝廉已移于鄉。而當時與諸同游者。且貽書屬予爲敘。予向固知孝廉家。今移之矣。向之所爲記憶而不得忘者。今且不及知其鄉田何畫。井榦何向。山林沮澤燥濕何度。庭堂戶閤甃辟。圯雷何所規爲。則倘千載後。望見孝廉不能得。亦僅如今日之思孝廉已也。而特是孝廉者。以彼其才。招致天下士大夫。車徒冠蓋。與其邑令丞以下。假搃擊。通恭敬也。爲名高乎。宜在邑。爲勢厚乎。宜在邑。爲游談之誇而竿請之侈乎。宜在邑。邑也者。偁也。凡皆名與勢與游談竿請之所偁聚焉也。邑者。挹也。可以挹取也。而孝廉悉攜之而勿之顧。則豈入商亳者必居莘。耕南岡而可許漢乎。夫龍之將見。以伏。江河之溢。早豬積而渟泓其勢。人之將發跡。以有爲。必先遵晦于所行。而後可以速得志於其所有事。宜孝廉之舍乎。彼而就乎此也。乃孝廉則更有進者。昔者。齊之市晏子居之。而至今齊城之北。有別宅焉。柱下史所居在瀨鄉。然譙之祠老氏無定也。世亦恃有人耳。古者在國之居。名曰國宅。在井之居。則曰田廬。國宅與田廬一也。此地有袁本初名士也。嘗從濮陽還。車騎賓從焜然相望于道路。乃方入里門而盡撤之。以爲不當令許子將見。則使孝廉而邑居。亦必不能以烜赫之勢有加孝廉如偁聚者也。雖然。以孝廉其人而所至可思。卽何必以偁聚爲累。吾聞孝廉鄉居後。其嗣子之拜庭下者。已能博學舉茂才矣。則浸假又越數年。吾仍造孝廉之廬。安知其所爲交游者。不更有過於邑居時耶。然則非無挹取也。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又字子稿

何倬炎卓人邵熾鷓子高較

## 序五

送余鍊師居昇鉉觀序

菰城山水甲天下。武康計籌山則春秋計倪所棲地也。相傳計大夫佐越禽吳。嘗籌畫此山。及句踐還越。范蠡出三江之口。浮海至齊。而計大夫亦歸棲山中。山有昇鉉觀。大夫嘗燒金云。其後二千餘年。觀毀屢矣。然巖岫曲拂。利于幽託。故前此葛稚川。杜道堅。趙文敏。姜白石輩。皆遲回此山。山中人能道之。臨安余鍊師自臯亭來。顧而樂斯。乃葺其廢墜。假之偃息。同人各爲詩贈行。而命予以序。夫鍊師修髯廣額。身具仙骨。而又好讀古異書。闡經國謀野之學。雖譚衆妙。如九術焉。殆章甫而黃冠者與。昔者計大夫年少。于物甚長。嘗因句踐之問。深明于治。歲至。分陰陽水火。甲乙。粢黍諸術。七年而伯功已成。可謂雄矣。然而言本于修身。道要于知幾。行見于居仁而利義。則使以嘉遯之姿。而察于祕計。挾道德之用。而不盡委之餐黃吮白之數。前籌未舉。穴處何時。宜其顧此山而憬然思也。余嘗慕菰城之勝。思汎苕溪雪水。以兼求古賢棲息之處。而奔走未逮。鍊師先我而遲回焉。世有審時交而諮知計者。燒金之事。于是乎後矣。詩限四

韻。概所貽也。然而送行多越人。有似乎不忘計大夫者。若月日。姓序。

送戴山人入道并募助衣裝序

予邑無工畫者。少時珍吳人戴鶴畫扇。日色薰炙。風氣炎薄。不敢出衣袖間。既而知其儻于邑也。近也。忽之。又既而入吳。持其畫扇游東武丘。東武丘人見所畫扇。輒咨嗟曰。此吾里戴山人畫也。其畫不可得矣。予因問之。皆曰。吳中畫數家。知師叔平道甫者。其一時同里有陳遵。盧逸。周之冕。王中立。皆膺能名。山人其一也。今諸君盡亡。而山人遜矣。予聞之。雖稍重山人。然并不料周陳諸君如是近也。則并周陳諸君。忽之。夫人之貴遠而賤近甚矣。相如子雲。當時不信爲可傳。矧微伎乎。向使山人不儻吾邑。卽儻吾邑而去。斯世稍遠。浸假得山人畫紙。藏之。折枝贖羽。其珍重保愛。未必不倍予疇昔。而若何其近也。今山人將入道矣。山人年七十。猶能爲人作寫生畫。玻璃其目。手挂兩管。爲粒食計。既而嘆曰。吾髡吾頂矣。誰爲助衣裝者耶。毛姓曰。山陰沈祕書有山人方弘者。追人師也。能截犀稍作脂榼。琢山莊圖。四圍豪末不減。曾屬爲馬腦瑯當鏤十六兒。其人燕人也。髡頂雲門。祕書贈其凡所需者。滿車載去。此寧非近事乎。人近則易。忽然亦易感。夫以山人之畫。方之前人。其于陰陽向背。動靜榮落。曲盡隨類。應物之致。當亦不讓五代。貫休。北宋呂拙。而在休與拙。一則爲蜀王賜朱。一則爲太宗賜紫。其爲入道者。可按也。遠卽可貴。不必加貴于蜀宋。近卽可賤。何當竟令其出追師下也。豈無感祕書而興者矣。

邵其人曰。不作傷感語。而滿紙悼嘆。

才技窮落俗情哀涼處。三覆恨絕。



田伯瀛曰。借方山人。炤映。離離合。合。多少機趣。

### 張少尹七哀詩序

張少尹君會隨其從祖憲副君宦京洛。交天下士大夫。予于是時得一遇少尹君。迨少尹君宦吾浙。復宦吾邑。則予游瀨上始矣。君以奉使馳燕豫。轉而甌粵。屢出而屢返者。凡五年。會邑多故。七更邑令。又兵興騷海上。烽埃相接。君奉臺使檄。督造征海樓。舡于甬東界上。工蹟值大。徵限亟促。旣已倉黃斂賦。復解運愆程。期材不給。督撫大將軍刻戰責之下邑。而邑之計徒庸。辦餼廩者。剝瘠狼狽。什百于他邑。君憇一。致誤而邑之引繩批根。且萬家也。君乃拂邸壁。賦七哀詩。飲歌于浮橋。飲訖。委身波濤。兩岸觀者不得救。呼搶投擲。或曰似跨紅木泗水中。或曰有物者持之。自浮橋至桃花渡。凡三里。檄救得免。而樓船之役。則賴之以稍緩云。今其事雖已。而君之詩固在也。昔屈平沈湘。爲歌九歌。王粲滯荊州。因之有七哀之什。夫七哀猶九歌也。然而以七名者。哀止一情。而感哀有七。君內感于心。外感于身。其連累而生感者。則卽此萬家之民。夫君爲萬家而感其哀。而欲使萬家之民讀是詩而不哀焉。不能也。君原有詩集。名亦暹集。赤暹。其字也。予序之。今附詩于集。而別爲一卷。復命予序。故序。

### 湘谿集序

湘谿集者。蛤公和尚所爲詩也。蛤公生江陵。長參諸方。驅錫燕齊吳楚之間。其旣也。從平陽受信器。應分寧席。而第以初時避地在永興也。永興有湘湖。因名湘谿。顧予永興人也。聞蛤公海內名。而不疑其在永

興。蛤公知予永興人，而以予避地，不得從。永興致予一見，及得見，而予已暮矣。蛤公聞道早，其于道猶渴之于漿，而寒之于罽，與布也。當其參費堂頭時，髮腐齒落，絕智計之能，卽轉而入報恩之枯木堂，猶且形如槁梧，股不橫衽者將十年。彼其時，豈嘗有文章之念在其中哉？暨乎從大覺老人再赴京師，設難于帝主，王公之前，平陽慕其奇，未經接受，而遽以臨濟之金縷僧伽黎衣先大覺而爭付之，可謂偉矣。乃以不立文字者而轉爲文字，其於終身把鉛槧，沾沾自矜，而逡巡以至于暮者，卽以文觀，且超乎上之也。昔湯休、沸大、廣宣、寶月、皎然，栖一諸公，未嘗聞道，而初祖以來，若大鑒、若瀉山、若石頭、守清、南嶽，俱無文章。蛤公直指本心，證阿育善提，而第以其餘爲詩，縱使歷下伸紙，而太倉把筆，猶不能踰其所得，而進其所以至也。則夫以瀉山而兼杜陵、佛氏之盛，倘亦生民所未有者與？獨是予以避地餘生，不能舉安丘、吳市，一而標識之，而湘谿之名，其不忘所寄如此。予選蛤公詩，兼付劄劂，而重述予言，以爲之敘。世有謂予不能選文不能選道者，蛤公有言曰：詩非道，則道非道乎？鴉鳴雀噪非道乎？吾得而應之矣。

樂生會序

自履道九君爲尙齒之會，而其後踵之者，唯睢陽、洛陽爲極盛。然率皆登朝建名，致所學于民，而功成不居，退而與里社交游，垂老道故，故其生可樂。今也，生逢不辰，丁年亂離，視歲月所趨，本不甚惜，而乃合里中羣材，年與相比者，藉飲酒以爲歡娛。題曰樂生，得毋我生之靡樂與？人有各寄百鏹于其藏者，一除而用之一，一則除而置之無用之地，夫猶是百鏹，而一用一舍，不可謂非錢之有幸不幸，而要之錢以有用而易盡，以無用而反不覺其頓盡者，是無故彼流泉如鶩，出入蜂午，初何容早計夫鋸筦之有限，而逮乎將

盡而後憬然于九府之未可恃也。是惟無所用之。而阿堵當前。致可把翫。則是同此百歲。而用之而促。反不若不用之而得舒也。可樂也。且耆英尙齒。必垂老明農而後。可以與斯會。今皆得而早計之。又可樂也。故記曰。樂樂其所自生。生不自樂。歲月其除矣。不然。五十非大年也。且有不及五十而亦與焉者。記不又云乎。生日不樂。吾亦何爲勸鼓瑟焉。

邵其人曰。胸如冰壺。四

際皆徹。故隨在無障礙。

### 金母壽序

夫淳鈞之銳。不絀于切靡。凌厲之蹤。不困于偃蹇。故南金勁而百鍊不得虧其真。枯柏堅而霜雪不能移其質。何則。其神全矣。神全者壽。故昔所稱久長者。皆其能持之一日者也。能持一日。則百年可知矣。金母蔡夫人。雷甲族也。會稽金君九洲。當明崇禎間。隨其從父宦于雷。鼎革之際。從父殉國。則金君家焉。因娶母。生丈夫子一。而金君且歸。思理其故廬。乃迎母也。順治戊子。西南兵大起。震動嶺表。凡滇黔獠獠溪峒諸寇。所在蠶發。母初避新城。既避舊城。既又避擊雷之諸山。既又避海蹈火得免。溺于水得免。漂潮上下得免。遇哮虎得免。圍城免。餐糍。糜土屑。桐桂。枕榔。椰梨。不火食者月餘。得免。最甚者。偕其從母避南山。時勢不均全。必欲隨無良者爲媮生計。金君去雷六千餘里。問久絕。兵革且未艾也。勸與迫者衆。母仰天曰。所不自裁者。此兒耳。攜兒潛奔。卒得遇其父蔡翁。而究竟免。是母之堅持不詘。百靡不可磷者。已十餘年也。今五嶺已平。諸埃已息。金君已更娶。而後迎母歸。已二十餘年。丈夫子已承家。能有立。母已老矣。癸丑

夏謀所以設母悅者。或曰。勦哉。母之歷嶮。以得有是也。母之艱也。或曰。賢矣。嚮子之閔。恩勤拮据。卒能越五嶺。以還歸。故廬雖室有逼處。如兄弟然。可不謂賢。或又曰。母之賢。母之節也。今之所矢靡他者。卽向之預歌不墮者也。母賢在終身。而母之節。則定之三十年之前。而總之。合以成母之壽。夫操力嚴者。匪旦暮之所能搖。葆神深者。匪春秋之所可量。和羹以辛苦。而益安于醇。盤根因屈曲。而愈貞其久。則是立斷之器。無假沉閭。高飛之姿。勿庸烏鵲。綿綿之神。不需仙曆。賢以樹之。節以持之。艱以藝之。則荆南之木也。世之願誦母壽者。何以渝此。

張將軍七十序 將軍字亦明。文獻伯祖。

少時從家兄游。見家兄所友者。輒心識之。是時早知有張將軍云。顧君與家兄友時。未爲將軍也。爲文章不可一世。思以此致身。而所至數奇。棄去。膺兩浙觀察辟。命爲諸曹掾。糾愆彈違。旣承藉。有令譽。乃復綱紀大端。簡置文法。使觀察坐嘯。以爲能。于是復薦之京師。進觀上選。此故明崇禎間事也。當是時。天下多故。君私負才地。考圖察象。工騎射。知攻取要略。而仲弟爲文章有名。方謂分道進取。可以得志。不當爲參幕限也。乃憲寇重躡襄陽。軍需旁午。復棄考選去。杖策說都關沈君維烈。戲下。出守鳩茲。姑孰間。所在有功。清師下江南。鎮軍盡潰。而寧南侯以犯順之兵。戈船方下。君迎之皖城。旣已克捷。將控其上游。以次進掩。而潰兵且貫至也。遂以中軍游擊將軍歸命。爲興朝行營擢用。舉二弟自隨。論者謂將軍從此可得大用。乃又復棄去。還歸舊廬。迄于今。牆東之居。其爲避世者。已有年也。歲三月。將軍年七十。子適返里門。拜君于堂。已非復嚮時從伯兄所見文章几席。與其壯年杖策時說元戎于抵掌之間。然且矍鑠走趨。周旋。

願盼。意揚揚也。少好書射。今不復射也。乃把丈筆。書丈餘字。君身材頗短。字倍于身。隱身其中。以爲樂。邑中事無大小。悉以諮君。君調之去。西江水濫。邑取利病。吏薦君臺使。恃君隄築。以慰民命。君近逃浮屠。有修廬山舊社者。耆英友也。將爲序壽君。而以其文屬之毛姓。姓曰君初。薄文學。不爲。旣薄參幕。不爲。旣又薄將軍。不爲。是君惟不爲。以延此年也。然而臺使之聞君名者。榜君耆碩。而君受之。今天子龍飛之年。首推郡縣。有隱德者。舉鄉飲酒禮。吏以君應。坐君于西北。嘖啐禮備。尊之曰賓。而君復安之。然則以無用爲有用。以不爲爲有爲。呼將軍。則應以將軍。呼耆碩。呼賓。則應以耆碩以賓。此皆莊生之所爲。長生者也。君得之矣。若夫五福稱富。三祝稱多男。君固可致。然豈足爲君道哉。

#### 募修北京西山高井村觀音寺序

燕都以西山爲名勝地。四方游仕者。車騎往來。曩時紀帝京風物。恆首載之。山之麓曰高井村。距城西四十里。古刹相望。其爲摩騰爲淨居者。無算也。萬曆中有御馬監中貴何公。相村之福地。創觀音寺。門堂數層。金釭玉碾。叢草灌樹。與前後諸名刹。互相輝映。每爲游覽者所憩。而歲月久遠。巋然棟宇。未免漂搖于風雨。鼠雀之間。住持守心者。惄然憂之。將丐予文。而以遍告諸遠近之檀那者也。夫天下興廢多矣。廢而能興。自昔所難。惟釋則因無造有。往能就初地。而恢之。劫灰之後。故成梁除道。王政之經。今悉舉而歸之。釋氏。誠以概多益寡。累十得百。其爲力不專。而爲功易遍。博施之義。實于王政有重賴焉。況興廢未有已也。聞之經曰。某國舍人。欲興古寺。以金錢不足。入海得貝。而寺卒以興。此雖寓言。然亦以人果有爲。則神將効焉。故釋迦說四梵餘福。而以補理故寺爲二梵之福。夫誠閔寺將廢。而共爲補理。則福臻二梵。亦又

多乎。則又安必曰君子不期福也。

餘姚諸耿衣六十序

十年前爲文壽耿衣。又十年而仍以予文爲耿衣壽。然則予之無已于耿衣也。雖然。當予知耿衣時。耿衣方盛年。懷抱宏略。交游滿天下。天下人爭先知耿衣。或得爲耿衣知。尤幸。而予以總非之末。亦且窺其所著文。遙申慕私。安知耿衣志氣。猶然詘處。如今日哉。且安知三十年以來。予尙浮湛爲文章相餉哉。安知避世哉。乃當斯鼎革久矣。其出者固已無論。同爲行遜。或當時原無所表建。藉以揜隙。或方洋自廢。過爲儻葛。或乃更遁于緇衣羽服之間。或貧病代謝。迄于今。其卓然可見鮮矣。耿衣藉忠定之後。世擅氣節。又理齋先生以理學開纘。凡夫文章節概。學問經術。俱已小用于棲遲十畝之間。鹿門夫婦。已從容相敬愛。有禮。諸子擊鮮。良日數過。擇善田養稔。搯剝湛熾。足假啣啐。而餘苑雜植。流觀娛豫。小婦挾瑟上堂。日暮嬾婉。自友朋雞黍外。復能使衣褐投止者。匿處田舍。則憶疇昔避世時。亦安知其至此。世固有得不必慶。不得不必慮者。耿衣六十年爾。其閱視深。其領袖羣賢者久。其詘處田間。又非一日。然甫當耆年。其從此而進者無已也。乃曩時交游。其願附壇坫者。或大用于朝。或小試于雜宦。後先貴顯。熏轅震世者。纍纍也。三十年來。亦且寥落罕存在者。則是得失之難分。而用不用之未可限也。且予十年之間。其流離也甚矣。然亦尙能爲文章相餉。況進此也。

嶺南屈翁山詩集序

予之見翁山。則自翁山游東海時始也。先是。翁山游塞外。北抵粟末。過挹婁。朵顏諸處。訪生平故人。浪蕩

而返夫粟末去內地若干里。遷流者就道。扳輪挽紲。如不欲生。乃獨從容往還。若房闔間斯已奇矣。且其人生嶺南。凡嶺南諸山水。無不畢至。既已觀東海。卽又轉之關西。登蓮華之巔。題詩百韻。爲代州驃騎將軍。邀爲贅婿。伉儷國色。圍繞珠玉。錦繡。睥睨。驅斥。宜其爲詩。廓然于天地之間。獨抒顯氣。濩濩落落焉。一切齷齪。不以間也。乃翁山還嶺南。貧約如故。獨見毛姓詩。以爲可念。會張杉游嶺南。屬寄其生平所爲詩。命姓爲敘。且謂杉曰。凡姓所爲詩。吾能爲之。卽有未爲者。吾皆能爲之。及予讀翁山詩。則惜予之未能爲翁山之詩也。夫忱懷任氣。歷落使才。豈非甚奇。而情不極貌。不能寫物。辭不窮力。不能追新。故相如多工形似。而二班簡貴。但以情理爲託論者。卽不能無升降所分。況乎溫柔者六義之宗。而聲律與物象。又爲八體所推求者乎。獨是作者甚衆。詣入極難。自非趣昭意廣。興高采烈。具汗漫以極周通。吾未見其有得也。予見翁山時。予固未能從翁山游。卽不得已。已出游。而遲回却曲。未能坦然行萬里道。雖所遭不同。然才分亦殊焉。胸無特達。志鮮激越。卽終身道路。其爲踽踽者。猶故也。世有以予詩與翁山詩並稱者。予曰。翁山詩超然獨行。當世罕儔。予且不能從翁山游。又安能爲翁山詩。然而有說于此。翁山游滿天下。其所不足者。非天下之人也。翁山以相如之才。寄物比志。行且與古人爲徒。予雖不才。或得進而隨其後。則予亦第以予之不能爲翁山者爲翁山而已矣。

田伯瀛曰。敘翁山游處。既不排比。又極踴躍。以下便節節生動。若其論詩之精到。則正杜甫李白重與細論時耳。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  
又名姓稿

李庚星白山較  
何任炎莘民較

## 序六

諸暨邑侯朱公治行錄序

浙東二暨爲秦時所分邑。而漢魏以還。惟予邑餘暨。屢更其名。而諸暨之稱至今不易。則其邑之重。巋然自立。不與斯世爲推移。槩可知矣。邑侯朱公。由名進士起家。作天子命吏。出宰是邑。人之望公如望歲。其責備周詳。有非他邑可比擬者。乃不一載。而多士誦之。庶民謳之。覺從來惠化之速。無過于此。然且郵亭父老編輯所爲詞。不遠百里。各不以予爲不當。而踵門而告予以序。其故有三。一則二暨不相隔也。一則鄉官居左塾。教導里門。可以周知列國之政與治也。一則以予年滿八十。其言可信也。顧予則重有感者。當予避人時。出走維揚。維揚人藉藉稱直崖朱先生爲昭代名賢。能以經術超于人。而其趨鯉庭而習詩禮者。卽公也。暨予入史館。同館官丘君洗馬。喬君侍讀。亟推公人倫南國。克領衷羣彥。將以學古入官。舒攬轡澄清之志。而逮今而下仕百里。以治行聞。夫功德之錄。類乎從諛。疑非士君子所宜爲。況朞月政成。似蛾子待化。不無過神。而乃證乎昔而驗乎今。因其已然。而進觀其所未至。則其言有徵。不趨如塾師。毫

年可高譚得失。如前所云者。然且二暨雖同封。而究爲兩地。夫編戶之民。九親八口。皆隸其分。其因而加譽。或亦應有。而予則垂老隣界。闔戶不言事。何求于長官。而以詞爲佞。亦又何利。則其言之公。雖微。父老請。亦必謂無可渝者。又況輿人有誦。古則採之。入鄉校。而議執政之善否。古則書之。然則今茲之錄。亦猶行古之道也。雖以之宰天下。有如此錄已。衆曰善。遂書其言以爲敍。

駱叔夜詩集序

叔夜以詩古文辭會天下豪俊。天下豪俊翕然歸叔夜。南極吳楚。北極燕代。皆稱與叔夜合神契。四方上下相追逐。故其爲詩多忱愴。任氣負才具。鄙視一切。觀其赴都時。辭友感激。作五言詩。懽懽穆穆。情奮乎詞。他可知也。顧記云。詩教敦厚。而劉勰論造詩。必情爲文經。而詞爲理緯。故情不足以導詞。理不足以敷文。卽緝旨星雜繁詞。若綺無以揚經緯。而被文質。而浸假懽愉已甚。愁苦未聞。中鮮鬱紆之情。外無憂讒畏譏。觸類長志之槩。又何以抒情。擿物。激越其心思。而暴揚其志氣。然則情由境發。而理從遇生。道固然乎。方叔夜爲詩。豪蕩振拔。心存乎事物之微。志極乎天地之大方。自謂翺翔馳騁。可以致遠。而惜乎旣也。上無太常之徵。爲之稱祖功。而誦宗德。明堂郊廟。藉爲雅音。次之無叔孫河間之薦。使桂華亦雁秋風。天馬諸曲。庶得借才情。而節靡曼。萬石之鐘。撞以寸莛。用相盪矣。然吾讀叔夜之詩。自對策大廷。賜酺光祿。以至驅車河渭之間。種柳華池之曲。其間宴飲臨觀。行農蒞社。而外紀述漸減。暨雄鳩怒飛。搆者旁午。而後詩工可知也。韓子曰。物不得其平則鳴。歐陽子曰。非詩能窮人。而窮而後工。吾聞叔夜在北寺時。其所治署有老親。嚙指悲哀。誠恐晨夕不繼。見爲倚閭憂。其爲詞痛心。難以盡聞。及再令崇仁。重羅網罟。則子

長縲絏。幾陷不測。生平交游多。至有掉臂去者。而叔夜獨坐請室。爲雜體詩。彷彿阮籍陶潛諸作。其絳戀友朋。懷思鄉故。離憂悽愴。予久蒙念訊。往欲以書報少卿。而未能也。乃崇仁父老。扳犴呼號。舊時三原子弟。至有懷白金數觔。自關以西。走豫章獄。歷四千餘里。涕泣跪餉。然則天下有至情感人如叔夜者乎。吾卽謂其贏于才而詘于理。不得已。

王文叔嵩峯樓稿序

世惡吾言。吾復以言爲世罪。肱其篋。焚其書辭。知與不知者。咸誠且訕。以爲今而後。當勿復令是家爲文。而文叔坦然示嵩峯樓稿。以較以敍。予方自畏。今而後予且畏文叔也。雖然。文叔固無可畏者。文叔朝夕言。言必有道。其爲文。不怨尤人物。涵澍而清深。予自愧其淺也。卽以持示天下人。無所憾。卽示予。予第自畏。亦何庸畏文叔焉。而事有不盡然者。今夫窮愁而著書。人之常也。是故非窮愁之所言。則不疾而晤也。窮愁之所言而不得盡。則病而隱且忍也。人方窮愁。不得不爲窮愁之所言。而凡達身而悅心者。惡之。是非惡窮愁之所言也。惡窮愁耳。夫惡窮愁而因惡窮愁之所言。是何論言之盡與言之不盡。而吾言之盡而爲世罪。文叔言之不盡。而遂得爲世好乎。文叔徐徵君門下士也。徵君嘗曰。言非其時。夙昔所戒。夫橫議之發。而後竟至于黨人。故蘇子亦有云。憂患雖已過。尙宜慎口。以安晚節。予方師其言。文叔固熟聽而稔記者。而予反爲文叔道予悲。世已惡窮愁。而文叔之窮愁。而著書方未已也。語云。愛其人者。及屋上烏。憎其人。及其所畜徒。予畏文章爲畜徒也。是以序其篇而爲之告焉。

蔡大敬曰。一轉不卽了。一轉卽了。七國文有此境。

春秋自得編序

春秋爲經世之書。而意旨通微。義例龐隨。隨所解會。悉得以觸類達志。窺見大略。而究其指趨。則初無確然之見。可葆不易。故漢初四家互爲抵牾。而最後左氏傳出。則各守師說。而迄不相下。雖至劉駿通經。趙匡闢傳。猶不足以發墨守而起錮疾。宜乎胡子文定一舉而盡祛其說也。顧文定是書道在乎匡經。而志存乎悟主。以彼其時。南北勢成。往可與周之東西相比發者。故一偏之旨。原不無有傳。無傳并有傳。無經之慮。而後之爲春秋者。旣飾傳作經。復裂經就傳。而春秋亡矣。嚮與甲庵論春秋。每喜其發凡新穎。起義開闢。嘗以爲能出儕識。必其能發秘義者。今讀其書。知其得之深。而見之大也。甲庵據程氏所言。春秋者。猶法律之有斷例。又引邵子云。春秋。夫子之刑書也。因謂春秋者。有貶而無褒。有非而無是。有懲罰而無勸賞。間固疑之。暨觀其大旨。則以春秋首五伯。而五伯爲三王罪人。經所見者。罪焉耳。故齊桓稱人。與衆分之。殺其罪也。晉侯則甚矣。正譎之辨。較之甚明。而其他列國名卿大夫。苟爲聖人所稱許。經勿及焉。管子之才。子產之賢。詎無一事可記述。與且命卿。其任政固久也。平仲與聖人交。伯玉爲聖人所夙好。曰犯以仁親見稱。又伯功也。柳下季秉直受黜。爲後世惜。凡若而人。寧難假義例相及。而是書泯泯焉。必其人無與于閱實之數者也。乃吾則又有進者。甲庵所據者。程邵語耳。然而程氏作傳。兩列功罪。卽程氏之先。杜預五例。亦以第五爲懲勸。卽范寧註穀梁。猶曰。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而甲庵盡反之。吾讀孟子矣。孟子

有以春秋爲比例者。晉乘楚檣杙是也。夫晉乘不可考矣。檣杙惡獸也。故前古以目不才而楚史是名。則必其書本飭惡者。故或曰。乘者治也。治罪之書也。春秋固一例也。有以春秋爲比義者。抑洪水與戮飛廉。驅猛獸是也。洪水之割。固無不惡其涖洞者也。幾見虎豹犀象驅而遠之。爲褒賞者乎。春秋猶是也。夫古稱疾惡者。莫如孟子。其稱善讀春秋者。亦莫如孟子。乃以孔子之懲惡而見之于經。以孟子之疾惡而見之于讀春秋。以甲庵之爲善去惡而見之于學孟子。與作春秋之註。此其自得爲何如也乎。況其句解而字釋者。非依倚者也。

### 文犀櫃院本序

往從吳人語文犀櫃事。且云有院本甚善。踰年至廣陵。得其本讀之。始知爲吾鄉張陸舟先生作也。先生好遠遊。朝帆暮車。然所習至者。則尤在秣陵廣陵吳閭之間。所至坊曲爭相迎。藉先生爲懂。其于娼樂屢矣。暇時爲詩歌。且雜爲填詞小令諸體。又爲傳奇院本雜劇散弄。合不下數十本。文犀櫃其一也。或曰。先生滑稽依隱以玩世。其爲文放浪嘲諷。不可爲法。而予曰。不然。稷下士爲雕龍炙轂之談。而東方先生不嘗騁諧文作據地歌乎。夫不得乎世。而至以文詞玩世。則必爲世所不敢道者。而世于是乎略其寓言而師其正旨。然則先生之爲世法久矣。不然。當先生出門時。披緇負笠。與鄉里故人拱手告別。其中懷隱深。浩然長往之槩。亦可哀矣。然猶流連狹斜。娛意歌曲。倘亦有不安于心者在耶。文犀櫃實事也。先生文雖奇。然先生豈櫃中人哉。

### 送李懷帖西征序

李子不得志于時。思西走襄武。北抵雍岐關隴之間。道遠苦春糧也。計無可如何。於是託爲星辰家。以自前惜哉。李子之爲星辰家也。雖然。李子固無事爲星辰家者。李子先世居臺端。門十乘車。其去李子才二世耳。李子固不宜貧。假此事。卽不得已。旣已貧。必欲假此。則亦非專家者流也。璣璿眇芒。偶託而爲之。必不精。乃每發輒中。談者成市。皆相顧胎愕去。譬就質之射。疏而見藏之發覆也。昔者。李生虛中以日辰支干斟酌休咎。此卽今代星辰家所自昉者。故昌黎韓子亦口藉藉道虛中不衰。李子曷嘗攻虛中術乎。以彼其才。偶有託。且窮神達渺。以臻至極。浸假他日者。使得遭逢良時。其經紀大事。豈有量哉。吾知李子將不終以星辰行也。雖然。李子自言曰。吾非欲爲是者。吾欲以四端求天下士而不得也。必求文章如馬楊學問如荀孟者。卽不然。則亦抱荆聶之肝膽。具原嘗之意氣者。又曰。文章期實。不期虛靡。學問期真。不期該博。吾初謂李子星辰家也。託日辰支干以相士。其相士爲宿春計耳。不期其復得求士。卽旣求士。亦日辰支干求士耳。不期其復得以文章學問肝膽意氣求士。然則李子之所必託者。馬楊荀孟原嘗荆聶。而其所不必不託者。星辰也。雖然。李子貧。李子終不能不爲宿春計矣。己亥冬。竭來蕭山。至庚子之春。而又行也。屬予爲序以送之。吾悲李子之爲星辰家。而告其將不終以星辰行也。乃李子則遂以星辰家行。

贈周先生九十壽序 秋駕尊人也。

予二十年來。頗以詩文見天下。天下之以生日屬予爲詩文。衆矣。顧獨自四十逮七十。往往而是。八十。卽僅矣。至若九十。則有十年罕一遘者。向曾爲海昌沈徵君王父作九十詩。見七律卷。去年。客商城。有少時所。受知兩浙開府中丞熊公。年已登九十。思爲詩頌之。究以事去。迄于今。始有以周先生九十屬爲文者。然

則九十之不易也。先生生望族，其嗣子皆能以祿養。曩時次君迎先生養和州，值先生年八十，板輿就道，親朋祖賀，觀者嘖嘖。今次君不幸，而長君宦嶺表，不能從。季君文學，則久棄舉子業，歷隨諸兄爲記室。先生囑之去嶺，表心安，故遙承色笑，留諸婦事修滄，而先生九十嬰鑠，臨貺趨踰，未嘗手杖，其不令諸子在側，以是也。而先生之壽，則從此可識矣。今人相詡者，動曰百歲，夫百歲可限乎？鄉使造化者，子人以有限，微獨不百歲也。卽果百歲，人之當之，亦且指詘心計，嚮前期而多所繕戀，眇眇盼盼，惟日不足，何則？有限故也。亦惟不可爲限，斯楊烏姬晉皆得心安于一日，故德以無所概而德成，年以無所量而年裕。先生之年，豈猶歲月所得量乎？不然，先生已九十，其視百歲，直十年耳。惟其非是，故從此以往，遙乎未有盡也。予之所以頌先生者如此，然則予之頌百歲，亦豈有異焉。

陳序生曰：  
近情之文。

### 峽流詞序

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夫詩尙溫柔，而況其餘乎？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夫詩尙綺靡，而況其餘乎？然則詩餘者，溫柔綺靡之餘焉者也。其言卮匱，其音曼俞，馳情于華滋，麗飾而寄旨于閨幃，窈窕之間，似組紉纂績，壯夫不爲，而自昔才人如龍標、輞川、青蓮、香山輩，猶且爭倡新聲，互爲標的，則以詩餘者，其流爲曲，而其源直本于國風離騷。故離騷名辭，詩餘亦名辭。自非浚波討源，滌流卻會，道天淵而濯下泉，孰能使涓涓細流，一歸浩蕩，故稽水高唐，漸觀百里，流使然也。王子丹麓，擅揆天之才，華文四發，自著記撰述。

外。多爲詩歌雅騷。凡比聲切律。調商按徵。無不啓其肩鏹而開其幼眇。乃復以餘者溢而爲詞。予受讀之。一何情之厚而辭之綺如是也。夫溫柔綺靡。固始于詩。而以準其餘。如岷流然。齊梁樂府。羊膊之源也。緣崖數百。猶未濫觴。王維李白。則已湍壩而下矣。淺崑灑石。淫淫溶瀾。歷峽已盡也。相其勢。可以到海。逮大晟以後。逡巡元明間。汨焉而已。丹麓其峽流之際乎。唐詞肇李白。而白詩有云。詞源倒流三峽水。以爲倒流。但言其滂洋莫御焉爾。然其源可睹也。予讀盛弘之荊州記。云自峽七百里中。春冬之時。素湍淥潭。迴瀾倒影。備極旖旎。而宋玉賦。高唐更有姣姬揚袂之喻。以較之詞。其溫柔綺麗具在也。讀峽流詞。吾將徘徊于黃牛朝暮之間矣。

徐氏印譜序

開基以毫書之暇。間爲鐵書。截截乎肆其疆幹博奧之才。而一準于法。說者謂徐氏有兩傳書。毫書者熊瑞。鐵書者開基云。予嘗聞隰西萬年少論鐵書。大抵晉有楷。漢有篆。晉以楷法易六義。點畫增損。雖倉頡弗顧也。漢以篆銅易鼎漆。勾曲變換。雖姬公旦弗得預也。以故鐵書宗漢銅。猶之毫書法晉帖。凡說文六書。均無用之。而其間填朱琰白。若正變偏滿益減爭讓諸法。確有程量。唐宋以後。無聞焉。今開基于古法無所不解。而往往自見其才。譬于虞褚臨右軍。形樞廓填。而兩家之意居然見也。前長開基篆。謂其才過于學。而今則見才子學。予悲年少已死。不及見開基篆譜。而又惜熊瑞先開基生。竟不得使鐵書與毫書並傳世焉。



予過湖西與愚山論次當代能詩可嬾後者。合得一十二人。愚山居一焉。因較愚山詩。竟五日起而嘆曰。傳人哉。今人所難言者。情耳。情有七。而哀好分之。好能歌。哀能嘆也。歌之有聲。嘆乃復有淚也。外卽就裁耳。接其中。淵乎微也。雖然。嗜辛者忘辛。習勤者安勤焉。猶懼予之習之而嗜之也。乃復竟一日。若從甌居者之視汧沔也。若千百世後。言遠人。涸追而闕其凡也。鄉所較者。其無有成說已矣。其有成說。還求之。若少汎書傳。旣長且更探也。乃益復嘆曰。傳人哉。傳人哉。毋論愚山所傳者。有學有術。有名實。有行止如是。卽使愚山如宋玉之輕浮。司馬長卿之薄劣。陳琳阮瑀輩離流遷就。漫無足道。猶必傳之如宋如陳劉。如司馬成都。不可謂非文章之林圃也。況以愚山之學之術之名。實行止如是者哉。愚山刻谷音二卷。序之者。江右陳士業也。其言曰。唐人以詩爲詩。宋人不以詩爲詩。又曰。仁義忠孝何惡于高岑王孟。而爲高岑王孟者。必諱之。假如屈平杜甫者。皆忠孝中人也。而屈道齊桓。述帝譽。今杜詩所稱者。可按而得也。夫洵如士業言也。則必屈之歌。杜之詩。皆誠明性教文也。乃屈以帝妃簡狄爲姪。杜以仲尼原憲作抵排之語。而讀者終不以爲非。何則。其旨微也。今之爲高岑王孟者。安知其所爲者詩也。而其旨不又有在也。乃必曰言誠則誠。言明則明。則固之乎爲詩也。是不特平若甫也。上之姬旦召奭。其爲仁義忠孝者。有逾于屈與杜。而且爲南風。彼其誦后妃。何如哉。鄉使爲仁義忠孝之言。則必曰德之四。從之三。而公不然也。愚山爲仁義忠孝之人。亦且爲仁義忠孝之言。而其言仁義忠孝者。不過如此。假曰不以詩爲詩。而詩傳。則何不曰不以仁爲仁。而仁傳也。世之爲此言者。多于士業。而其高語仁義忠孝者。且過于愚山。予故論愚山之詩。而舉士業之語以衡之。世之較愚山之詩者。可以觀矣。

景文沙門詩集序

景文斷乳爲沙門。未嘗誦儒者書也。而能詩。夫詩亦有道。不讀書不工。如築繭然。布蛾子于籥籥。豈能遽邀其啣絲被縷。搖首而經營者哉。是必轡枝囁葉。仰之蟄之。而後時之至。而于以化也。故桑不關繭。而繭以成。學不關詩。而詩以著。今景文未習書也。卽習書。亦藉記字形而已。未嘗導其藩。引其曲。揚其通變。乃矢口爲詩。而詩成。或曰。前身無相翁。後身無着童子。此其人。宿生人也。故其着筆若秀草。若散香木。若文錦。毳段。雖然。髭嘔心。夙擅妙句。無以過之。予謂景文之不宜爲詩。猶予之不宜爲禪也。予幼習儒書。長爲詩。其爲詩。宜無所取疚。而抑嘗一懺悔爲口過。而急爲捨去。景文方學禪。何宜遽及于麗詞綺語。以自取支離者哉。顧予學禪。而終不能禪。景文不學詩。而能詩。景文之才。之倍于恆人如是。則向使景文轉而爲禪。其精銳進取。當有十倍于予之習儒書而爲詩者。則欲不懺其爲詩不得也。景文平陽孫。本師破堂。今來參湘谿。湘谿者。破堂之弟。今能詩家所稱。蛤公和上者也。

會稽縣志總論序

會稽縣志前此典修者。爲山陰張宮諭君。君屬徐渭編摩之。因載徐諸論卷端。未有易也。康熙壬子。再修志。會守令遷革。不以時。典之者異首目。一時博雅執掌。故諸弟子。各游散滯四方。遂不得一與較覈。暨稍歸。而志成。旣已無可如何。第卷端分門發凡。各有論統紀。而語頗襲故。且未備也。會稽令君遂以諸論屬俞子賡之。因文施易。剗剔其成版。而補鈹之。且別彙一帙。彷彿徐集中所載者。繙而讀之。何典制已甚也。山川形勝。戶賦徭役。詳于治術。而議必開始。語具裁略。崖岸而波瀾。類七國時所傳文。雖限于方幅。而翻

覆委蛇。論述之能事矣。廣之以跼蹐之才。出會稽令君門下。垂薦復罷。因濩落。受督學使聘。躑躅于苜蘭葉榆之間。胸有幅員。可承顏而得也。予浪游十年。所至乏耳目心志。卽詢以丘原浸灌。丁男包筐之數。曠曠然未有記者。而予邑志于諸邑最劣。益修而益劣。幸而無能計及于補苴之者也。設或計及。敢望有論著如徐俞鮮矣。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一名牲字子稿

張繼星陣  
遠公阿蓮較

## 序七

### 曆法天在序

夫物生有象而數已備焉。矧天日垂象于前而目不可得而視，心不可得而較，稽幸而藉口曰：吾儒生也。向使集博士衣冠于清臺之下，使之考五紀而定六歷，鉤較紬績，安所賴之？昔者觀天家大率分見窟穴，占隱物怪，與臯唐甘石凌屑米鹽者略等，故迄于天地多故，卽仰覘彗，糾察抱珥，自許有得，而苟及孟陬，渝次攝提，乖方悉莫能究，故仍留其事于司歷，而凡大法大章，有可以紀出入，察擾正者，翹首喑喑，欠申而已。夫象之不明，觀者之失也。機旋道行之不可以爲法，則九會之數或未講也。朱先生少參分守吾郡，留心于天文家言，其所論著者曰坤乾曰陰陽曰奇門太乙，皆有成書，而尤于分天轉歷之術，稱爲至精。蓋其得之于家之所傳，與其往來游歷之所探索，殫且備矣。予并觀有年，不辨早晚，而先生不以予固陋，馳書使束册載幣，立取予一言爲序。予嘗窺舊曆，與郡之士大夫追論三五，皆云西曆最良，元時西域有萬年曆，早行朔方，而郭守敬授時私取其說，庶幾邃密，故其儀象謂地輿圓轉，竟與相合，而明初靈臺

亦有回回曆。與大統參伍。今保章時憲。卽西洋也。先生論著雖半爲先世指授。而隨在參訂。不遺一得。三統多取之儒。五部多取之史。合散盈縮多取之博士所傳。伏見存亡短長先後多取之司天者。而至于圖象之奇。推步之密。表正闊狹之異同。發斂清濁之得失。則多取之西曆之舊傳。與鈞臺之時憲。名曰天在。蒼蒼者自有在矣。顧予有疑者。古曆簡易。而西曆煩重。夫賓日在卯。餞日在酉。時次同也。今則不于其所出之時。而于其所見之時。不于其所出之次。而于其所見之次。以爲燕齊吳楚。出有不同。則向使經峽中者。亭午見日。可謂日出于午乎。則何不別穴處之地。而曰此日不所出之鄉。與且日入亦殊。而曆又不載。何耶。若夫候氣之至。必穿土達石。無間厚薄。而以爲隨地各至。迂已。儒生不習曆。而先王協時。首在正日。且西曆所布。較于日出候。至有倍詳者。因爲讀天在。而敢爲質之若是。

錢唐吳元符游仙錄序

予與元符遇。姜京兆坐中。元符知予。予不知元符也。方是時。予避人潛歸。舍京兆之尊。人工部君者。而元符試禮部。出京兆門下。躬渡江。爲工部君壽。因得一見元符。顧私念元符者。姿形濯濯。如臨冰壺。有道人也。旣而知與宗友稚黃同巷居。益知元符有道。工爲文章砥行。不負向一見。若他人累稱元符善制義。則未嘗見也。且制義豈得稱文章哉。及予再歸。而遇元符之弟璩符。猶元符也。然元符已死。又念以元符之文。若行堂堂具天人色。其不幸於年如此。形固不足恃。文與行且安據也。暨予止里門。而璩符錄其兄游仙記傳。且彙所贈文。詒予爲敘。予按其狀。大略元符曾降神於鍊室。書方療疾。并道趨避。其言質而可信。且縛竹畫灰。蹤蹟左合。其對鄉人故舊。問無恙外。多得隱券。因傳其祕。若有所爲。三華一元。諸署掌者。予

往游二氏而特疑于老以爲鼎湖燒藥崆峒受書求不得驗而求而至死則漸有託之髮脫形卸目光不墮爲解去者故輔嗣朽骨談玄冢中稽康離體援琴海上久無足信而近聞海昌呂先生鬼能著書吳江葉瓊章倚乩成詩稱璿宮侍書女則意顏氏子爲修文郎宋康王舍人作水官騎魚不必皆亡是者與夫人之難于爲仙者謂其背羣遺黨衣風吸雲修黃鵠之舉而終不離于壤蟲之蟄故不屑也乃若飭其言行而自有以底于道則雖曰爲仙而實不異于爲人吾向見元符而第不知其爲仙也向使吾見元符時知其爲仙則私幸一見或有甚于當日者然借使元符能爲仙元符不死其見吾元符仍無加于其言一行而止則是元符雖爲仙吾仍見吾元符之爲人已也璿符工文章其游仙啓璿符作某序

朱揆敘先生曰二氏惟仙無左據只見其爲人一語正大之極文前後炤應亦只此意

### 贈陳別駕遷淮安司馬序

自古有郡守卽有郡贊所以貳守典兵謂之上佐顧歷代建置有通名而無異秩凡治中別駕長史司馬一也旣則分司馬別駕爲二而以司馬爲六百石位別駕上要其贊亦少異焉三韓陳君由典奏起家爲淮西別駕其稱上佐有年矣今年秋天子特簡諸守贊有政績者念淮西別駕能遷淮陰郡司馬以典兵贊郡兼籌海防開牙于射陽鹽瀆之間淮西守以下暨諸邑長供張于郡東門外而索予一言以爲贈夫郡之有守贊亦猶地之有江淮也淮于四瀆爲南條之一江漢旣合而淮乃鍾之暨東江漸東而淮亦因之獨入于海君初贊淮西旣贊淮陰雖猶是贊也而始終在淮抑何與朝宗上下有相須者耶且夫贊亦

未易視也。郡守承王化以敷宣于外，而其副之者惟贊也。故守以牧民，而贊以佐守。郡以按縣，而贊反足以監郡。禮曰：四瀆視諸侯，侯者守也。以贊侯而參于侯，則夫以贊瀆而列于瀆，其理同也。乃當君行時，有執纘而揚于前者，郡守也。有捧罇壘而偃僂于後者，諸邑長也。有持錢挾食提抱而扶服于左與右者，民也。民之言曰：君功在贊郡而德在民，民之思君德，卽郡之紀君功也。然而君之功不勝紀也。夫以君之皦皦著高望也，則流品于以澄也。以君之公忠勤慎能合衆也，則邦國不空也。以君之廉清而無所于奢也，則所謂樸被能自將也。以君之擻煩而剴劇剛克有濟也，則又遇事能斷者也。澄而能勤，清廉而能斷，鑒流品合邦國而能務凜于出入機事，淮西如此。淮陰可知矣。君伯仲皆仕顯，其仲氏掌樞，曹司校多所建立，而君方以贊淮爲推移，他日移所贊贊國，贊名雖同，而其贊又異。則夫三公五嶽其爲相視更上者，又豈僅區區淮海間哉。

丁大聲迂吟二刻序

大聲爲迂吟，迂且吟也。旣而墨然不一吟，蓋號呼躑躅之餘，總呻唔豈能成聲哉。去年三月，灌園于西郊，始出向時所爲迂吟者視之，泪浪浪少吟之，輒悲哀動人，且鉏鍤之暇，仰首落日，亦遂多所惋嘆。因復俯仰出篋中，筑衣故時所衣，仍坐上坐，予私喜得大聲一言，而時之思大聲者，亦願一再見大聲詩。此迂吟二集之所爲刻與。夫言詩者紛綸于人，然近世言詩，仍推大聲，猶恨今所言者，不盡如吾大聲所言。大聲曰：詩本六義，續以八體。又曰：詩以善變爲上，拘限次之，泐襲最下。蓋大聲所言，直本風人，近未及也。昔有疑迂吟爲不迂者矣，憂時憤疾，多激楚之音，其于優柔靡曼和平暉緩之節，可謂曰殊。然而遭迴于刺促



之間。瞻顧于敏皇之際。以人之可爲。而第因文以見志。以事之必不可爲。而故爲沈吟輾轉。紆徐以風之。而且時有難言。猶盤辟其詞。一似言在是。而意不在于是者。凡此者。所謂迂也。今以能言之流。而泄泄好退。一若遲回郤曲之必不可已。而後杳然而間示以所欲語。此非從容閑誕。闊遠而不切于事情者。必不至此。吾故曰大聲之迂吟。以迂而爲吟者也。其又迂。則以其吟也。然而大聲于此。將復有墨然不吟者。何也。

閨秀王玉映留篋集序

萃山林川澤之氣。以生才。才固未易言也。歷塊而一逢。閱十百年而間一二覲。況閨房也者。夫惟天能愛才。故亦不急于生才。乃生之而人反棄焉。山林川澤其不如人意久矣。吾鄉之有閨秀。自謝道蘊始。然謝在當時。未離桐城。獨王江州以孫恩見害。而謝亦抽刀挾婢。登車殺賊。及乎嫠居。則間隱幔與士大夫談義已矣。今吾鄉閨秀十倍于昔。然早見稱者。王玉映也。玉映爲季重先生少女。先生制文傳海內。而玉映繼之中郎有女。可慰孰甚。乃七八年前。予亦得讀所爲吟紅集者。時先生尙在。通家子弟爭相傳道。暨乎後。而稍衰矣。遭家世離。卽夙昔倚聲。聞者猶以予選越詩。時登玉映作。且羣起詬厲。在有辭說。今玉映以凍餓。輕去其鄉。隨其外人丁君者。率車出門。將棲遲道路。而自銜其書畫筆札。以爲活記。去秋鄉田燒。自山陰道江。凡一百里。渠腹龜拆。結袂而蒙曠。未及稅。而風雨驟發。邑市衢巷皆漲。牛馬暴凍。予既聞其事。值有客抱三絃者。托屋下。其哀彈與風雨迸出。予乃作長句。旣悲閨中之在道。而又自託于篋篋。作諷申無渡之意。其詞至今在也。見瀨中集七古卷。今渡江已久。丁君且攜玉映詩示予爲序。夫玉映固季重先生

之女。而丁君非他。其尊人文忠公。所稱以詞官而死于魏監。非耶。文忠爲東林祭尊。復能見概節。其于王謝兩家。正復無憾。而丁君以三衢法曹。所在乞食。而玉映且不得復爲隱幔之權於人。意何如也。吟紅集詩文多激切。而留篋反之。留篋獨有詩。然其詩已及劉禹錫韓翃。閻秀莫及焉。留篋者。予爲之名也。

史訥齋曰。通篇以實敘爲空。

翻其層晉近注處。徘徊動人。

### 杜詩分韻序

輯詩家有分時分體分類分韻四則。杜詩本分時者。近有刻分體。名杜詩通。而至于分類分韻。逮今無之。此西樵分韻之所爲作也。古文無盡韻者。有之。易是也。詩無無盡韻者。有之。頌之桓與般是也。是故漢以前文間雜韻句。而東方先生作據地歌。後漢靈帝中。平中京都。謠辭卽詩。而反無韻焉。自魏李左較始著聲類。齊中郎周顥作四聲韻譜。而其後沈約。陸法言。孫愐輩各起爲韻學。而詩準於韻。故三唐用韻。較昔尤備。況甫精聲律。其爲押合尤爲三唐前後所觀。而樵之者乎。西樵沈陸之良者也。其書法工擅一時。凡六書四體。已極根柢。而韻則起收呼噏。變化通轉。輒能析豪系而定幼眇。故與其及門黃大宗者。判甫集而聲區之。嘗曰。韻本嚴也。而甫能以博爲嚴。韻本肆也。而甫能以拘爲肆。旨哉言乎。獨予有未辯者。今之爲韻。不旣分佳與麻耶。佳無嘉音。而唐劉禹錫送蘄州李郎中赴任詩。以佳間麻。而公乘億賦得秋菊有佳色。則佳倡而麻隨之。今少陵柴門一章。其爲佳麻者。且五組也。是豈佳卽同嘉。抑唐韻本佳麻通與。且唐韻眞文與殷分有三韻。而今卽併殷于文。夫不併則已爾。併卽殷韻當在眞。而不當在文。是何也。則以

唐人之系殷于眞者。李山甫賦秋戴叔倫詠江干。陸魯望懷潤卿博士諸律皆是也。少陵雖無律。而于崔氏東山草堂拗體。與贈王二十四侍御長律。亦且雜斤之與勤。則是眞文二韻在今。與唐韻絕然不同。而第習視之而不之察也。至若東韻原與蒸通。故翹翹車乘之詩。弓朋一押。而後乃不然。然而東轉爲屋。蒸轉爲職。皆入韻也。今未知東之與蒸。在唐韻能通與否。而集中別贊上人詩。以職通屋。三川觀水漲詩。以屋通職。其他若南池。若客堂。若天邊行。桃竹杖引。其通屋與職。不更僕也。韻之可疑者甚夥。而吾之欲質于是集者。不止此數。而以吾所疑質甫所是。西樵大宗必有起而剖哲之者。吾敢以細莛撞洪鐘哉。

### 任千之行稿序

古者取士。先行其文。而後乃授之甲乙。故李華戰場杜牧阿房。久行世也。而一旦爲主者稱。則取之。故省試諸體。行在解先。古云。不得時則蓬蒿而行。亦以明蓬蒿之猶有行也。今則行文專屬之解者。苟鄉舉有名。莫不挾一卷相問。謂之行卷。而其落解者。則目爲藏義。而擯不行。嗟乎。行不行。未可知也。千之當垂髦時。卽梓其所著行世。世笑之。及今而乃得以行稿稱。夫千之驚才異姿。少小嶄頭角。入里塾。驚里中兒。偶舉于社。則社之先生。輒不敢卽與之較短論長。與予同學于予兄之門。而予誦之。予至今猶怖心也。乃千之甚窮。當鼎革之際。不苟隨世。披榛拾橡于山澤者有年。轉而學古。學避人。爲詩歌古文。又有年。卽降心從舉子業。猶且蕭條寂寞。歷風雨霜露。明晦燥濕之異。杳然謝人世。人世亦相與忘之。而後一舉而辨紆曲。再舉而瞭圓方。向使千之行稿。不以其已行時示人。人必曰。是跼跼不可行者。卽不然。見爲可行。亦且心隱之曰。是當有幾微與行殊者。乃以不行之文。而不終于不行。以不能不行者。而不必卽見其可行。則

向之所爲不行者。安知非卽今之所爲能行者也。

蔣大鴻評曰。行不行未可知。義習而

語創。讀此。使未行之文大小生色。

### 寶應王孫晉南游詩序

與王生遇淮市。翩翩者王謝家子也。旣而見王生彈碁擊鞠。馳騁射獵。幽并兒也。又旣而與秉燭對榻。縱談古今學術。靡曼披離。搖筆作詩。遽能效少陵驚人之句。才士也。天下有難測如王生者哉。顧王生與子游。好子詩。迴健筆效予。而予亦好其健筆詩。兩人者。詠歌于淮市。淮市見者皆笑之。天下之知予者莫如王生。而其知王生者予也。然予卒難知其好射獵而善博擊。夫王生非獨王謝家子也。王生隨其尊大人宦七閩。已而其尊大人死。則寄居于故舊之宦甌粵者。孤且貧也。間游于軍麾。或溷市肆。其徘徊忼愾。不得已而出入于俠游子弟之間。至今讀其詩。又未嘗不惜其數之奇而遇之坎也。夫王生之以才士而至所至縱橫。漸且與伎戲之流。呈能角藝。此有故矣。人有以難測疑王生者。吾請與之讀南游之詩。

陳序生評曰。序南游詩只一句。然要是通篇序南游意。西河有訓別詩一首。在七古卷。參看甚妙。

### 淮陰馬西樵詩集序

詩無分地也。而齊秦唐鄭風。以國殊。遂謂吳音靡夸。楚音接捷。非也。淮南王招八公。作流淫之章。枚臯生淮。不嘗與梁園諸君作麗賦乎。西樵主淮陰風雅者幾二十年。其詩雅詩也。乃間作歌行。殊有似乎楚騷。

者騷亦雅也。曾謂雅騷而竟限之以楚乎。夫詩分時不分地也。其分時何也。古以瑀爲樸。譬之器。追琢繁重先彝也。今以俚爲質。譬之冕。儉純者時也。維文亦然。先古文多飾。謂之爾雅。今文多質。則嘗爲爾雅之釋。夫爾雅飾文也。釋爾雅者質文也。飾旣爲雅。飾易之以質。而不爲俚乎。則尙爲古乎。吾見人之知言古而不知言雅也。西樵雅好古。其爲人爲文爲詩。無一不古。其古也。以其樸也。然而吾愛其能雅。則未嘗不以其雅也。所謂古器者。瑀之樸也。若其聲律風格之變化。則固有主之者也。予知西樵有年矣。今見西樵于枚臯之里。澹如也。且其家亦貧。然且酒湑我而鼓鼓我。夫西樵貧士。而鼓鍾簞簋。不幾樸也。而雅焉也乎。方今吳楚一家。聲氣無間。吾將舉西樵之詩。以爲東南唱。而西樵與楚人。西之竝稱。二西何必西哉。南朝有宮體。徐氏詩也。而與北庾爲庾。徐江南之豔。推江總矣。然與彼僞道衡。齊名江薛。此雖靡夸乎。顧亦何須不爲南也。

### 南士七律序

少與南士習爲詩。時天下之爲詩者百千家也。亦旣二十餘年。後之爲詩者未減于前。而前此之爲詩家。求其卓然可稱名者。百不一焉。然則後此者之猶前此矣。南士弟畜予者。阿其所喜。每攜予詩游萬里外。雖西極雁門。南抵儋耳。獨身挾持。冰蟲不去。而予鮮阿私。見南士詩。無以異于見諸家詩也。然嘗于高會中。稱南士爲詩度。越前人。高者岑參。卑者劉長卿也。乃聞者若若。各得響應。是豈天下之知南士。竟無以異于予之知之也。與南士將北游。客有刻南士七律者。予曰。四始五際。各有攸嬪。譬諸四序。得候者謝。漢魏無四言。而五言之盛。迄于六季。唐無五言古。而七言之盛。則由宋迄今。未有殺也。今亦莫甚于七字耳。

人有觀五字古詩。不辨良楛。偶見七律。卽未經卒讀。而溜澠驟分。如劃刀者。蓋振體明靡。無取壯賦。驅詞昭儷。非假孤出。就其興情之所至。而蘊文極貌。苟有標格。卽截去瑤繪。自非調音如輶。稍踏窻而卽于泥者。雖曰一體。實衆體之趨也。夫南士詩未易盡也。予嘗出游南士。思子必尋之。走四方。當其逆旅靡悶。闔戶聯句。或緣境附物。動無留礙。或比聲切實。相觸爭上。予每度一韻。輒爲之妬不及。迄于今。其偶然見傳爲世口實者。其視七律猶十百也。天下之知南士者。卽多于予。然以予言而幸垂之後。其于後之爲詩者。苟得稱名。安知不又以予言爲響應哉。

傅生行稿序

山陰傅德孚。與沈子孚先同以詩文行天下。稱江園二子。云當二子居江園時。好言大節。每日慕義如皇甫規。文章如賈誼。亦可矣。故兩人者。皆兢兢好學力行。行文去雕飾。一時自好之士皆歸之。予嘗題之曰。兩龍躍雲津。雙珠生浦源。豈有誣乎。惜乎。孚先之死也。今德孚見舉矣。德孚以年少之才。遭逢良時。當必立受主知。如賈生者。第德孚甫就解。歌鹿鳴已。卽貽書問子。索子爲孚先誌銘。其不忘孚先如此。鄉使孚先尙在。觀德孚之見舉。較德孚之文。踊躍懽懽。其什倍於子。當何如者。子初與叔夜武孫較孚先德孚社義。旣與茂倫麗京世臣朗詣木弟較孚先德孚詩。今獨較德孚文。予知德孚必有不怡于心者在也。於其行文也。而序及之。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  
又大可稿

張文瀛鳳林  
蔣樞星旋較

## 序八

### 樂天堂集說序

孔子作易傳。以旁行不流爲樂天之實。夫旁行者。曲成也。士君子讀書談藝。本期出所學以道濟天下。而勢有難爲。則必旁行之以曲成其意。蓋天道固如是矣。崔子遺山以文章名世。而連不得志。遂漫遊人間。往往以純任自娛。而乃顏其堂曰樂天。一似借安居以俟命也者。而余曰不然。古者游仕人國。多藉友教。士大夫爲乘章之先。故東漢諸賢。去古稍遠。然猶受郡國徵聘。一展裁畫。今遺山久擅文賦。兼饒經濟。偶一舉足。卽縞紵四達。真不減穎川當日羔雁填門巷者。從容談笑。治術犁然。此正旁行不流。道濟天下之正說也。不然。樂天知命。與安士敦仁。亦殊途矣。以志在四方。假浮家汎宅爲漫遊計。而反與安士者同其歌詠。意固何爲予耄矣。行權救時。有志未逮。能假歲月。尙思登其堂而與之樂之。

### 童煒行稿序

古無傳經墨義者。故世謂制科所作與古文辭異。信爾。則是平津江都之策。不傳于今也。然而遽謂帖括

章句之卽爲古文辭乎。則詩又不當異賦。賦又不當異策與論也。特世之攻制舉者。習燕烏揣摩之說。以爲舍墨義必相戒勿復涉一字。卽二三場策與論與表判。尙不得與墨義同觀。況其他乎。是必得一研精古學者。出而雪其語。童煒自甲午公車以來。縱觀二十一史。并他所藏書。人見之。輒掩口去。己亥。旣已魁禮闈。以誤字。仍斥落。復于康熙庚戌。冠庖經房。對策歸里。與邈后于淮西客舍。出其所爲文讀之。然後知向之所期。兼古學而得爲經義帖括。一雪其語者。煒是也。煒爲文。不廢揣摩。引繩削墨。而要自有其渾淪之氣。充斥其間。譬之以長沙江都。詘而爲李程之賦。五色依然。一元具舉。何其壯也。人苦無才有才矣。苦無學有學矣。苦無時乃亦有有時而反無才與學者。吾不知無才與學者之得比于無時否也。而特是以不愧逢年者爲煒喜。卽以振興制義爲天下慶。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天下之待理。吾于煒卜之。程子曰。詞麗而旨誇者。應世之文也。編詩書而不愧。措天地而不疑。傳世之文也。然則經墨義之能傳。吾于煒卜之。

傅生時義一刻序

予隨兄大千讀書于傅元升之草堂。裁弱冠耳。元升每讌會。輒抱子出。偶旅歌古人詩。予見之。私曰。嶷嶷者。後來之秀耶。然不料其能從游如今日也。自變遷以來。予焚棄筆墨者已八九年。夙昔攻舉子業已矣。卽郡邑爲舉子業者。亦曰是家已放廢。不復甘爲時義。爲時義亦不當。予每遇元升讌會。見其髮漸白。然且勞苦道平生歡。彼退雖語人。兒能文。當從大可游。予聞之心驚。是當日讌飲出拜客歌詩者耶。然又自歎。故人知我。我恐以不能爲時義者負故人也。今年春。以鄉里多故。避之橫山。乃復入元升草堂。視舊時



桃李梨栗園魚池竹。都有存者。元升乃率兒拜予堂下。予起視之。喟然曰。嚮使予弱冠時。或謂兒聰明。他日者將從予游。予必且恨。以爲安得此久處者也。卽旣已久處。無所覬望。然一聞是語。猶且恨予安得七八年後。猶然抑鬱無他懷也。今何如矣。予前此所從游者。史憲臣也。予不能時義。而憲臣能爲時義。予不能時義。而憲臣且能以己之時義使予。亦能爲時義。憲臣爲昌黎。予爲籍。子爲湜。互持其教。亦復何恨。予所恨者。故人子弟。日就長大。予尙久拙處。予恐七八年後。其所爲拜客謳吟者。且不知其又何等也。

傅生時義二刻序

夫車工造車而得以車名。則必其車可見于天下。而後閉門爲有餘。假使輪無可砥。輻無可驗。軸輳轆較。無可顧盼。吾見其隳也。曩時爲高文者。率能出其文使天下見。故方其未行。卽世已得指之曰。此某君文。及旣行而果無所謬。夫而後始得以專家目之。今之爲之者。不求可見。躡烏視不出閣。若以爲腌昧無可示者。而一時塾師里朋。率無容以問學相勸勉。銷晦隱抑。命曰揣摩。其未行也。墨墨然。其旣行也。墨墨然。自號爲車工。而究不使輪輻之可見于天下。終生之肄業。一技勿就。嗟乎。惜哉。夫猶之貪天之工。以爲倖獲。而有所挾以徼。與無所挾以徼。相去何等。不持直而就博。博之雖勝。與無博同。然且曰。吾將逢時。夫果稊駛不見。淖于春而知春。廩霜不見。下于秋而知秋。是使敲榷不逢。夏敲榷不逢。秋無不可也。吾生十七年。而與傅子元升讀書于橫山草堂。又十七年。而又與元升之子四如讀書其中。白石旣旰。朱顏已遲。乃復幪首塗面。選科舉子業。旣以四如一集序之行世。更累其近作。次爲續集。夫以終生造車。削衡規輻。合二十餘年。無一顧者。而又令其徒挾持自好。此與夫世之隱閉掩抑。墨墨以幾者。得毋有間。夫春華未發。

幽蘭自芬。秋潦既縮。原泉始見。吾不務爲可行。而務爲可驗。即使造車者終日閉門。而其學自見于門外。必欲進前而問曰。閉門乎造車。其行止也何如。吾勿告也。

張悅九曰。縱橫引譬。一層急一層。思敏力悍。是先秦結捷文字。又曰。以行擬博。已足汗顏。況無直乎。三復愷然。

傅生時義三刻序

射無所爲羿也。貴能彀耳。御無所爲王良與造父也。貴能乘耳。文無所爲王唐瞿薛歸胡許湯也。貴能行耳。必曰文章佳惡多與遇違。豈通論與。然而色之美者。必辨於目。聲之善者。必解于耳。惟文無聲色。是以不能有所視聽。或青黃不分。洪纖瞀然。向使色與聲亦皆有命。則未必青之不淆而爲黃。洪之不變而爲纖也。故曰。物之憑乎人。則物之不能自有其天也。文章有其天。故雖人事而亦實若有天焉。主之。子與四如讀書溪山草堂。已二年矣。其前一年。則皆攻苦之旦暮也。自盥水啜食而外。必質疑問奇。窮極微渺。凡時之人有持之以得富貴。而卒不能稍得于字畫行墨間者。吾皆有以使之得之。其後一年。則飲酒譚義。以文爲嬉。而其叔氏者。揣摩家也。每出其奇構。與之相角。夫是以優悠春秋。修游止半。然而未嘗不自得也。當其相對角藝時。兩人者顧之而矇。輒使池魚夜踊。林鳥駭散。近村之民。且有纓冠而至者。乃遂巡渡江。相帥就別。此何爲與。今年冬。予旣辭草堂。將還故廬。而四如咨嗟。惟恐以薛譚學謳。未窮青技。因乞選其文。兼爲之序。予思文雖有命。然技至而命立。人盡而天見。故杜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夫惟文在千古。故文之得失。心知之。而命之得失。文亦知之。向使王良執綬。遇顏秦父而乘之。當亦必無趙簡

之殷勤與嬖人之斥落而伯昏無人立層崖之上俯千仞之淵從容決拾裂眦霄漢則禦寇雖善射亦必匍匐而不前搶地而若失文亦患不精耳苟進乎技則王唐雖遙接踵可至又何患乎射之不入穀御之不就範哉。

### 朱母史太君七十壽序

夫稱愛民者必曰慈母顧慈不自己始也子有善上之其親況杜詩稱母而東海家則郝夫人之法反稱女師豈非其慈可徵與朱子揆敘爲宰楚州三年矣太夫人史太君在官舍年邁七十楚州民各起爲壽予思太君名族也門閥之盛踰于崔盧凡其自歸嬪以至纘婦其間克嫻克順均勿具論獨念揆敘以下才試爲良吏豈無在庭之教爲之先者且揆敘之蜚聲非一日矣方其北堂甫離而南游未返其勉強剔厲太君之成子之名者無旣也泊乎捧檄來前乘板輿以就釜鐘其成揆敘之治者又未可悉數也夫人之稱壽親者第能養耳農賈車牛止用洗腆而一命自膺僅得藉冠簪浴比饋餉薰炙孰有如揆敘之以善事其親者況其帥楚州萬戶而稱觴舞綵又從來孝養所未有者乎夫揆敘之愛民則皆太君之爲之也今揆敘已報政矣向使當報政而馭民之無方養士之無術明刑弼教之未有其源撫字催科之各無所效以至城郭溝洫水旱盜賊皆不足以順天時而靖民俗于是而稱曰母慈無當也乃若休民而民安曰惟吾母養士而士奮曰惟吾母粟征方役之寬平有制曰惟吾母獄訟刑宥之輕重有法曰惟吾母以至蟲鳥時若邦郊無壘萑苻戢伏而饗貽不作曰惟吾母于是而猶曰杜母之慈非其母之慈則吾亦不信也揆敘方強仕年能事母卽能愛民而太君七十且以慈子者令其子慈吾知太君之年與揆敘之

善政俱無盡已。楚州民屬予祝辭。而時方報政。遂有採輿情以當饗獻者。予因用其說而書之于幃。

兗州趙司理生日序

自後唐以兩使節推分屬諸路。而其後有諸州推官。然大抵糾察吏治。審達抑滯。如判官錄事已耳。今則專省刑獄。而彈違糾慝。一寄其權于外臺。故獄訟瑣屑。衆致煩刻。今天下刑平。孰有不先之司理者哉。董溪之銅。加以新礪。我知其割也。乃趙君之理兗也。不特其政能也。乃其操則玉壺也。其直則朱絲繩也。其胸有冰鏡。凜凜然芙蓉之淬于塘也。其與物喜怒。春風之在堂。而夏日之在牖也。予嘗游河。一觀其政而思之。今兗人以君生日。製幃壽君。不憚涉千里。請予文以爲君祝。夫祝亦何嘗。但期其所未至已耳。予不期以未至而思其所至。兗人舊誦君政。今其來也。又書其政于版。夫以提綱肅紀之地。而濟之以矯矯風厲之資。時之坐爲委蛇者。非其操持之不足。必其劑割之未當耳。匪然。則又但加之刻覈。而綜理無緒。鏗然多錢思耳。又不然。或其五過之來。誠未足與爲更革焉耳。有如是之湛以清。惠以平也。矯然以有成。豁然而以明明也。豈非時與脂韋。我獨爲峻潔耶。時與爲達。我獨與爲立耶。夫登琴臺者。思父事之風。過于公之門者。思平刑之報。今兗州名賢不止不齊于公也。二十七州邑之所及。其政蹟可紀。不啻家有碑。縣有譜也。人之仰君臺。而大君門者衆矣。予辱與君知。而兗人與君則實有愛戴之權。於來請也。予亦馳一觴告兗人曰。人孰無情。他日趙君之引年。則其政爲之也。今日之壽趙君。則情爲之也。政在人情。情感其賢。而願爲之祝。則祝之安焉。若有請予爲期者。夫兗固河濟間一都會也。不見夫濟之清。而河之長乎。

付雪詞第二刻序

東海何良俊序草堂詞。謂詞爲樂府之餘。而不爲詩餘。初亦疑之。及詳其說。則以漢樂府郊廟歌詞。及晉樂所奏相和清平諸調。皆隸樂錄。有近乎大晟所定。而漢魏後五言。卽高如蘇枚。亦不聞領于樂官。故云然耳。予則謂樂府詩詞本一致。而歌有不同。使以詞按歌。則詞不限聲。二百章句。故差池也。以歌按詞。則詞且限詞。念誦一限。唱嘆又一限也。故張衡四愁。張載限之。徐陵長相思。蕭淳限之。悉依句綴字。宛宛廓填。而梁簡文春情曲。似瑞鷓鴣。陳陸瓊飲酒樂。後周王哀高句麗曲。似破陣子。他如迎客送客。夜飲朝眠。其似填詞者。不可更僕。則是以歌按詞。故樂府類詞。以詞按歌。故詞不類詩。其大凡也。且夫詩無成名矣。關雎之後。不名關雎。而樂府所奏。則饒歌橫吹。雉子。蝶。各有名字。限爲歌例。此不與調笑。鬱輪相等埒乎。又大凡也。陸子蓋思爲樂府歌詞。方駕齊梁。其爲曲子。則縱橫元明間。宜其爲詞上。掩溫韋。下超歐柳。合尊前草堂而一之。從來爲詞家不以過也。特吾謂詞爲詩餘。不必更爲樂府餘者。蓋思以詩文雄長海內者數十年。其爲詩體古今窮極工妙。而後乃爲詞。及爲詞。而初顏巢青。繼題付雪。今則付雪又二刻也。夫蓋思但窮極工妙爲詩。而詞之瀲灩乎。不可迫遏有如此。然則爲樂府爲詞。皆其餘耳。漢魏樂府不後于三百篇乎。若以爲詞在能歌。則題曰付雪。必雪兒歌之久矣。

賴古堂文集序

櫟園先生以少司農出爲督糧使。使江淮間。四方之士慕之者。爭願見先生。舟車輻輳。道路爲隘。予向亦願見先生。不可得。聞四方之士如此。乃益自媿。且益重有慕於先生。謂先生何以得此于四方人。則間取先生文讀之。然未多讀也。及予避人走江介。思入見。又不卽入。去而之西江。逮其旣也。又以乞食將遠行。

手把先生所寄書。徘徊摩挲。誠恐溘死道路。或從此漸遠。終不得見。乃始幡然見先生。且得盡讀先生所爲文。作而曰。有是哉。夫人以情相往來。思心冥冥。匪獨血氣所沁屬眇焉以通。卽生植走飛。蚍蜉埃壙之罔所知者。蠕蠕焉動而生其誠。此無他所感者然也。方先生之爲文也。塊然乎其情。窅乎淵泉。灑乎若沉。瀆之浮于天。然後舉古今事物興喪之故。與夫一時名類之顯然于前者。從而頌之。又從而刻覈鉅割之。必得其形也。得其形矣。必致其思也。致其思矣。必求其興之鬱于初。與神之濫于末也。而于是讀之者。目開而心驚。指爪欲作。而膚膜之不仁者。皆逡巡癢接而不自禁。有嘆者。有深長善懷者。有歌且喟者。有起舞者。有從而泣者。如是而先生之爲情深矣。昔者先生嘗治閩矣。閩之人以情愛先生。卽微獨閩也。天下之感先生情者。當先生所至。而必車與綬相隨。卽又微獨其平時也。當先生或不得志于人。天下之賦飄風之詩者。惟懼以跋扈之勞。有傷赤鳥。攘攘焉盼望而欲前情也。且夫子之乞食于世者。非偶然也。或投安丘。或依瀨上女。或游匿于酒人。或從王成賣卜河上。天下之憐而招之者。與本不知予而願得予一顧者。皆却足不往。而獨懷思願見于未及一見之先生。何則。其情深也。夫情深者。文必明。今之爲文者。動曰師古。澎青而績白。而情亡焉。望古人而走趨于其門。能決其樊。幸矣。能窺其居乎。不能窺其居。能見其人乎。不能見其人。能得其人而與之頌內外較短長乎。蓋鑿形者遺神。而忘情者寡要也。予生也賤。所交多窮巷席門之夫。懸瓢棲壺。日委朝露。往欲播諸文詞。使略可表見。雖言微不足重乎。然意亦耗矣。彼王公者。而語寒賤。則意指之所略也。先生寫按螢之枯。甚于繪龍。彼夫抱甕以死。終身焉將不齒于衆者。而先生討論瑣屑。抉微搜隱。必欲極其愉快而後止。且予遘閔有年矣。其更相詒誤。族黨之餘。漸賢友朋。心非

不念之而難言也。先生敷腎腸而爲言詞，口血瀾漫，雖使塗之人聞之，亦莫不愀然泣而翕然感者。此何如情乎？夫文生于情，吾于其文之明而益知其情之深，天下未有情深而不動者也。昔者姬公居東，東人願見之，而且反慮公之將西歸，至有形之詠歌而期以我覲者，向固不信，迨今而知之，然則謂今人不如古，亦何其輕視人也。若夫情深而文明，既已得之于心，宛轉愷發，浩然而行于方幅之間，而猶謂龍門之文會師短長，則輕視文也。

### 畫賦序

會稽董子長薄游京師，以不怡于時，著畫賦自娛。上自庖犧，下逮今茲，窮搜極探，旁及無象，其按部繁而譬類蹟，遺言多遷，而寄旨斯約，該舉咸有，歸于一致。於是四望房皇，寓書于河西，客子亡名，灑中之毛，姓而爲之序。若乃飾志微芒，興情幼眇，多所思而未達，欲追叩而若失其跡，羈乎形容而神縈乎廖廓，卽有耳所不及聞，目所不及見，得之於體，按而遇之於悅，愜于是略，悉索之考求，工攬披之頤悅，斯亦書圖之所必稽，丹青之所咸藉者矣。夫躡實之輩，鏤目爲虛，抱景之流，畫空非智，故駭蒼龍而不御者，子高之浮情也。斥毛嬙而不睹者，世主之庸見也。故蕭屏以一顧而生華，浮雲因偶視而成色，何則？三漏之形，未嘗驗司空，九苞之羽，無能詭翔鳳也。是故志有攸辟，可使西施爲無鹽，會有攸乘，可令駑馬爲良驥，非有定也。故曰：按圖而相馬，君子謂之不識馬；按圖而觀兵，君子謂之不知兵。何者？飾形審象，無當于昭曠之理也。故霍光觀負扆而昧於復辟，崇伯相九疇而遺于治水，秦王審督亢而忽于機變，漢臣瞻太丘而闕于功德，況乎經營象先，不逮前古，規摹意起，失之輓近，力殫於毫毛，而神疲於方幅，以義而言，烏睹其可然。

且緣情昭宣。體物溜亮。遠揆比興。軌于大通。假耳目爲非真。方物章於有幻。儷揖讓于黼黻之施。等辯訟于玄黃之色。雖復騁千目之精。調五指之運。揚八彩之華文。窮萬形之殊狀。而不爲過也。不見宋人之爲畫者乎。儷儷焉而進。而蘊其巧也。施施而退。而逞其神明也。非衣冠之嚴。而羸袒之適。非趨速坐作之勤。而從容俯仰之爲得。由斯以觀。進乎技矣。又況於進幾微。而以簡澹爲歸。會形神而妙轉移之用乎哉。然則精六法者。不必泥三祖之稱。拂三毫者。未嘗祛百家之目。鄙博望之難名。笑東方之傲世。許丘壑之可過。謂雲霞之未蔽。易寒暑于瞻望之間。幻晝夜于晦明之際。比辭類情。觸物長志。是雖謁展鄭之工巧。屈偃通之才思。畢顧陸之妙悟。殫曹吳之絕技。烏能擬其精靈。通其變化者矣。

趙伯升曰。此爲賦類。卽賦也。與陸機豪士皇甫三都頡頏。在文序中別是一種。

### 會稽倪孝子記傳序

會稽富盛倪孝子仙溪君。曾覓木心石療母心疾。于是同里王大參、陶侍讀、趙文學輩。爭爲之記傳。而世之聞之者。尙莫得其槩也。按槩。孝子仙溪君有母沈。心疾心毒。而剝呼不可能。乃以母氏痛湛于子心。孝子若于是。魂精幽越。耳目泄敗。似有見也。當此之時。有鹿幘丈夫。能診視五色。造門望氣。告言維木心石可療時厄耳。而木心石者。木感月英。孕而成魄。木之灌灌。世不能得也。于是孝子思銳力蹶。耳營目馳。窮冬春。歷山谿。而後得之中林之伐樸者也。夫而後。母疾以夷。其槩有如是者。山陰駱子叔夜者。倪氏倩也。曾示予記傳。謂予宜序。而予未應也。予避人巴山。值叔夜爲巴山令。孝子之孫赤子者。亦以訪巴山令故。



先子赴巴山。驟見子。卽重謂子序。子終以未應。故于送赤子歸時。爲詩導其情。徘徊悽愴。亦略見以槩。然卒未應也。今則駱子以爲令得罪。將罹不測。予計無能救駱子。思駱子又無罪。橫被口語。萬一罹不測。予則無以報駱子命。而駱子孝子也。事母兪賢節同于孝子之事母。沈其爲賢節。母飾誌幽竈。思欲以誦母德者。世不止大參侍讀輩也。則凡與孝子言孝。必有可傳。而駱子之言孝子。予不傳。世無得知者。則甚矣。駱子之言之當思。而予之不可以不爲之序也。駱子謂予曰。前此無木心石也。孝子之心。怒于永疢。其爲方士者。思以解孝子之疢也。而告之。然而咨嗟之聲。浸淫于耳。何則。心也者。以爲神君。而正位于火德者也。火當炎上。賁于太陵。熱結氣會。而中腕不平。夫攻媮理以湯熨。而攻藏會以金石。此精論也。扞陰陽水火之齊。而陰齊石柔。陽齊石剛。卽又已然之要也。予聞毒之深者。不能効湯液。疢之盡者。不足濟草葉。惟時孝子者。淚若灌露。汎與睫接。夫五石之強。達于五輸。酒酪瀟灑。金鐵朴擊。草木辛臭。血肉膠轄。方之五石。斯爲薄劣。故爪膚不能割。幕不及。匪揚石英。何其啜泣。故石者。木華之盤桓。而土氣之嘘噏也。譏爲砂礫。散爲礬汞。根雲作母。升氣成竦。其乳化鹵變。柔而得剛。星實雷墮。靜而能動。子不觀月華乎。月爲水精。濫而生華。木也者。火之母也。火母燿質。乃感水精。火水旣媾。陰陽成焉。陰陽不成。大寶不生。故木胚在水。石孕在木。木石含睞。其體斯覲。故外含黃色。而內融眞白。中得水而爲水之母。外泄火而又爲火之子也。其味不毒。而其氣不燥。火得水而爲和。火成土而又爲甘也。以甘味攻毒鬱。以和氣而澹其燠。土以洩烈。而水以沉焦。心之疢也。于是乎瘳。今夫珠玉之生于山海。皆必有所感。而見其神明。故明蟾映蛤。而珠以生。接水木之潤。而譏者爲玉。何則。芬華之所積也。故海漚壅草葉而成石。得水木之際。故水木之際。多成

石由此觀之。豈不昭然者與。乃孝子躍然以興。復泫然以思者。此又何故。夫鄧林之木。不必其能感也。卽或感之。目不徹其理。視不達其窻也。身之所經。不能周伐材之工。足之所至。不足窮析薪之崦也。而木感以石。子感以心。感木則淺。而感神則深。夫是以木心之石。端在乎心。而不在乎伐樸之中林。駱子之言。有如是者。

胡唯一評曰。章法之奇。本乎國策史記。所謂連敘連議。似散似複。有方幅而無町畦。有段落而無呼應者。此是也。若其嶽礪礪碌。汪洋縱恣。極其陶鍊。而終鮮徑露之色。必如是。始可與語古文耳。

來我平評曰。以醫按雜韻語。

此在倉公傳後又一蹊徑。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  
行十九稿

何倬炎卓人較  
楊源芳子長

## 序九

### 畫人傳序

予過龍江。見樸下先生。值先生作畫人傳。畫人或存或亡。凡百年以內。爲先生所及見者。率記其梗概。詳簡任意。一若傳以阿堵。譬畫人之寫生然。今相距七八年。畫人存者。若梅村虞山浮廬一輩。又相繼亡去。而先生亦逝矣。方先生未逝時。忽措所爲文。付之樵蘇。旣而悔之。雪客承先人遺志。重輯先生集。而是傳稍闕。且有虛臚其名者。予再過龍江。訪雪客于遙連之舊堂。得重讀是傳。而命予以序。夫烟雲木石非一定之情。蟲獸禽魚悉冥頑所示。然而含黃把炭。衣解盤礴。極天下賁命之氣。選蠕之狀。悉見之毫端。而形于肘下。何則。其生然也。先生以寫生之筆。使畫人各有以得其生。猶憶先生傳老蓮。旣已徵事及予。復就予考晰。以辨其實。令片言所至。畢睹其毛髮而後已。今予集亦傳蓮。而當時報先生書具在也。夫先生之噓枯發匿。何如哉。乃先生已逝。而親見先生寫生者。終不得寫先生生。如先生之寫畫人。則其撫遺文而絃然者耶。

硯隣偶存序

韓退之陳言務去而柳州于龍門文題之曰潔。夫龍門文亦繁矣。而僅以潔稱。文豈在侈言哉。西昌蕭孟昉以豪詆自喜。其意氣卓犖。交游滿天下。較有似乎四君者之所爲。且披閱萬家。日鈹先人所祕書。續續行世。疑其爲文必恢奇汗漫。潰然于羈繩檢括之外。乃蕭條高寄。峻削而清嚴。若惟恐點墨之。或累我者。一何潔也。予交孟昉有年矣。當予見孟昉于廬陵講堂。相顧怵懍。天下事亦何一足當吾所爲。今距十餘年。而沈淪往來。重合柴車于長干雨花之間。慰勞無恙。又若天下事皆非吾所得爲者。夫天下之去煩難而就簡澹者。豈少也哉。雲霞燦然。歸于太虛。百川下溲。根本自見。孟昉家有別業。其先奉常著書處。則春浮園也。亭臺花竹。甲于江表。乃蕩無一存。而孟昉于通德舊門。別爲營構。名曰硯隣。今硯隣偶存。則所爲文也。天下大矣。四裔渺漫。望之無際。而一身所當。不過萬里。然且萬里所致。極車馬紛紜。驅騁揮斥之稠沓。而究所棲止。仍在一室。若所稱硯隣。非與。夫以天下之大。四裔之廣。極驅騁揮斥之稠沓。而所存者止硯隣。然則硯隣之所存之文。抑可知已。

姜勉中評曰。卽從硯隣摩盪。進出潔字。此本地風光也。然其意氣之充斥。辭旨之汎濫。如排山相傾。疊浪相逐。尺幅中具如許境地。非熟于腐史蒙叟文。焉能到此。

青門文稿序

向從蘭陵文選中讀邵青門文。嘆其豪上雋永。昱昱有氣。累串其所學。而意旨龐厚。蒼然發乎詞。超然乎近之所爲文者。今年秋。避人吳市。則遙題其所寄像。所稱青門五真圖者。其貌有五。其人蓋可得而見也。

既則呂子絃續攜其稿來曰。此青門君之文也。盍序之。夫青門者。非卽其先人邵平所隱居而種瓜者耶。天下爲文家不少矣。方其操觚特達。與世抑揚。必爭相容銜。以求得當乎其時。及其既而文與時會。大者能見于朝廟。小亦得播之鄉國閭巷之間。使觀者有以考其詞而論其世。此所貴乎文也。自非然者。必文不足以乘運。或有文矣。而運會偶不足以達之。斯善藏已耳。焉有少習鉛槧。旣已重有聲于人。而藐焉棄去。遊遨乎四遠。返而遁于圃人。以自託夫所爲青門也者。吾方讀其文而哀其情之有難通焉。乃人亦有言曰。豐乎遇者。嗇乎詞。文有所達則時有所達。是故同一文也。而應世者目文爲時。不應世者不目文爲時。然且習時旣久。卽未嘗應世。而亦若有時焉。移其中者。此無他。誠以今之爲古文者。卽皆今之爲時文者也。夫文無成法。隨在可見。而時則以成法糾畫其間。不予文以文。而予文以法。然且曰。入乎此則是出。乎此則否。夫必立意以造喙。析股以建體。吁噏其初終。而曳銜乎首尾者。此他文之所通。而帖括之所守也。故行文百變。帖括居一。而乘時之家。耑守一得。卽拘文牽義。檢行攝墨。第恃其屏胸而已。可自附于古。昔大家之列。此宜超世肆志者之所不爲。而世爭稱之。邵子之青門自居。其有遺世之思乎。夫天下無難爲之時。有不爲之志。邵子方丁盛年。時際可爲。卽以其才其學。出而應世。雖南說甌蠻。北平大夏。亦何難急于自見。而掉臂勿屑。宜其時之塞而文之通也。乃人有言曰。文之有法。猶文之有體也。文不能舍傳記。銘誦以爲體。則亦不能舍規撫萬度以爲法。顧亦有法與體之未可限者。周書誥通乎誓。史遷傳序似短。長家言張衡思元賦。卽離騷也。阮嗣宗奏記與箋。啓何異。任昉爲王文憲集序。或以爲傳。或以爲誌。封退之作諍臣論。彷彿乎答難解嘲。而東坡賦赤壁。微近于記。蓋合歌行引曲。吟嘆篇誦。謠辭鹽詠。而要之皆

古詩合傳記銘誦漢魏唐宋縱橫出入要之皆古文也夫圃而疆理而溝塍以分瓜不飾青黃而五色以判人不必有兩形而屢貌之而屢肖以像青門之文其隨地可見如此

楊震百曰文章得失瞭若視地

故能離合言之而不失尺寸

友勝集序

兌之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夫兌爲麗澤不其文與然而所藉在講習則是朋友之助之不可已也顧君子之友先謀後游小人之友先游後謀蓋合志同術竝立互下必相稽以賢相觀以善而後同心之言可以布華文而成麗澤否則種木不擇地徒蔓焉爾予少慕結納甫束髮卽願友天下善士爾時承啓禎後門戶餘習每一高會百千成羣甚或召集十五國有聲應者按籍而勒名舟車蠡合山澗皆滿所至飲酒食肉累丘填壑而分場而列幔者其考鐘伐鼓之聲震懼遠邇要其初本以求友而浸淫汎濫物盛而衰迄于今天下之蒙禁令而受錮禍者且二十年也夫切靡利鈍本無多人在昔四友七賢三君八達其數可稽而推而極之梁園鄴下綠池素蓋自誇盛大究其所稱連榻而止耳夫博交者馳虛而審友者責實夫人而知之矣今何生卓人輩讀書論文雅有同好將欲合里閭交游爲他山之攻抽詞比牘月有較時有會礪礪真切不涉浮薄蓋一雪從前社事而更爲斯集子嘗曰會友以文而他日謂門弟子曰賜也好友其勝己者吾聞諸子之所會則皆論文之事也其所集者則又擇取其勝者也向者西園之彥不名爲社而名集今豐狐之腋集以成勝邴原友盧植陳蕃而德彰郭林宗友王憲符偉明而名著王元之友寇

萊公王文正馬公樞密而譽問以顯。諸子非其遺乎。若夫黨人之餘。垂老放廢。其諸游處者。已不能無時過難攀之感。而乃復爲諸子輩序茲勝會。卽欲不笑于善士而豈可得也。

### 余澹心娥江吟卷序

澹心游越時。予方入蔡。澹心之扶杖命檝。登高臨深。與越人相遇于盤盂鼓鐘之間。予不得而知也。及其後。予讀澹心詩。而乃知之信。然則予之入蔡。嘿無一言。後之人其能知予之出入廣柳。食飲于羊圈牛蹄。與淮蔡人亡名一相見哉。然則無言之必不勝于有言也。人有汎江海而來歸者。詢其江海之所見。無有也。其行也。拳攀樓櫓。目不接淺澗。卽接之。第演演而已。夫是以終無所言。而或者過之。憑陵感興。歷記其山川雲物之奇。古今事蹟之異。與夫鯀蟲蟹魚鼉鼉咒駢之沔洋變幻。然後知向之不言之非也。澹心所至。輒有詩。累詩以萬。而區其所至。各爲篇帙。讀之而得。考見其所游與所詠也。乃澹心入越。不及與予同爲詩。泊予入吳。而始屬予序其所爲詩。越人序越詩。亦復何辭。第予之入吳。仍不能如澹心之入越。祇讀其爲詩。光明轢落。能隱人千百。恢乎其中。而游刃乎外。則向使予入蔡時。縱有詩。能如澹心哉。詠江海者。見木華郭璞之賦。而悔之。以爲雖有言。亦猶之無言。夫有言猶之無言。而況於無言也。娥江。越之一名也。

周雪客評曰。真得力。

于戰國短長家言。

### 王憲隣游草序

與憲隣相別有年。聞其東來。惟恐顛毛乍改。相見不識。旣窺照自審。而又轉憶其言笑顧盼。宿昔慰勞之。

狀。然後操舟一從之。至其詩文之來前。則暗中能索。不待辨也。及予見憲隣。而形容粹然。仍如城北徐公者。獨新詩之美。較勝疇昔。驟讀之。幾至不辨。則假使予未見憲隣時。僅見其詩。不幾反失吾憲隣也哉。夫憲隣之爲詩久矣。方予之避人渡淮。而憲隣勞之。惟時賣餅淮市。未遑出。而偕憲隣倡且和也。及其後。漸聞憲隣詩流傳東南間。窺其所貽什。意旨厚矣。其詞抑宛麗有法。私嘆淮里自枚生以來。代嬗藻才。予所見憲隣其一耳。今憲隣來越。予復渡江。而憲隣東西劉覽。不能忘其地。而爲之賦詩。予向不嘗渡淮也哉。江畔壺漿。歷掩勿露。而由江湖淮。淮人士之哀予窮而進食者。踵相接也。憲隣漫游于吳山越水之間。予不能相從。適館授餐。一切有闕。而僅僅以山川清虛供其盼睐。可謂薄矣。然且勝地無幾。盼睐有窮。而流連不舍。重假諸題咏。以藉之生色。夫憲隣之有厚於斯地如此。則即使予不見憲隣詩。僅見憲隣。而憲隣之詩。其爲進形容而稱勝者。豈有旣哉。

淮陰戴龍質詩稿序

予以避人之淮陰。淮陰友人爭邀致其家。而進以食。予嘗有札致友云。韓王孫一漂母耳。而予之爲漂母者。無算。正指是也。特不見者十年。幸得一見。感生於神明。喜達于色景。大夫見宋玉曰。不虞復見故人。不虞復見楚山之碧。予亦曰。不虞復見我龍質。且不虞復見我龍質之詩之美。蓋懽忻之極。急不能傳。則悉舉而委之無如何焉。雖然。語有之曰。愛其人者。及屋上烏。予愛龍質。卽宜愛其詩。不問其詩之當與不當。而一以愛之。而予于龍質。則反有推求而不能已者。曰。此其所以爲愛之者也。懸黎之美者罕矣。當其占美。必追摩拂拭。若惟恐硃與礪之得見。攘者。而初求其瑕。繼指其釁。夫而後孚信特達。一出而天下之英。



瑤孫焉。今天下孰不好指人之詩。而求之于無可指。而後人之好與不好亦且一見而中其所喜。夫乃見其美也。龍質不自好其詩。然爲詩已久。今所存者。出游詩耳。當予在淮時。龍質好予詩。嘗編予所爲詩。課其子弟。暨予去淮。而龍質索予書一卷。置之懷袖。且貽札曰。日誦毛詩。宛如對面。其好予詩如此。然則予之好龍質之詩。豈以云報哉。夫予食漂母之食。而至今無以報也。而謂能報其詩乎。

姜學在評曰。前半寫相見忻躍。一往動人。結句警爾一棹。有橫江孤鶴掠舟而過之況。

### 東昌倪天章遺集序

方予避讎時。鼓篋渡淮。淮之君子爭爨飯飯之。而其載之車而藏之壁者。則天章也。天章以東昌名士。亦不得志而居淮。驚翔之鳥。同集于瀨。其意氣相得。豈顧問哉。獨未嘗以文章之事相切磋也。昔趙太常避安丘。註孟子七篇。其自爲詩約三十三章。而安丘孫生了無所見。顧兩人俱傳。今予之在淮。本不能有所著明。而天章贈予數詩耳。千秋萬世後。其誰知予與天章意氣相得。有能如昔之太常與安丘者乎。乃天章以不得于家人。還歸東昌。既而又徙之彭城。憂死于雲龍蜿蜒之間。予在途聞之。徬徨哀哭。以爲天章既客死。生平意氣盡矣。且家產散落。詘然身後。其無所留遺。抑可知也。第恨其常時所爲文。不能早爲之撰定。使可傳世。而淮安劉勃安者。君子也。其交天章先于予。而意氣相得。卽與予同。當予在淮時。與之飲于天章之亭。亭前薜荔墻。高裁數仞。霜棲而葉紅。每飲必酌曰。吾敢忘此薜荔墻哉。其後天章以居居勃安。予作詩思之。而未有寄也。今勃安輯天章集。而貽予屬序。夫勃安之爲天章。則得矣。而予饗其成。而加

之以序。然敢無序耶。蓋文有以序顯者。王仲寶遺文若干。加以所撰述七志諸書。而至今所誦者。惟彥升之序。則文之有賴于序也。序有以文顯者。滕王輯子山之集。親爲作序。故子山集中有所爲謝滕王集序啓者。而當時不傳其序。而傳其所序之集。則序之有賴乎文也。天章豈藉序以顯文者哉。獨是前賢感恩。旣報之當時。而身死千年。尙惟恐書史之遺其名。而託諸夢寐。而予以貧賤之身。溘然逮死。不能爲良友所藉。而又無文章以爲之傳述。則其把筆心痛者也。

戒定寺乞米飯僧疏簿序

戒定寺僧玄公。旣已修復戒定寺功成。乃持鉢之四方。乞米飯僧。矢以滿千石爲願。或者疑之。夫僧者。生也。以無生爲能生。故資生之具。一概不設。而第以禪爲滋味。故佛初入山。僅食一麻一菽。無所丐施。而經云。僧家雖飲食。而味在禪悅。今朝營晚餐。春募夏饗。是以食爲累也。且儒者不云乎。不耕而食。此釋氏之所以見祛于道也。而公方乞食。有說則可。公曰。不然。僧之必耕而食。固也。然有寺田則耕。無寺田則乞。寺亦惟無田。以有此乞也。是故僧之食于人。亦猶人之食于農也。且吾嘗見有得食而自私者矣。終歲勤勩。力田而逢年。初未嘗不自食其食。然而內不惠于親。外不賑于人。近不逮于寡婦。而遠亦不顧夫道。饑而死者。則亦何賴乎。有是食矣。有如高言大共。衣博而游。曷嘗不藉人之食。然而取之不刻。與之不割。拾鼠壤之餘粒。給鼯腹之有數。而且以其所得者。卽隨手而散之他人。旣不竭人力。而又不自私其有。有人如此。此毋論乞食迦葉。太子已行。循城托鉢。阿難不免。而猶之不耕而食。乃第貰大官之祿。擇其六百石以上。二千石以下。可以脂身而豢囊者。而瓜以濟人。是亦秀民之善者也。予笑曰。辯哉。玄公將之吳。而吳有

故人可與告斯語者。因書之簿以爲勸。若夫儒者之乞食。則饑來我驅。吾嘗乞食于瀨中。而未敢道也。

### 甘露亭募序

西陵臨漸江之東。長波溘灑。往有驚厖。謝惠連詩所云。西陵阻風是也。顧其地西通錢唐。海水兩接。圻圻之或壤。而或汨者。彼此相嬪。聞之梁開平中。錢氏武肅曾築捍塘于候潮通江之門。潮汐東首。咸奔西陵。幼時。父老言。八月十八日。觀濤于望京門樓。水之跳者。能沾衣裾。今則平沙斥鹵。彌望無極。夫地遼則間以亭。使夫往來輪蹄。可藉託足。此卽古長亭短亭之遺製也。乃官程負弩。估騎導節。典制所略。而浮屠以利人之念。起而承之。彼長江濳泝。風雨四來。操舟之阨于洶涌者。與提壺牽車之顛連于褰裳與望崖者。非茅茨覆蓋。何以克濟。然則亭者。崇伯之九仞。而大夫之一輿也。然而名甘露何也。今夫施飲者。利人之一也。昔有苦吳飲而名爲水厄者矣。夫同一飲人。而當其急。則爲甘露。不當其急。則爲水厄。今之翼然而高峙者。豈少也耶。登臨未已。輒棄去勿顧。而獨于是。亭徘徊焉。非秋霖戒塗。則春江難涉。非乘障欲留。日穢在地。則升亭四望。浪高于山。其去其所苦。中其所急。一亭之憩。誠不啻喝之于陰。而渴之于飲也。則夫甘露之名。亦殊有甚利焉者。況其爲夏水冬湯者耶。予止是亭。浮屠清源者。請予書幃。爲行路勸。予願行路者之思其急。以成其利。遂書某月日。

### 楊園藝菊詩序

古菊無異色。月令稱菊有黃花。而周官載王后六服。有曰鞠衣。卽黃衣也。色紫者。名馬蘭耳。陶隱居謂白菊治眩。而抱璞丹法。亦用白菊。然大抵甘菊入藥。與今之菊種異焉。惟唐人作白菊詩。其摹畫纖麗。有似

今種。而宋人爲菊譜。則云有以香得名者。麝菊是也。有以色得名者。錦菊也。以像得名。如所云孩兒菊者。是也。或以葉得名。卽金絲菊也。故洛陽劉氏譜菊。得三十五種。而吳門范村東陽諸圃。各誇所植。約得七十餘種。而漸而廣。推至百種。備矣。今楊子雲士好藝菊。其爲種不越數十。而擇其株好而色殊者。且區蒔得法。漱漑摘掇。歲勞而日瘁。涼秋花發。葦茸滿堂。觀者數百里。爭造其下。一至再至。悉流連把玩。而不能去。于是有貽其詠吟。以志勝者。久之成集。而命予序首。夫詠菊亦難矣。體物瀏亮。古人所重。而今則習汎設之詞。鮮形似之語。試與觀楊氏之園。叢葩若屏。攢卉過錦。雙紋百鐸。高下層疊。毋論菊種稠雜。難以遍擬。而卽此以觀。雖使元亮抽思。安仁結體。猶恐未能窮形似之妙。而第令詠菊之煩。多于藝菊。則亦有菊者之勝也。或曰。菊等蘭杜。不伍凡草。雲士所種。蓋以自況。故種不貴多而貴佳。予每欲區別其種之與俗異者。續爲之譜。而系之以詩。然而難之。

周雪客曰。張景陽。潘岳。陶潛。凡詩中及菊。俱非今種。唐宋有今種。而詩鮮佳者。菊詩之難如此。菊種不貴多。菊詩貴多。言下通脫。

茹大來詩序

山陰二茹子。皆以古今文詩詞名能于人。予嘗與小茹子游。亟稱其兄大來。今文爲己所未及。夫小茹子以今文取科第久矣。然猶謂不及大來。則豈非大來之文。其所詘者猶優乎。況其爲優焉者也。先施不以不嫁而無容也。況美心爲窈。美粧爲窕。不止作青廬之飾。而匠人入山相木。手無成鏹。雖隱深未銜。或不蒙見者所許。而中心悠然。養其神氣。而足以自見。然後削爲鏹。而驚之如神。吾未知大來之文。其能加于

人者何等也。而卽以其詩觀之。四始六義。治之有素。乃思心宵冥。恍棲息于義得言忘之地。若善刀不試。而解中窳會。隨所觸而圓轉。四應登臨。酌酢皆成詠歌。是豈大來之詩。不欲急見其所長。而所長卒莫過與。予嘗溯大江。道潯陽蠡浦。思西上灩預。南窺昭潭。一抒生平所欲觀。而徘徊中道。遂致兵戈滿前。竟不能達。大來訪友瀏陽。迴舟夏口。其間賦大隄而弔蒼梧。所稱青蘋紫蘭者。寓目興懷。諷嘆成帙。則以視小茹子宦游儋耳。行吟海上。其及與不及。又未知公輸墨生其果能彼攻而此却否也。

陳德宣山堂近體詩序

邑能詩家。賸于郡。然自唐賀監後。無傳人焉。卽初明諸君子。若任處士。張助教。魏尙書輩。先後間出。各擅時譽。顧欲與高張何李方幅齒遇。而不可得。況其他與予少時得讀曹文學體升詩。私謂其五七律當頡頏宋之問。孫逖。王維之間。而究其集。而兼本。後人不能存。司馬長卿卽有書空居而已。至若包淳博。沈七。與予同時。爭上爲著作。相繼徂謝。今人間不傳一詩。詩亦豈易言乎。德宣與何卓人游。卓人亟稱德宣才不可及。方有事制舉。而以詩爲餘事。然已率能如郎士元。劉禹錫輩。予覽之。嘆曰。良然哉。夫明月之璧。獲于魏野。驛魚之駕。取之在垆。然而求馬于魯郊。搜玉于大梁。而世不再見何也。以生材之本無定也。故神物之生。隨地可見。必謂苧蘿皆美婦。而惡溪無潛魚。豈理也。與邑故乏傳人。然當多才繼起之際。豈無奇文特出。超越前進。若賀監以上者。倘假予以年。吾見德宣之能名也。德宣好賈山至言。故以至言名。而山其堂。然則山堂不僅以詩也。

許君生日序

晉高陽許詢。以魏中領軍後。自甘放逸。卽司徒辟掾。皆不潔就。當其時所與齊名者。孫子荆也。子荆以文著。元度何難出所有與之竝駕。而乃茹華斂英。徒然以都講相問訊哉。志各有所向。而不暇同也。山陰王子懷。稱其鄉許君爲元度後。元度寓子邑。而時徘徊于會稽王所。且好與支王輩論辨名理。故其宅在蕭而其遺裔嘗見之南塘上下之間。乃子懷道君高蹈。孤處林下。厭與物接。掃密室。啓牖。燔蕭蕪。往不習二氏家說。而逍遙閒澹。一似重有避者。然而相其才力。讀書談道。豈不足與當世賢豪比長絜大。而甘心寂處。夫亦其志有難言者與。今君年七十。鄉人咸製幃爲壽。而屬予以文。予曰。予之不能爲元度。勢也。然而願爲元度者。志也。予志在元度。而不能爲元度。君能爲元度。而又有不必爲子荆之志。夫天下有寧爲子荆而斷斷不潔于今之所爲者。豈少也哉。君不爲子荆。然則天下之不足當君之爲者。亦已多也。予久居北幹。嘗求當日之所爲北幹園者。俯仰踟躕。庶幾見蕭條遺跡。而君以南塘數武當之。子居南塘。予居北幹。君毋以元度自視。而以子荆者視予。則幾矣。子懷又言。君名溢于鄉。鄉人將推君舉鄉飲酒禮。爲鄉表率。夫三老五更。自三代以後。厥有常尊。且縣官揚鱣。立伺饗啐。與州府辟召者。本自有異。第吾聞許掾出都時。與劉尹數語。聽者謂其無隱心。而以我緘藏。當君憲乞。天下有執爵而受教者乎。其果巢由之言之不同于稷高與。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  
又春庄稿

文輝充有較  
遠宗姬漢較

## 序十

### 重修萬壽等慈禪寺募序

山陰等慈寺。創于石晉天福間。賜名天長。至宋眞宗朝。改建其寺于相墅之西。遂更天長爲萬壽等慈。聞于廷而賜今額焉。其後熙寧淳熙代。有興廢。逮元季天曆。寺亡于菑。慈室不修者有年。明之洪武初。始得藉檀衛之工。竭勸緣之力。而重還舊觀。今又漂搖矣。吾聞釋氏兼愛。自王公貴卿。下逮輿阜。無不煦嫗。然合萬若一。謂之等慈。今山陰縣西凡百餘里間。所云天樂相墅者。其受慈悲之汎護。非一日也。佛等其愛。而我平其施。合萬若一。以此報佛。其可乎。況宋明以來。其爲勸緣正等也。衆曰善。遂書之爲序。

### 王草堂詩序

春秋士相見。必稱古詩爲贈答。而其後浸衰。然猶有中郎之因訪友而詠招隱。殷東陽送甥而誦曹顏遠之爲詩者。今則非己詩不贈。爵里未通。輒投以一卷。古今長短。毋論木李瓊玖。軒輊有等。而第從輕車出放。必有填車篋而來歸者。故予于近詩。概不暇讀。而獨于草堂有降心焉。則豈予之有私于草堂也哉。夫

草堂固修處士之行而擅大夫之才者也。天下尙結納久矣。雲間日下。未嘗相見。而縞紵往來。凡知草堂與不知草堂者。皆欲得草堂爲賦詠。故草堂家居。足不出闔。而側身四望。其爲贈英瑤而報錯刀者。以詩言之。不啻零露之爲歌。草蟲之以誦也。予嘗浪游人間。嘆今世無諸侯王虛己下士。得追古稷下碣石故事。而草堂以崑穴之子。致賢王忘分。每以詩文相傾倒。橫槊之餘。從容倡和。夫淮南八公。至今不得其姓氏。而梁園賓客。鄒陽以傳。臨川門下。明遠特著。人苟自立。則青雲在前。當有相附益顯者。夫草堂豈僅爲河間誦詩者耶。

田子相詩序

往餞胡東崑之汾陽。料其贈行詩。得田子相七律。驚爲嘉隆間詩人。旣從子邑王子文叔見子相所刻方幅。則居然唐詩也。惜予見子相時少。不能盡識其生平所作。爲之甲乙。今子相自輯其詩。次第編摘。將以示于人。而畀予以序。夫詩之爲思也。窮神幼渺。期于中度。故流連咏嘆。而未嘗無止則焉。存乎其間。特夫矜情太多。則超詣反少。蓋詩有氣調。氣揚則調振。自非葭灰相發。元氣具舉。其能調音聲而播律呂。鮮矣。夫子相之詩。之臻乎嘉隆而未進乎唐。則以矜卓之未忘也。然而遂有進也。則以意氣之能開。興情之日上也。故少陵爲詩。衰于晚節。其興滅矣。予避人有年。而文詞不得揚。氣未充矣。向在姜京兆許。見子相尊人驃騎君。抵掌俠烈。能縱譚天下時事。比之陳同父之見幼安。意思勃發。致京兆以持重緘嘿之資。互相激越。暨予見子相于蠡城之龍山。飛揚跋扈。四坐爲誦。其在今驃騎戈船南下。衝斥于甌餘姑蔑之間。橫槊慷慨。賦詩而却敵。其意氣之有效如是。則夫子相以終軍之年。抱請纓之志。而又加以雄悍博達。慷慨



慨激越之意氣豈獨示人以詩句而已。

### 朱斯珮五律遺藁序

予詣斯珮。斯珮出五字律一百餘首示予。時盛暑。設床坐林下。索予點定其詩。逮晡而別。別數日而斯珮死。今斯珮所著書無一存者。而獨是詩以予所點定。特爲編摘。乃得存。則是斯珮所著皆可以傳。而惜予之不盡爲點定之也。斯珮初不喜爲詩。其爲詩也。近歲耳。而與予論詩。則在今歲一二月間。予漫游多年。逮歸。而親朋在者已無幾矣。其爲詩與文。或十年。或二十年。向之所爲同唱和共吟嘆者。今或存或亡。皆不可考。而數月之內。其爲存亡之痛。生死之感。亦復如是。又況乎四海之大。友朋之衆之遙遙而莫可指記者哉。予痛斯珮死。而蹉跎車過。無輓無誄。無虞殯。無哭詞。無銘狀誌述。而獨斯一編爲二人手跡。開卷而親媿媿焉。悲夫。嘗謂天下無全文。近之爲古文者。皆非吾所爲古文者也。惟詩則欲各取其所長。合爲一集。往欲得樂府如大敬。擬梁陳以後詩如吳漢槎。七字詩如梅村。七律如藥園禹峯南士。五字長律如杜陵生者。以爲善本。而皆未有定。斯珮詩倘幸而終存。是亦五言之選也。至于斯珮之篤行。則予方效之。非敢以斯序爲傳述也。輯其詩者何自銘也。倬炎曰：西河與施愚山先生謀選近詩。約得十餘人。終不果選。見序四愚山詩序及題辭阮亭詩序中。

### 蔡子珮詩序

夫爲詩與爲帖括同一無用。然而寧爲詩者。豈非以詩本于志。內之可以見性情。外之亦可以覘問學哉。第今之爲詩。大率單心帖括。而賈其餘才。比辭摘句。其于詩固未知精神之依憑。而典墳之有效也。蔡子

子珮具絕人之姿。不恃攻苦。輒能爲文章詞賦歌詠論議。卽下及書數繪畫博塞游娛之細。無不意志所至。手目畢達。而特其所爲詩。則若有冥心求通。博觀取勝。不甘以才分自限者。夫審時候氣。初亦何與于宮懸。而穿域蹋鞠。超乘投距。其于橫行轉戰之事。相去甚遠。然而吹銅布瑄。輕齋絕幕。樂人每藉之正律。而當時行軍制陳。反有借斯戲爲訓諫者。此無他。理有相因。則先事所從起也。故種樹非製衣。而衣由之成。啣龜非築城。而城于以備。必謂調情者爲虛器。而旁蒐者非雅材。豈通人之論哉。夫詩畏言性。懼其誕罔。詩忌使事。惡其拘牽。而有如得之中而資之外。在心爲志。而發言爲詞。子珮多才。吾卜其思之成。學之固矣。子珮舊爲詩頗學茂秦。而近詩有進。或曰茂秦詩有性情。然亦寡學。或曰性情吾所自有。若夫學。則老子不云乎。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人亦惟不好學耳。人苟好學。則亦安往而不爲資焉。

胡氏東岡瑣言序

昔漢藝文志載雜說家爲書千餘。今竝無一存。卽世所傳齊諧、洞冥、搜神、博物、西京、越絕諸記。悉後之人襲其名而僞爲之。故記中所載。竝與史傳所徵。及他書記註所引據者。了不相合。是何雜說之難傳也。然而唐宋元明以來。人有外集。集有別記。篇帙之多。至比之山毛海淳。而厭不欲觀。則又何與。胡光祿著書東岡。有東岡瑣言。自六經九家。以迄之街談巷議。書凡幾卷。卷凡幾部。乾象五行。書詩禮樂。竺乾柱下。神蛇鬼豕。一一臚列。不啻置石之探。而冢土之汲。紛紛乎雜說之弘覽矣。世每稱雜說家不可爲。其說有二。一則惡妨于大文而養其力也。一則恐殺于大事而不可爲要也。夫文之大小。固無論已。若夫雜說家好

辨舊文其載藉字句考論得失所繫猶淺惟是摺摭遺軼往往取人間所傳而顛倒之指記混殺是非莫辨。夫子宵小以平反借名覈實此固不害爲廣大而有時以端人正士纖微無類者或間摘數事爲之點染嘗讀宋人小記至范公文正暨歐陽文忠諸隱軼事未嘗不惜夫野稗之漫傳而立說之當慎也。今瑣言所及但有通記竝無偏駁其間必取真而見必貴確他日者史館有人當必求是書以備搜採豈曰補納是資而已乎。初予避兵時曾記明季遺事凡四卷以示沈七七善其爲文而疑于其事既而示大敬大敬曰矢人有參訂而成一矢訂之不詳雖挽彊其可追耶予乃悟其義而焚其書瑣言無是耳。

張邇可曰雜說家文序得有關係雖具讀書論世之識然非貫穿諸雜說家焉能博達正大如是。

### 采山堂詩二集序

予與康臣爲詩時同之者爲伯調、木弟、桐音、奕喜四人。木弟早世無集而茲四人者各有刻集行人間其集以堂名伯調名歲星桐音名芳樹齋奕喜名東書而采山則康臣所居堂也。特康臣刻采山詩時值予以籍捕夜走吳下無暇爲較讎而康臣屢屬予序亦不能應暨康臣赴都遇諸淮而後讀其詩而相對泪垂今集中絕句有云濕盡征衫者蓋指是也。乃康臣第進士對策以稱旨擢高等白事閣下入筮中祕書其爲詩滌然自喜却脂藥檢括不及嘗寄予書云吾方與同舍郎汪君同爲詩吾憚其伉烈力追之吾將以此易天下而不知者必謂予兩人爲宋人揚波效滄浪宛陵清江所爲何哉其後招予于白門盡出其十年來所爲詩屬予點定私喜五古雄博雖峭巖不類具茨七古有開闔縱一意儻汎軌軼步猶不足

涉都官長史之藩。而近體蕭疎。非歐黃比也。此猶居明堂者。厭崑見之數。而雜啓左右。移易向背。雖西蓋東澹。合宮重屋。逐步爲轉變。而要之不離乎殿陛之間。此猶先施悅衣。毛嬙滌黛。而意密體疏。神光離合。無所或二。蓋絢爛之極。則平澹生焉。而惜乎康臣死。而其說不早見于世也。今康臣遺集。其同舍郎汪君爲之較讎。而以不忘舊。仍名采山。且屬予爲敘。夫詩實難傳。康臣幸與同舍偶。汪沈之名。已行人間。而伯調亡後。其歲星二集。世多瑕瑜。芳樹之後人。貧不能鬻紙染板。而東書少年成死塞外。其毀其所爲。惟恐不盡。獨予以一身當五人共逝之後。復取采山詩而爲之序之。卽欲相對泪垂。如在淮時。亦豈可得乎。

吳應辰曰。何哉一斷。以序見論。惜乎一撇。以論帶序。皆在恆思之外。觀古  
文者。于此處着眼。則幾矣。若其用情。慷慨立格。宛委則固八家本色耳。

### 俞石眉詩序

詩爲六經之一。而謂窮經者不言詩。是何淺之乎爲詩哉。第窮經實難。孩提入塾。長而游于師。廣稽博習。尙不足窺其藩牆。而咄明詠露。露未晞而詩已成。此非詩之易。蓋必窮經有年。而後能矢歌于一日。故夫風人者。學士之爲也。胡子東崑。亟稱石眉爲仲高小阮。工爲詩文。去年。遇會城。觀其舉義。嘆八家傳文不廢。試論技良者無棄藝也。旣而讀其詩。風旨警上。梗概多氣。雖縱橫睥睨。倚天拔地。然要歸于大雅。東崑非欺予者。特石眉年富。方窮經術。究其所蓄。已足搯人頤而折人角。乃降爲韻語。名動衣冠。人遂有疑詩句之不韜學者。夫儒術誠行。卽天下之大。尙無竄業。況言詞詠嘆。隲于問學。能殖田而圃。可鉏。能削札而耕。可組也。人有操瑟而不爲執者。世共謂其不能執。及改絃布革。按度中律。試爲之。而竟以執名。夫執且

能名況乎其惡也哉

### 懷許堂續集序

懷許堂續集詩者。蔡子聞似祖之所爲名也。子聞之祖青蓮君。曾爲詩名懷許堂集。以東晉許掾嘗寓茲土。因以懷之。夫許掾無文。往爲孫楚所見。譏而史尙隱逸。不傳元度。此亦何足繫人懷。而以顏其詩。倘亦蕭條是好之意與。許掾詩。蕭條北幹園。乃子聞痛祖德之云亡。思覲前烈。復以懷許名。而謂之續。夫孫無續。祖集者。續之自子聞始。然而其志可念矣。昔陸機以揚祖駿德。姚瑛以紹祖訓義。爲世所稱。子聞有其志。無論其詩之妍蚩足繫紹述。而第使芟落華靡。獨存高致。若許掾者。當亦不負中領軍後。況乎甫之詩之有似于審言者。與子聞爲制舉。擅聲于時。將特見所著。爲用世計。元度之續。非其本懷。予獨惜作述之難。自漢史藝文暨唐世書庫所載名目。今罕有傳者。子聞曾大父爲司刑時。曾改撰冊府元龜諸書。僱胥史抄錄。凡若干卷。而大父所著。不止懷許。嘗讀其誌狀。尙有左氏蒼周禮鈔。百子叢語。尙書射覆。四書摹空翠樓稿。聊爾集。三一言。石室籌。黽賭。陰甘龐而三解。醒嗑言。忘身堇。無無說。蠓衣偶。占清影。軒雜俎。凡十六名。今兵燹之餘。猶能有存焉否也。而謂子聞之可無以續之也。

吳應辰曰。以似續似續祖妣。原非創義。然一經拈出。便見無限孝思矣。文之矧顧撇脫。多少靈變。

### 王紫凝幹山集序

予隨羣公作舉文社。高會于洛思山之耆閣。時搖筆者不下一二百人。予爲甲其三。一、選郎朱君。一、榮陽

丞章君一紫凝也。乃朱君爲選郎。歷文選考功稽勳諸司。掌選者屢矣。而貧不能飾葢履。丞被謫幾死。紫凝三十年衣麻。不得卸去。然則舉文之無關於富與貴也。雖然。亦惟舉文爲能致富貴之具。故富貴反得而誦之。浸假文之得無繫貴顯。文之不得亦無與淪落。則雖慶封宣孟日臨吾前。其得而操吾文事之善敗哉。乃由今思昔。其所爲一二百人者。或隱或顯。而要之能爲詩爲古文者。又不逮三四人。紫凝以爲吾既無所見于世。則必有所挾以自見。芍藥之花。不生于禁省之中。訐水之外。則退而藏之。別出其材。以合之于蘭桂。調之于羶薺。予以成五味。而和五臟。橫江之鱣鯨。不能薦寢廟。具饗禮。則枯腊無庸。所當逞其餘技。以鱗飾刀。以目飾珥。以鬢鬣。腠膜飾袂。輪旂弃車巾。矢服之用。蓋挾持固有在也。第紫凝爲詩。傑寡自得。每不潔潔于規撫。而情深致長。抽牘卽合。故隨其所寓。各以名篇。若所稱螺峰與浮峰。與今之幹山集而三也。夫遍紀所游。而仍不離乎桑梓。如是。聞之章丞。好爲詩。自筮仕山左。繼謫中州。而近且從征乎荆門夏口之間。其爲集當不止是也。然而其幽愁憂思。有過人者。然則文人之窮達。又安可定哉。

吳應辰詩序

應辰工舉義。舊習舉義者。戒勿爲詩。而爲詩者。謂爲舉義家必不工。應辰同時工舉義者。若張遠陳至言輩。已能擅長律比。考功盈川。而應辰驟爲之。爭相馳驅。故自應辰詩出。而習舉義者。不得妄戒爲詩。卽窮年爲詩。自誇有得者。不得傲舉義。以所不能。才人之絕技也。昔人稱詩有難至。如轆轤交往。未易駢媿。而元稹作工部誌。謂工部獨絕一時。在排比聲韻。屬對律切。蓋三唐取士。悉用排體。而散詩自鮑謝後。漸趨于偶。故能律卽能詩。而能長律。則然後能律。然而宿儒老師。窮年矻矻。而不必能者。而一旦能之。如顏光

祿忽聽張鏡與客語。如魯肅就呂子明談議。如石季倫作豆糜啖人。吁嗚猝辦。如孟達聞司馬公兵至城下。不意千二百里八日而到。才之大者。無所不通。應辰可驗也。如謂工舉義之不必卽工詩也。世固有已通籍而未能詩者。夫通籍者。則必其工舉義也。夫通籍而何必工舉義也哉。

曾青藜曰。通籍無詩文者。尚有舉義可恃。今謂無詩文。不必有

舉義。則全無把鼻矣。唐人惟李杜無科目。可謂通籍有舉義耶。

陳德宣曰。使爲詩者不敢自矜。徒爲舉義者。又不敢

自恃。一何駭快。要其接折陡頓處。自是七國家數。

### 王鴻資客中雜咏序

今之爲詩者。大率兵興之後。掣去制舉。無所挾搦。而後乃寄之于詩。惟鴻資不然。少爲詩數百。自書之。而與之雕工人之讀其詩。兼摩其書。以爲兩絕。予入塾時。猶珍之。暨鴻資漫游四方。值天下初亂。中州羣盜大起。鴻資獨杖劍挾策。思一得當。以展所學。而卒不可得。歸而梓其詩。則皆壯游時發憤怫鬱。不得已而仍寄之咏嘆。以圖一快者也。今老矣。凡所爲詩。則皆以奔走衣食。寄諸侯幕下。爲他人搖筆草檄。馳箋驛奏。勞心斂力之餘。暫一偃息。而意氣感發。亦復爲之。故爲之不多。卽多。亦散去不收拾。乃亦錄其賸者于篇。蓋曩時所爲書記者。有位而無事。士君子未至通顯。則先就辟召。而後乃呈身庶僚。故陳琳、鮑照、崔融、高適。皆以記室起家。而實則文章箋奏。未嘗責乎其人也。今則位與事午。凡幕下詞章。一以相委。顧追隨屬車。無所聞于外。不惟無位。兼無名焉。乃鴻資凡三爲詩。一揣摹帖括。而旁及之。一挾策求有用。而籍以與懷。至于今。則皆食葷傾醕之歲月也。然而其爲詩。一若劇心鉢神。窮幽達眇。而爲之。沈雄老健。不遺餘。

力。畫家無所得。即使五日一山。十日一水。經營彳亍。而一丘一壑。望之而盡。而假使輞川龍眠。適意磅礴。雖偶然下筆。疾若風雨。而指未到而氣已舉。房皇流溢。皆可觀也。鴻資詩不猶是乎。若予之三讀其詩而三好之。是雖讀之時之或有異乎。然亦何嘗無同嗜焉。

楊雲士曰。不暇爲詩而詩能工。此善于立地步處。若其寫貧士使人不得自由。千古悼嘆。

### 募裝韋馱金身序

祇洹無金湯之險。兵革之衛。所藉以維護者。韋馱也。無論韋馱所始。以七世童真。用堅固毅力。作佛干城。而卽其岸然強立。歷劫不去。是亦弱門之錚錚者與。天寧寺韋馱未裝金身。旣已戴胄摩杵。雄峙殿堂。而髹漆不施。追琢未竟。雖使黃金布地。一往照曜。而丈八之間。黯然無色。縱曰像教。猶勿像焉。顧裝金實難。雖一身有限。而所費不訾。計追師鏤綴。填灰漫布。約有千工。佛以韋馱爲垣墉。而韋馱以檀越爲篋笥。故韋馱稱護法。檀越亦稱護法。第韋馱護法。遠在三洲。而檀越以一身而不爲之保護。非護也。況韋馱幻形。何所事飾。彼以像飾教。夫亦飾生人之瞻視者耶。募者索予序爲施捨勸。因序之。若夫以一人助一身。與以千百人助一身。其大小寡多。原無限量。亦視其一身之能助者助之而已。

### 募裝北嶺王天君減像序

北嶺崇真道院。爲吾邑福地之一。以其地在北。故祠元武。協方神也。乃祠元武者。必先火德。取水火相濟之義。而火德最神。道家稱之爲靈官。或曰道書曰。靈官本王氏。名善。卽王天君者。能驅邪燭奸。開冤析罔。



其以善治不善而不枉于善。乃以名善。于是世之發憤怨抑。無所告訴者。得借其神爲證明。故時俗訟神者。多于訟官。而其如神之瘁于奔命何也。向使神爲生身金鐵不壞。猶且遲久賢勞。思用歇息。況以香塵和泥屑爲之。外加綵繪。雖披甲冑。土梗而已。住院道某。憫神之碌碌。將以減像代增。灰礪漆剝。務使嚴重。勿輕令昇輿。得離其位。此亦敬神去慢之微意。與人有訟官而反褻官者。官必加怒。而假使尊其等威。張其容色。就訟堂而申辯質。此亦聽訟之欣然者也。靈官果靈。福必有在。吾願世之重其神以集其福。而遂爲是言。

任漢才曰。此與前篇皆從募簿錄入者。雖其文似諧。或非西河所欲錄。然透露警快。開人蒙矚。古文妙處。正在隨筆處。見得惜西河毀去者多。此特大水中一涪瀝耳。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  
又春庄稿

遠公驥聯較  
遠宗姬漢較

## 序十一

### 徐西崖詩集序

天下之爲詩者衆矣。苟任擗管。無不挾一編以吟以諷。而究之嶄然見姓氏于人。千百之中。不過一二。然且此一二人者。與世相見。未必如甘蠅飛衛。抵矢于道中而不之下也。予知西崖有年矣。前此過西崖。見其詩。未見其全也。今則得見其全詩。自擗管以來。以逮今日。合古今諸體。錄其可與世相見者。爲一集。爲二集。夫西崖年不過三十。而其以詩爲當世指名。則近在十年之間。然而其十年以前之所爲詩。卽已萃萃蓂蓂。其見于是集者。比類以觀。一如唐之有韋劉。明之有邊徐也。則夫西崖之名。其在十年間者。豈有過哉。人有慕毛嬙先施之貌者。向習見者而詢其人。而習見者妄以爲毛嬙先施。則必以其名焉耳。人不見其貌而已得其名。名不在貌也。夫安見毛嬙先施之貌之必于是也。于是飾東家以出。護唇墜頰。而使毛嬙先施者。反蓬首垢項。控壁竊視。然而人之見之。且爭舍東家而向西壁。何則。名固不可假也。方西崖少時。席先世門閥。遭時中落。艱苦倍嘗。暨長而衰衣須捷。落托于江湖之間。以彼其時。曷嘗有勢位以結

時榮有祿米以望人腹。謂可邀譽問而致名高哉。然而一鄉稱之一國稱之。迄于今。其在東西之廣。南北之運。讀其詩。見其志。而悲其遇之。于以窮也。夫材藝能神。各不相下。卽以飛衛之技。一出而可以自殊于世。然猶二年三年。臥牽挺之下。目承織鏃。迨至懸釐貫虱。操弧以起。而後飛蟲蟄而冥鴻下也。西崖負英異之姿。挾三寸管。卽能與當世賢豪度長絜大。況過此以往。未之或限。則試以其技而射于中途。豈無挾棘刺之端。扞之不得而卻而走之者矣。

賁黃理承閒堂集序

陽羨陳其年。每推如臯賁黃理爲詩中之豪。予因介其年一見黃理于慈仁寺中。時雜坐之頃。得讀其望摩訶山詩。以爲善也。旣而宗臣輔國將軍則又介其年與予邀黃理一見。而黃理方以赴太原之招。踉蹌謝去。爾時送黃理。因得與其年共讀黃理所爲詩。又以爲善。今則黃理從太原還。出其游太原所作。予善之一。如前此與其年讀其詩。而其年已死。夫卽期年之間。而居者游者。生者死者。來而往。往而來者。其爲不可恃如是也。夫詩之在人。譬之烟雲之在眼。一時短長工拙。互相爭上。而不肯少息者。而待之數十年後。其爲不可恃者。亦復何限。黃理游未竟。其爲詩亦未竟。吾烏知他日爲詩不更有加于今日。而就今所見。予見凡數頃。而其所爲善則一也。然則黃理之爲詩。其在數十年後。亦一如今茲之所見者而已矣。黃理詩未刻甚富。其所刻承閒堂。則正予所見者。尙有詞若干首。附卷末。

蒼崖詩序

國風以方異。而自文武宣平以迄于陳靈。則又以時異。時有正變。而方無正變。然而四始六義之說。無與

焉。予幼時頗喜爲異人之詩。旣而華亭陳先生司李吾郡。則嘗以二雅正變之說爲之論辨。以爲正可爲而變不可爲。而及其旣也。則翕然而羣歸于正者。且三十年。今其變又伊始矣。朝廷崇儒右文。徵天下稽古好學之士。與之揚扝。然且試其文而示以式。以爲時之所準者。端在乎是。宜乎詩與文之一歸于正。而乃羣然倡和。彼此牴牾。且有遜而之于變者。推其故。大抵皆惑于虞山錢氏之說。揚宋而抑明。進韓盧而卻李杜。而其間才智之士。方有先人而導揚者。其說有三。一則厭常而喜新也。一則好矯異以騁絕俗也。一則有歎乎其正。而于正不足。庶幾于變有餘也。蒼崖姜生善爲詩。然未嘗爲詩。其爲詩也。必以正。惟不爲詩。故常無所厭。而爲必以正。則不必絕俗以明矯異。而獨是風雅之資。本乎性成。旣不怯乎正。而亦未常不足以盡變。嘗曰。夔鼓明磬。雅管頌竹。其製雖平。而能精其數。則合神人而和物變。不必金槽鐵撥。王笙張缶之過爲新聲。而珍膳積食。但取和滋。則鴨肝能芳。鵝臍可象。又何必膾鮮于西海。臠龜于江東。而後謂之爲阿衡之煎。易牙之饗。蓋至常之極。至變生焉。是以正爲變。而非以變爲變也。是以正變爲無與于四始與六義也。是何其與華亭之說相似也。蒼崖與杜陵蔣先生游。杜陵者華亭人也。

### 介和堂詩鈔序

少與待庵誦賈長沙疏。三過能記。及旬日。而予忘之。而待庵不忘。人嘗以此定優劣焉。暨予羅兵革。稍爲詩歌。而待庵著權書十篇。示有用。嘗戲爲璫璣詩曰。吾但爲一詩。而千百詩具是焉。詩何用斤斤爲哉。頭人有言曰。居眎篇表。出眎簿書。待庵自升賢以泊通籍。中間閒暇日多。然究不爲詩。卽爲詩。窮極工麗。擅庾鮑之勝。然猶且棄去不存。及試仕海上。而後于蟠錯之暇。而偶一爲之。若所稱介和堂者。則官舍名也。

吾聞未仕則所志在仕。既仕則所志在學。待庵之未仕而不爲詩。其志在仕。卽既仕而反爲詩。其志當在學。而獨是詩之爲道。務其大者。不遺其細者。夫大旣當務。而細復不遺。不幾兩賢。然嘗觀絲人製錦。唯經緯旣立。而後八紉五組。可以隨在。而罄其所施。詩亦唯不觀其大耳。苟觀其大。則意閑手敏。雖纂績而不傷于靡瑣。刻而不漓于巧。今夫爲政。猶製錦也。吾嘗過海上。觀待庵吏治。優游鎮靜。得字人之大。而基宇澄邃。嘗有過於南金之爲礪。荆玉之爲潔者。然且一絲一縷。唯恐傷民。杯水束薪。不以累物。其得全吾大以復全吾細。如此。每見讀書譚道。自誇有用。及其出。而悖之。待庵能不負所學。則雖所學者。本不在詩。而卽以詩觀。八體相宣。五色俱備。以擬其工。抑亦眉山之遺書。長沙之贖議也。吾故選其詩而爲之序之。

王枚臣西臺雜吟序

初與枚臣同爲詩。每見而避之。畏其湛深。而枚臣亦中道棄去。口不言詩者數十年。暨枚臣成進士。授西臺舍人。始效謝監吟紅藥當階之詩。於是畜所吟。遲久成集。鄉先進嘗曰。詩與文異。雜文與舉文又異。故爲舉文者。相戒勿爲詩。爲雜文。而昔之以詩與雜文傳者。皆從舉文有得之後。棄舉文不事。獨事詩。若文如昔。信陽濟南。暨近代陳黃門。吳詹事輩。皆是也。第枚臣論詩。又與濟南黃門輩多所不合。嘗選列代詩。自漢東西始。下及魏晉六朝。唐五代宋遼金元明。凡二十代。哀詩若干首。合若干部。矻矻歷寒暑晝夜。取置摘搏。數變易籤帙。前一年夏。曾持宋名家詩。過予論較。取滄浪宛陵眉山涪翁諸集。上下甲乙。慨然謂有明諸君。閎闊過峻。第恢其一門。而凡三衢九術。縱橫汗衍。千蹄萬輻之不可紀極者。悉闕抑勿通。是使隘也。夫青黃殊色。而齊暎于目。竽笙異音。而同調于耳。河水多廣流。不廢支深。鄧林有奇材。不翳榛莽。必

欲執一元之筭以定中聲。据二南之詩以概篇什。豈通人之事哉。其論如此。故其爲詩。不沾沾于唐之開大明之弘正。而時之爲開大弘正者莫過焉。其思沈雄。其氣博達。其情辭高騫。而意旨通雋。雖不涉滄浪宛陵之藩。而較之嘉隆之際。約繩束轍者。稍有變通。予向謂枚臣能自致。今第吟藥。究推其所到。必能進賦。休成述聖德之詩。奏文始五行之曲。以佐制氏。豈虛諛與。獨念予與枚臣暨任君待庵韓君燕克同硯有年。而三君皆前後通籍。策名于時。然後各出所爲詩。爲世指名。而予第爲詩爲雜文。究之不得成一名。而卽其所爲詩與文者。亦將浮沉滅沒。而與歲俱盡。此則鄉先進之所爲可戒者也。

龐檢討家庭紀懷五律序

雪幄未嘗以五字律見長也。嘗讀其五七字古詩。蒼芒豪飢。如檀林之結根於秋原。攢柯裒葉。一往挾刺天之勢。人之遇之。率興懷憤。浩浩然披襟而前。崔錯焉而不能行。然且調調刁刁。各中音聲。與世之徒歌。徒粵者異焉。嚮使雪幄者。當故國孝武之間。與信陽北地相課。後先奇不逮空同。卽從容條易。當亦不遽出康徐以下。此其間參互必有可觀。而惜乎知之者之鮮也。古云。詩言志。又云。在心爲志。發之爲詩。雪幄惟原本心志。故言多根柢。比之擢本之木。入地千尋。卽拔地亦千尋。所謂凡學貴有本固如是也。乃雪幄於一本地。尤三致意焉。往讀故史。歎吾邑魏文靖公以敦倫著稱。仁宗賜之以五倫之書。今是書無有也。嘗擬其書。大略輯古人人倫之事。與夫詩與文之紀人倫者。雪幄詩故多。今先出其家庭紀懷諸五字律。梓以問世。此非故匿其所長也。以爲詩自有本。本在是。詩亦在是。而吾卽推之爲人倫之書。其前乎此者。則安仁敍家風。康樂述祖德。王融懷叔。陸景寄兄。秦嘉贈婦。左思鮑照贈妹。陶泉明哭從姪。韋應物

念弟杜甫憶諸弟與妹王景柳玘陶潛杜甫盧仝韓愈或喻兒或訓子往往也吾得而並觀之矣

兩水亭餘稿序

定庵不屑以詩名自內廷應制掖門贈答而外感時賦事皆是物也乃三十年不存一稿人以詩叩之即不應至鄉游有年予始強其錄近所爲詩屢見屢強乃又遲之遲之至於今而始以兩水亭稿付之錄事然而餘矣人有求道者于此視眇若博窺微知著初未嘗爲朔蓬燕角之用然而張弓挾矢雖甘蠅之射無以過之何則本懋者餘自裕也故魏舒善射必至幕府狎習卒未有知其能射而後一射而發無不中方定庵兩入諫闈其忠言讜論每藉筆札又何嘗以文章之事爲緒事哉惟夫經國之言餘于詞翰是故永興五絕每有置詞翰而不道者間嘗考定庵家乘自太僕公下光祿宗伯歷嬪文譽凡其詩與書卽片紙牘字爭爲世人所寶惜而列代以後家無藏文定庵之遲久不錄夫亦有所受也夫夜光之珠篋笥莫掩雞斯之乘不示蹤跡向疑謝榛題李北地爲詩人而近代婁東學士反囑其弟子以詩人見稱是雖自視愀然然或偶見夫詩句之外若無庸以自見者定庵可見者多而卽以詩論詩亦不少乃題之曰餘餘者餘也然而定庵曰吾卽此已餘矣又多乎哉

家副使秦中詩序

賦詩以事復以地采薇不作士大夫多橫槊而吟傲王燦從軍杜甫出塞諸作而錄詩者遂記之爲本事之一然流連興嘆各有其地向使烏蘭上郡地近五原卽軍容不臨羽檄未至當其感寄所及猶且相望咨嗟起爲憑吊而苟非其地則雖淮蔡澤潞日尋干戈顧賦詠不與焉吾家棗園以金門之才司馬平涼



夫平涼卽古之蕭關地也。其地近邊塞。曩時逞逞稱第一城者。會王師西征。討涇原叛帥。蔡園本司馬。駐師高平。乃日捧羽檄。北抵賀蘭。南喻關隴。然猶入撫降卒。出督轉餉于劍門棧閣之間。慷慨馳驅。一何壯也。夫蔡園文章本足獻廟堂。而光典冊。而乃致身行間。徒以摩盾銘銅之技。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則其感寄所及。發爲詩歌。何足恠乎。今蔡園以文事顯矣。身爲望郎。天子特簡之。校文黔南。甫竣事。而卽復有滇南學使之命。文章衡鑒。震卓遠近。乃于瀕行之際。輯舊所爲詩。而次第之。悲涼磊落。骯髒拔俗。儻所稱子美出塞。作傳讀之。能使壯情鬱發。軍士感激。非耶。夫滇南亦用兵地也。昆彌萬里。新受王命。而蔡園以長卿賦才。傳諭之餘。加以教化。則冉駹隳笮。更有詠歌爲本事詩者。泉明重宗誼。吾將進而諷長沙之章矣。

### 張賓門游西山記序

記遊之習有三。形摩險窄。過于瓊屑。類稗官家。一。貪敍故實。雜以沿革。類方輿家。二。自愬起居。猥陋齷齪。類簡札記簿家。三。故白傳過洞庭無詩。而韓愈登華山未嘗爲記。非無故也。京師以西山爲名勝地。四方來京師者。必以遊西山爲愉快。當車輪馬蹄播塵埃中。得山青水碧。耳目開滌。誠亦甚善。第前此無佳文。一志名勝。而遊其地者。不過吟詩數章。便稱能事。卽偶有紀遊。亦第如前之所爲簡札記簿者。猥陋齷齪。不可名狀。予嘗出東華。杖馬箠西望。輒恨不一至其地。卽至。亦必不能有文章相傳述。塵襟膩綉。自分隔絕。讀賓門紀遊。一何所至朗豁。輒引人入勝。一至此也。予與賓門遇申江之濱。詩文唱酬。每嘆賓門以山川寥廓。開拓襟宇。故爲詩爲文。皆極遐曠。能自關畛囿。與世之寄廡下。隨車後。有辨宜其遇勝地而興。

情生矣。顧賓門遊時。會上避警蹕于途。親承聖天子訊問慰勞。于千乘萬騎。風發雷動之際。踉蹌扶服。遷延引去。夫相如揚雄未嘗見天子。先讀其文而後知其人。賓門負作賦之才。驟然見天子。天子已見其人而未嘗知其爲文。夫猶是其人其文。而見文與見人之不同如此。獨惜身爲侍從。不能周旋橐筆。陳詞作頌。徘徊于射熊甘泉之間。又不能隨時薦賢。效直宿郎監。使聖天子顯然見相如揚雄之爲人與文。而徒以未遊西山之故。竊誦其記。以當遊覽。則其猥陋齷齪。有甚于世之爲簡札與記簿者。而又何文章之足云。

資治文字序

自文字起而載籍興。文字者。載籍之先事也。毋論典謨誓誥。詩史銘頌。所藉不淺。卽文簿板冊。札牘券契。以逮農估輿隸。竺人丹師之流。嬾記注。有不資文字者乎。向使古無文字。則自今以前。有若夢寐。又何知孰爲虞周。孰爲漢唐。孰爲聖愚賢不肖。以及天時人事。古今運會。興喪得失之紛紜也者。然則文字之資治。所固然也。第古來字書不一。而要其指歸。大抵不越形聲兩端。原造字之始。先聲後形。傳字之後。先形後聲。故先儒謂形母聲子。聲母形子。皆不必辨。要之。六書所稱象形諧聲。略見之矣。獨是古文今文。旣殊其形。辭賦歌嘏。復異其韻。在昔揚雄采篆籀諸文。著爲訓纂。而東京許慎因之。有說文之作。暨梁顧野王增爲玉篇。輯偏傍所同。悉以類聚。而其後在唐。有李陽冰者。修正說文。宋初徐鉉取陸詞切韻。增入翻切。至金章宗朝。王氏與祕據說文玉篇二書。集爲篇海。而從前省篇。川篇。類篇諸書。俱爲之廢。此則字形相嬾之大較也。至若字聲所著。則自魏左較。令李登創爲聲類。齊中郎周顒作四聲韻略。梁沈約因之。于是

有韻譜一卷。其後隋開皇間。陸法言與劉臻等同造切韻。唐陳州司法孫愐略爲訂正。更立爲唐韻之名。逮宋祥符間。增爲廣韻。景祐間。復增爲集韻。至理宗朝。有平水劉淵者。始括二百六韻爲一百七韻。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則至今用之。而從前韻英。韻集。禮部韻略諸書。又爲之廢。則又字聲相嬗之大較也。顧夫記形者必兼聲。而記聲者亦必兼形。故較玉篇者必增音切。較廣韻者復限畫段。至金韓允中。合爲篇韻。則兼形聲二書。而取說文之筆畫。唐韻之五音。韻會之七音。荆璞之三十六母。彙成一編。然而義行其中。明初。大校字學。復因襲金元之舊。變易前文。別爲改併。名曰洪武正韻。則形義未覈。而韻學亦失。至萬曆中。宣城梅氏集成字彙。則又兼攝形聲。統該義理。世之所爲金科玉律者。莫以過矣。吾友徐氏仲山洞精字學。其于三蒼爾雅諸書。自李程以下。正變沿革。源流轉然。且又博極墳典。恣所考核。乃遍覽字書。而惻焉憂之。以爲安有千百年以來。著書相嬗。踵事不替。而譌謬荒落如是者乎。不特從前篇韻。偏而不全。而卽字彙之綜其成者。猶且乖舛回互。千創百殫。雖有增訂。仍復繆盭。間嘗與仲山論字。仲山每一字必戈波點畫。縱橫。曳戾。豪釐具析。而予則不問古今。任意增減。嘗極訾正韻。及吳江趙氏所著長箋之說之陋。以爲楷書當具楷法。不當泥古法。曾作答王進士辨字三書。頗傳于世。而與仲山談。不自知其語之拙也。仲山于古文篆隸。無不殫哲。而不以篆律楷。不以古責今。以爲覈古字者。所以見本。輯字書者。所以考變。嘗爲緡其編部。觀其發凡。大約有正字。正音。正誼三端。正字者。正所爲字形者也。夫爻支異用。以義分形。籀佳相隨。以形合母。故牽放稍疎。雖絲縷而得尋丈之判。自夫四體相循。導源疏派。則必先定其規畫。而後以代而降。漸就沿變。如允允之析。必及允執。而易文以明。鉞鑷之辨。極之鑷噉。而詩句始白。至如正

音。則卽前所爲字聲者。蓋本音、轉音、通音、借音、原有區別。世以借作轉。以轉作正。往往而是。且譚談終合。清青轉分。其中正變。各有所受。況夫宮宮徵徵。字隨聲造。而律以韻母。則宮角徵商。反爲亂音。而是書則特嚴正借。轉慎翻切。其于見溪諸母。則第因集韻徒作標識。而不襲其說。然而字從義生。而由字求義。則天地人物。姓氏州縣。草木鳥蟲。日用事類。各有至義。苟一字數解。則以正爲尸。以兼爲從。以通借爲更端。以辨駁爲附著。卽至龠合數殊。睨皖說異。亦必窮其參差而定其是否。其于義之不苟如此。至于依韻分部。部下分畫。畫下分母。前正後俗。始古終今。其訂證之確。引據之博。始而經史子集。既而九流百氏。又既而稗官小說。搜輯窮荒。貫穿山海。洋洋乎天地間。一巨觀也。嘗考其載事所由。自幼時從其尊人大司馬。公受洪武正韻。甫受。卽能指摘其紕繆。其後觀說文而好之。既而有悟。見人物體貌。皆成字形。至甲申後。捐去舉子業。講姚江之學。研練經術。擬著理學經濟合一書。筮之得屯之五。曰屯其膏。小屯吉。大屯凶。遂單心字學。明晦不輟。凡幾易冰雪始脫稿。合若干卷。名之曰資治文字。蓋將以獻之朝廷。佐一代同文之治。豈僅爲載籍之先資已哉。然予又聞之。仲山爲是書。雖本學力。願實有夙悟。其太君俞夫人以識字稍魯。發願惜字。句鬻一善識字兒。自未歸逮老。見剩字必拾。出入羸宮後。習拾之久。遇隙地字影。目過卽省。旣拾。澣而熅之。囊其灰。投之清流。暨生仲山。斂其彌月。贈餉之貲。僱拾剩字。仲山生甫歲餘。卽識字。時柱聯中蝕。兩傍存波戾蹤跡。太君抱仲山指訊。應聲而射。卽得其字。稍長。學書法。輒能自爲起。止。學篆亦然。其夙悟如此。然則以李程之資。擴沈願之業。古學倘行。吾必以是書爲百川之歸矣。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  
又僧開稿

遠公驥聯較  
遠宗姬漢較

## 序十二

### 西湖三太守詩序

杭之爲守者衆矣。而獨白與蘇並傳。豈非以兩人並能詩哉。顧樂天在唐。當元和長慶之間。距宋東坡時。已二百四十餘年。其間沙陀邢洙。易姓者六。而後兩人始以傳。一若肩之比而踵之接者。甚矣。能詩之未易也。予僦居西湖。值在園劉君。以括倉良守。借箸茲土。西江聶晉人。曾選在園詩。而予爲校之。嘗曰。若在園者。可以爲西湖長矣。旣而蒼石魏君來。則予友也。蒼石以石屋丹崖諸集屬予。纂定。而晉人適至。遂列其兩集于百家詩鈔之間。且于去官後。和東坡守杭時詩。以寄意。會舊黃守蘇君小眉代蒼石。予曰。此真坡也。當其命字時。則旣已坡居之矣。乃適守茲郡。相傳小眉詩。提筆千首。雖紙竭墨渴。而筆尙未輟。晉人居湖久。將行。還顧曰。吾無已於湖。吾當爲湖留佳話去。因遴三君詩並列之。名西湖三太守詩。夫自有杭來。卽有此湖。亦卽有此守。卽守之能詩者。亦未嘗間絕于世。而相遇甚罕。今一時而適逢其盛。彙後先三守于兩年之間。而聶君晉人卽又能歷取其詩而爲之選之。遂使曩時蘇白閱五百年。僅一見者。而今且

車連袂結于滄浪之濱。此不可謂非千秋極勝。而予以儻居一老。亦躬承其際。而觀其賦詩。何厚幸也。

來子心聲序

來子心聲者。來子哭母之所爲作也。夫來子之所哭不一矣。有哭其猶子者。有哭子者。而總以哭母之哭。哭之。夫哭母而何以文。曰。此其所以爲心聲者乎。蓋哀感有七。唯心無飾。故或以義哀。或以情哀。或耳目聞見而哀。或口嘆而哀。而心之所至。則百哀具焉。是以烏啼七章。過于九嘆。而祭姪悼兒。較有類于昌黎之爲文。顧況之爲詩者。誠哉。靈臺之叫號矣。少從倘湖先生游。嘆先生以愧摯之性。流爲文章。真所謂淳意發高文者。而趨庭嗣興。復能以孝友天性。形諸哀嘆。而不必以文爲文。而其文如此。聞之來子好老氏。放情任達。置身于逍遙之外。凡一切感心觸性。稍有眷戀。急舉而聽之。無何有之地。以爲緣神感動。恐傷自然。而獨于天倫迫切。若將身殉焉。而不之顧。且夫檢心者。吾得以達心解之。泥情者。吾可以釋情喻之。乃以來子之放情任達。置身蕭散。而迫切所至。究且纏結繚戾。而至于如是。夫如是。則雖欲寬之以原氏之歌。慰之以曾點之瑟。又豈可得哉。

龍眠風雅序

自昔邦賢國獻。多得之雍豫燕齊諸境。而吳楚以南。傳者漸少。顧其所爲可見者。卽一言一行。致足稱述。又何嘗定以文章爲是。邦耆舊高賢傳哉。故七國文儒。東漢名士。原無爵履官閥。可資援引。然且澤不被于人。詞不彰于世。而其名其氏。誦之赫然。今則非文不足以傳人。而史館文廡。無能軒輦。非其所自爲。文足以擅後。則雖言行之間原有可見。而其人。不傳。然而今之吳楚。猶之昔之燕齊雍豫。而高賢耆舊。往

往不逮。致觀者有古今升降之感。此非其文不足傳。而其文之可傳者。或不能傳之使天下見也。瓠城爲七國楚地。而樅陽入漢。卽爲名縣。其間高賢耆舊。代不乏人。且輓近以來。名士輩出。凡言行文章。致足稱述者。前後挽推。互相暉映。可謂盛矣。乃潘子木厓。復慨然念宋元以降。自武樂洪宣。下逮今日。有其人其文。久傳人間。而風雨兵革。侵蝕流散。漸至涸蔑。而不可考者。將先輯其詩爲集。因博採國誌。旁蒐家乘。凡夫故老之遺聞。閭閻之狎識。務必祛其可疑。而徵其可信。不汎不偏。以該以審。命之曰龍眠風雅。且不以予爲不文。屬爲敘次。予思江左言詩。首推雲間。近代聞見。頗稱錢氏。當夫黃門嘯興。與海內爭雄。一灑啓禎之末。馴猶餘習。而其時齊驅。而偶馳者。龍眠也。故雲龍之名。彼此並峙。若錢氏習故。其于江介諸先正。歷歷稱舉。皆有倫有等。可備譜牒。然而明詩一選。稍軼腕上。至列朝詩集。則若有詳于彼而略于此者。此生其後者。所由輯遺詩而憤然興也。夫里門必式。梓桑必敬。此在鄉之人固然。矧文章大事。宜辯方域。昔有見羊酪而誇蓴羹。觀水嬉而歌河女者。其私其所處。而矜其所祕。卽偶然給捷。世且誇之爲盛事。況乎南音之當操。而土風之可播。與木厓著書等身。其所爲詩。久爲海內所誦揚。然猶兢兢乎不忘先烈。而具爲搜討。今之所爲後。卽後之所爲先也。予生爲越人。僻處海隅。邑之文獻。固無能與寓內頡頏。然嘗考遺載。亦有鄉先生詩共若干卷。自有明迄今。判爲二集。旣鏤版行遠近。而數百年間。眇無一存。卽故家收藏兼本副錄。亦罕有見者。大抵世近則相形者多忌嫉。而代遠則因循忽略。易致軼落。予往欲輯之。而難之也。賦吳都者。矜灌注之能。揚藪囿之廣。荒陬詭譎。旁魄而算。自以爲竭智計詞說。有裨吾土。而忽有人焉。控引澹淳。襲歷塊。聚鮫鱷。而集馱蔓。舉他人之所憑虛而談。睟容而誥者。而皆有以著其實。則夫按錄

竹之詩以求衛產。誦板屋之章以驗秦風。而猶謂未足摠懷舊之念。發思古之情。不可已。

大山稿序

予與滬上二朱子游。未嘗僅以文章也。顧伯氏周望少時。用制文冠毛詩北闈。其文久爲遠近所稱。而季子大山復以娛清樓詩傳之間。然則其文章且若是矣。大山之言曰。予欲樂府如叅軍。五字詩如陳思仲宣。律體高藻如考功。工部一輩。而久不可得。故爲詩不愜心。輒置去。其不得置者。獨其游西江前後諸詩已耳。予薄游滬上。主周望家。因得竊讀大山所存稿。嘆大山前所自期。具能有之。其樂府且足當古三調詞。五字詩追建安以前。律體有微近隨州與嘉州者。第其稿所存止十之三。而予復汰去其半。似乎過約。然予見舊時鄉先達名士。襲隆萬間遺習。裒然卷帙。自許博大。卽彼此互贈。必曰著等身書。而身歿而書不傳。雖藏書家偶用備數。或子姓善守護。其板使不斷爛已矣。其于存毀之數。固未可知者。朱氏自九世前後。其所傳集凡十有四。今鏤板尙存。故志書稱鄉先達名士有文集者。莫盛于雲間朱氏。而要其所傳者。僅如靜庵公麒麟頌。邦憲公江南感事詩數冊而止。則夫後之繼先達而傳文者。顧在多與。

柯亭詞序

嚮與蒼崖作集字詩。平陂單複。頃刻裁押。予早知其能填詞。及其游大梁。作大梁竹枝若干首。愿雅而雋狎。得填詞家遺法。竹枝者。填詞中一體也。蓋蒼崖才多。其于學無所不窺。然且未嘗習爲之。略涉卽得。其爲詞。固未嘗知其爲詞。而其詞工焉。况履甲得乙。予已早見其能工者哉。特詞爲語詞。使必效隋唐餘習。刻意組就。將以別于元慶之庸便。嘉隆之佻滑。而其失也。雖而不利。詞爲詞氣。必欲蓄志以蘊氣。使氣



不橫洩比之詩歌。庶幾免于蘇黃之寡劣。辛蔣之頑誕。然其失也。宛而不舒。蒼崖甫涉筆。而二弊免焉。蓋詞如衣然。稱身而裁。不減不浮。而後越布單衣。皆得目之爲佳。士氣如筦然。依聲高下。而不伉不墜。然後街談巷諺。亦且播之爲雅音。而無所或二。柯亭之詞。不如是乎。中郎見竹。而知其材。子見其爲他詩。而知其爲詞。雅有同量。若夫學仕者之亦爲詞。古有以君子而爲詞者。晦翁也。晦翁且爲詞。而況其他也。有以大人而爲詞者。希文也。希文且爲詞。而況其他也。有以命世之才而爲詞者。蘄王與鄂王也。蘄王與鄂王且爲詞。而況其他也。

王西園偶言集序

往者雲間與東鄉論文。援大易修辭之旨。自六經諸子。下及漢魏晉宋齊梁諸爲文者。各示體要。與以正的。東鄉不能難。而雲間之說。遂行天下。既則吳中耆舊。自相操戈。第推廬陵爲鼻祖。而濂溪震川諸先輩。宗分派接。以次初榘。一時制舉家便之。即使能爲漢魏。猶不足與今之制舉家爭衡。百一。況六季乎。雖然。亦唯六季爲非是焉耳。浸假庾徐沈鮑。仍行人間。則廬陵南豐。未必不望而卻足。曾是區區者。而敢與之絮寡。多較細大哉。然則今之不爲六季者。非爲之者少。而爲之而能者之少也。予與西園王子游。嘆其所爲詩詞。工麗絕俗。以爲雲間遺響。庶幾未墜。近讀其爲文。駢情儷句。具極高勝。猶且轆轤盤辟。能使新裁別杼。往往搖振乎其間。自非揆天之才。爲之摘詞。又安見連珠繁露。縈迴錯互。有如是者。是得毋所稱庾徐沈鮑者。非與。自初唐諸子。工于詩律。雖文仍偶體。而格調全卑。今則名爲四六。究其堆垛。實表判爛。段已耳。夫以制舉表判。而名爲六季。宜六季之不振也。夫史遷班固。不廢俳詞。昌黎柳州。多有絮字。今毋論

包犧一畫。必藉偶成。鍾呂間生。娶妃而得。試觀天地之間。日月寒炎。動靜往復。凡夫花葉之駢生。鳥禽之媿翼。以逮人事周旋。冠綏屣屨。又何一非奇偶之環爲體者。而西園以文筆之巧。奪造物之能。敏心慧指。纂組成勢。雖使嫫女縈絲。天孫製錦。猶不能擅其文。而易其藻與彩也。人卽欲誇八家而抑六季。而必謂絲麻之不如管蒯。珠玉之不如砂磴。夫亦孰得而昧之。

募建天衣乾公骨塔疏序

向避人天衣。乾公引予至大悲閣前。鳴鐘轆燭。命予皈法。予約以年歲而未償也。旣則送乾公住靈隱。又旣則送乾公住揚之天寧。時兵戈滿前。植錫于西陵之路傍。從容告別。不謂別一年而乾公死。死而歸其骨于天衣者。又一年矣。當公未死時。嘗相天衣前大塢名茶園者。指而曰。吾茶毗後。當龕骨于是。而龕久未建。法嗣寄庵。爲行脚告募。屬予敘事。昔孔子有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聞道早暮。初亦何與于死生。而至謂可死。夫亦慮年歲之不姑待。以幸有是也。今乾公聞道久。久而可以死。死而可以樹塔于茶園。而不之愧。獨予以瀕死之人。歸投于公。初謂從此力學。可旦暮計耳。曾幾何時。而公住靈隱。又住天寧。卽又死而仍歸之天衣。而予猶然以茫茫之身。爲公敘事。嗟乎。人之生死。可待哉。公爲天童之第四世。蓋三峯之孫。而靈隱之子也。靈隱嘗曰。自五宗淪後。必如公者。始能繼三峯之學。丁巳秋月。將有事建塔。爰敘募簿。且告世之能助者。

錢唐吳清來詩序

予讀翦霞詞。如嫩簧乍調。生絲繫桐。金牕兒女子。爲粉悅家人語言。而鸞雛未翔。嘖嘖于銅屏之隙。意其

人必韶年而雋于言情者也。則又慮其人或才高意闊，與會英上，昵于窈窕而曠于交游，況乎以留離之子當之，翠尾之曳而赤霄之阻，其不足副其婉孌之思也明甚。乃吾未嘗見其人也。讀其詞，兼讀其所寓書，抑抑乎藹乎，若可親者。又既而讀其詩，且讀其和予之詩，則然後知其愛予之深，交予之摯也。古不有誦讀而相思者乎？予讀翦霞詞而思清來，清來讀予詩而思予，其彼此神契，亦又何異？顧予久失志，其詩本不欲傳于人間，而疇昔在淮，有王孫晉者，能迴筆倣予作雜體詩，而近則始寧徐媛好予長句，遂展轉摩似，世所傳徐氏昭華詩者，則師予作也。予方戒予言，而人不以予言爲不祥，則緘祕之餘，尙當怵愼一吐，出胸中之蘊，況清來高才，其爲詩詞，又予之所遜，爲未逮者乎？今清來詩超越凡近，雖直抒所見，不假容飾，而意態橫溢，駸駸乎有神駒拓落之致。其和予詩，不下十百餘首，顧皆非原詩所得髣髴，惜予逮老，不能與之相唱和，揚風扞雅，以成其所謂誦讀而相思者也。而第以垂髫之年，傳言情之句，則進此以往，其爲情深而文明者，益復何限？吾未見情深而忽然于君父之際者也。而況乎忘年交友，愛好必篤，讀翦霞之詞，而猶恐于赤霄往來有相疑而無相契者也，曷不取其所爲詩而誦之。

### 丁少君四十壽序

禮尙記年，自三十伊始，推至期頤，每十年而更名，顧獨不及閨閣，豈非以閨閣無稱，君子之稱卽其稱與？我友任君待庵，以初仕爲上海令，會夫人丁少君年躋四十，當君子強仕之歲，夫以君子試仕，方在強毅，而夫人以行年副之，亦可慶矣。乃在庭賢嗣纍纍，稱觴就列，屬予一言，爲嚙酒勸，予因思夫人少席門閥，其尊人樞曹君名滿天下，雖不竟厥用，然意氣亢逸，務爲豪上，況夫人尤所愛也。珠欄繡襍，嬌處阿閣，年

時姻戚走車轂如流水。而待庵以名家子。當破產從戎之後。長卿壁立。慮難爲歡。乃夫人處之泰然。復能拮据中閨。仰事俯接。周旋于妯娌先後之間。可不謂賢乎。且夫貴盛難久處也。一人加鹵。望者在戶。夫人自初歸以迄今日。其間歷境變易。如鮑宣就辟。秦嘉上計。在族里中外。得失懸殊。自不無愉戚相形之感。在待庵閱久彌盛者。而夫人一意謙抑。平平居之者數十年。卽今劇邑之治。與有佐理。而夫人不以其自矜。向非淑慎作德。婉婉成性。則葛覃儉勤。采蘋知禮。吾未見其能兼也。夫閨中之年。修短難計。今無論夫人靜好。宜享長久。而卽以記年推之。自三十伊始。晨昏筭總。猶在子舍耳。曾幾何時。而趨庭衆多。歲月易邁。一若當年之誦休洗紅者然。則自強仕服官。以逮傳政。其將由君子而進年者。可勝計與。予與待庵束髮定交。爭欲以藝文雄長天下。而爲龍爲蛇。相逢官舍。則夫回鹿門之筆。爲輞川中外揚徽。誦懿雖欲過加以諛詞。而不敢也。

張二先生八十序

夫人之躋大年者。綦少。而或有其年而不能享受。卽致身通顯。席履封厚。猶然刺促。旦暮竭心腎餘力。急公營私。求其優游自怡。衍衍于日用之間。不可得。況下此者。而欲其遭逢泰然。終其身譽處難矣。故詩曰。旣多受祉。蓋言受之之未易也。予少入龔序。卽知張二先生以齒長于庠。凡後學始進者。急從之習矩武。稱爲祭尊。而予以舊戚黃小。斂行輩。倍親且敬。今予亦老大。而先生之子亦復以學行見重龔序。人之見先生之子者。一如昔之見先生。而先生以今年仲春。爲八十懸弧。姻戚中外。各捧卮列幃。爲先生壽。考邑之張氏。凡有數族。皆能以門閥甲第。啓大于時。而先生之先。自曲江來遷。歷安成。而永興。代有達

人先生由儒術起。少習孔氏。啣晤相嬲。數世矣。乃先生性朴略。洞無邊幅。坦坦以遇物。自少逮老。喜節齋。自將不事文繪雕飾。裘馬盤匱。嘗擲杖行市中。禹步嶽立。挺挺然。迄于今八十矣。猶聰聽明視。善起居。履鑠有如少年。故吾謂先生之壽。厥有數端。夫壽曰全真。以其無可飾也。而先生以任真之性。葆其天良。壽一。老子曰。事天治人。莫如嗇。嗇則早服。嗇則重積德。今先生以節嗇自將。是闕之者固而無所于耗也。壽二。丹經指太和爲一元之氣。先生之與物無忤和也。而以得于元。壽三。且夫壽也者。常久之道也。故詩曰。日升月恆。言有永也。而先生自少逮老。常久不渝。壽四。人亦有言。松柏之姿。經霜彌茂。世有如先生之體。彊而質堅。而謂非松柏之爾。承者乎。壽五。第人之爲壽。茹荼習蓼。未必皆適意之歲。而先生進退無害。翺翔于里門者八十年。市甘而披溫。其在庭賢嗣。又能以孝響洗腆。穿園池灌花。爲娛老計。其享受也如此。夫治世之民多和樂。亂世之民多愁苦。夫人而知之矣。先生生神廟太平之日。衢巷清晏。城扉不夜闔。父老垂白。目不見介馬馳驚。而其後驟當鼎革。距錢塘十里。兵如蝟毛。鄉人之世離于戰鬪者。不可勝數。其在今承平漸啓。壟耕戶織。然猶有甌閩烽火之未盡靖者。先生卒能全其年。以處之如一。不可謂非所遭之有幸也。夫生年七十。謂之古稀。八十則益稀矣。乃以稀有之年。當難全之遇。而從此益進。則其享大年而受多祉者。又豈僅八十已哉。

### 葉氏分書詩韻序

葉氏分書詩韻者。慈谿葉天樂以八分書而書近世所習用之詩韻也。昔者葉此君先生擅八分。凡郡縣碑碣。榜閭屏几。與夫鎔金琢玉。范土摩竈。雕梨剝棗之事。皆請先生爲之書。今天樂以先生嗣人。既能讀

其所遺書。然且紹爲書法。謀集字之專見不復襲者。千文而外。莫如詩韻。因書詩韻五卷。計一萬一千三百五十八字。大書其韻。而註以小楷。間有字形互異者。則又小書一字于註字之左。且偶芟今韻之不可用。而增正韻之可用者。名曰分書詩韻。信乎偃波之神觀也。夫王氏父子。以書並稱。卽唐時大小歐陽。亦嘗以字學相禪。謂之善繼。天樂于先人所遺。卽一節之美。不忘紹述。則凡奕世以來。其文章名節。有重需繼體之追蹤者。衣聞鑿接。亦復何限。獨是書法與詩韻相表裏。書卽字形。韻卽字聲也。字形至近代而一變。明明楷隸。悉律以篆籀之法。戈波損益。必准說文。而天樂以篆隸之間行之。使知篆隸分體不得雜出。況乎韻學之衰。自周沈創譜。渺焉遼絕。卽隋唐詩韻所稱切韻唐韻諸書。亦概不可見。而祇以宋人所限禮部試韻傳之至今。且卽宋禮部韻亦并非咸平景祐所定韻本。而僅僅得之南渡以後。壬子刊併之殘本。而公然行之三四百年。而莫之能辨。天樂之書。此其亦有考古之心乎。天樂曰。吾姑書此爲濫觴。他日能重訂其書。加以論辨。吾尙當更書一本。以示有進。蓋字形字聲所宜參互而推求者。未有盡也。若夫書勢之妙。則蛟龍蟠拏。鸞鷲鵠跂。星之羅而雲之布。舉凡先生之遺法。彷彿無餘力。謂歐陽險勁。定非藐孤所能及也。其誰信之。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春庄  
又春遲稿

凌紹頤繼滄  
何任炎先民較

## 序十三

彭海翼蕭閒堂集序

古今文不相襲。非謂其去書而學劍也。能爲楚詞者。不必仍九思七諫諸名也。然當其作歌郢中。則吳歛會吟不得而亂之矣。卽善爲楚舞者。未嘗蹈陽阿。轉激楚也。然而子爲我楚舞。則巾幘鞞鞞不得而易其技矣。今之爲文者不然。不能爲白雪。曰白雪不足學。吾學折楊焉。不能爲書。曰書不足學。吾學劍焉。亦坐見其不足而已。予少時讀南陽彭先生詩。嘆先生七字四韻。能手闢六幕。踏蹋萬類。一如拔華于青天而溌河于滄海者。其意象羅絡。星辰之麗空。而聲震氣達。雖播之籟籥而有未盡者。此謂古有其人。則古亦安有。然不可謂非古人之詩也。今其詩不可再矣。先生之後人。有能爲先生詩者。予遇之京師。會京師當朝元之際。明堂辟離。車書輻輳。賁鼓大鏞考其左。僛佺兜離舞其右。予方賦元會往。欲擬似其象。而必不可得。而先生後人。其爲詩輒能似之。讀蕭閒堂集。一何神之雄而氣之博也。其在先生詩。或不必有。而在古人。卽不必不有。南陽多傑士。初不盡以文章顯。然而文章其尤傑也。當先生建節南服。開府於牂柯夜

郎之間。會遇賊靖州。乘夜上馬殺賊。暨歸。而斗柄入地。飲酒袒膊。以爲快。然而徘徊戎馬。出入苴蘭葉榆。者且二十年。而封爵未加。勒銘有待。嘗形之詩歌。以當浩歎。今先生之子。年逾三十。車前無八騶。閒房無炫服千人。父爲九州伯。子且不得爲五湖長也。然且含英咀華。未嘗以拊脾心棘。厭薄毛錐。子爲不足爲。而謳吟發越。其在父若子。各能以其詩自立于古人之間。若此。世之望古勿及。而甘心于輓近。何矣。

范熊巖雜集總序

宋張芸叟自署所著書曰畫墁之篇。而李泰伯題其集名常語。以彼其人。旣已優游撰述。可以自見。亦何庸過爲是纖微猥渥之目。徒取相下曰。志有在而非所侈也。方范子熊巖之未仕也。擗然以文章自命。亦旣登著作之壇。日以汗陶集天下豪俊。似舍文若友無事事者。暨乎著仕江右。卽以節推入南康軍。佐惠文。紕察赫然稱能。旣又以信州司馬。多植名蹟。乃歸田。未幾。歷記其生平友朋政事之業。及出處進退。巖積成說。曰譖述曰事記曰枕語。抑何辭之高。而各之下。與當予與熊巖游時。熊巖方盛年。意氣慷慨。東南爲高會者。縱金伐鼓。捧敦盤來前。千里百里。必以熊巖爲祭尊。熊巖雖挾所爲文。爲之請召。然取以會友。而非以自銜。其所論列。吾嘗樂得而次第之。乃予以避人之四方。雖三過西江。然終未能造南康。詣餘汗諸治。以觀其所爲政與事者。其政與事。吾不得而知也。然吾聞鄱陽上下。往往稱熊巖神于讞獄。諸妄出入。不能干以私。卽讞獄外。尙有平漕履畝。升賢講學。諸績藉藉人口。此其爲政亦安有大小之不可紀者。今熊巖春秋高。結廬柳下。猶且感念生平。回憶故舊。慨然于兩生去就之間。取當年遺事。可與政事友朋相問發者。每述之。而念其志之歎也。夫官制之不同久矣。考之節推之制。古無其官。而自宋以後。則歷明



迄今皆爲要職。故蔡忠惠送劉總之甌江。卽有曰。司理之權。重于太守。而至如郡贊。則自昔輕之。故白傳記江州廳壁。且有等司馬之職于部從事者。今則不然。節推之重。旣已汰去。而司馬轉二千石。于徑爲迅。熊巖除節推于未汰之前。轉司馬于將遷之際。居津梯要。適逢其盛。然猶毅然拂衣。斤斤以執板爲恥。而棄如敝屣如是。如是而欲其自侈焉。非其志也。故曰。其言之不多。而命爲譴。歉也。政也。而曰事。又歉也。撫諸生平之遺軼。而南榴之咨。亦又歉也。不然。世豈無皇甫。乃不以予爲不文。而顧使予合其書。而重爲之序。非歉而何。

公餞益都夫子于萬柳堂賦別倡和詩序

王制曰。大夫七十而致仕。故韋賢爲漢丞相。七十還政。而宋趙魏公以七十告老。世稱其賢。益都先生當七十時。已三上書請致仕。會閩粵初定。聖天子方召天下文學之士。試之殿前。一時文教武備。重煩揆畫。天子親遣滿大臣。就家慰留。而予亦得于先生旣留之頃。投板一再見。當是時。城東有萬柳堂者。本先生別業。嘗倖從賓客後。廁游其中。因得于讌飲之次。攀柳枝而爲之賦之。迄于今。又四年矣。先生引年書七上。天子賜馳驛。遣行人送至家。親御瀛臺。賦五字詩與先生告別。乃賚金章一。鏤以適志。東山四字。命中人扶先生游西苑。隨諸秩閣着榼。每坐定。引三爵。復行游畢。中人扶之出。一時朝士及三市九陌觀者。咸嘖嘖。謂隆古未有。則考之長孺之賜宅。趙魏公之賜璽書。皆不逮此。嘗與朝士及門者志其私感。謀所以留先生曰。今之留先生。孰如朝廷。然而朝廷不能留也。無已。則謀所以送先生者。然而今之送先生。亦孰如朝廷。夫朝廷之所以送先生者。已如是。其無以加也。因思舊時執政謝事。卽垂老杜門。亦必在都下關。

宅。構別業以游居其中。未嘗還里閭。先生以故鄉爲歸。已構一園于薰冶之上。今京師之所爲萬柳堂。則前時請沐地也。雖先生曠懷過而不存。原以公諸同游。如予向時賦中所云。顧召奭去相。人有指其所樹堂以爲感者。裴令居午橋庄。洛使每問其松雲嶺樹成長何若。今皇上賜詩。首以平泉綠野爲念。御賜詩中有海宇銷兵日。賢臣樂致年。草堂開綠野。別墅敞平泉。而先生別萬柳堂詩。摩娑攀援。重感搖落。夫草木之微。根莖之細。未免有情。亦遂有流連故舊。徘徊眷戀。而不能驟去諸懷。況乎百歲樹人。今茲門下。皆先生之所栽而植之。灌而溉之者也。因倣在昔都門供帳。集朝士之及門者于萬柳堂。請先生上坐。歌舞進酒。以爲茲堂別。而繫之以詩。先生唱四韻二首。及門和成之。蕭山門人某。謹再拜爲之序。時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五日。

志壑堂集序

漢唐無理學之文。惟韓愈有之。所傳諫迎佛骨表。原道。諍臣論。皆是也。夫愈生平以文章自豪。其居官也。所至無大功。義且立言與立德交歸之。則文之所繫重矣。往讀淄川唐先生疏。其責諫官者。較切于愈之責諍臣。而當時以內院史官。敕修雜乘。如所稱真武化書。及姑藏索盧占刺小記。未嘗與佛骨之迎同年相稽。乃期不奉詔。必折以三兆十易。古先聖王修身治天下之道。何其正也。及予從益都夫子游。竊讀其志壑堂集。嘆先生儒術醇粹。幡然一破諸俗學之陋。則比之愈之原道。竊謂過之。自聖教不作。宋人以理道自尊。日出其意見。毀一切古冊所傳梁孟之易。申章之詩。以及小大戴杜黃李賈諸禮。而斷以臆說。甚有謂孝經不經。爾雅不雅。春秋非孔氏之書。尙書爲後儒所篡。大學殘舛。國風淫失。一逞諸宋人作文習氣。如所云趙穿不弑君。李陵無報書者。而世之不學者附之。保殘守闕。侮嫚前言。在當時。以讀書譚理。博

稽好古。謬稱格物致知之徒。而其既。反便于弁鄙。以自文者。迄于今。嚶嚶咕嗶諸儒。其據今茲而詛古昔。往往也。初不過私所便安。僅狃其故常而艱于一創。而竟至以封脊之駝爲腫背之馬。而恬然不知爲怪。故以宋人之文而言學。學必不精。以宋人之學而言文。文必不稱。何則。以其有類于今之爲經生者也。昔先生嘗至越矣。見戴山之學。而論其得失。其于本體功用。瞭然有得。惜予以避人故。徘徊他方。不能親承之。而見其所爲學也。乃予入館中。忝居後進。間取其所著。而以步以趨。憬然念今人中。亦遂有言德兼至如先生者。則又私自喜。同館後先。與有光暎。方思所以推挽之。而先生慨然授以全集。合已刻未刻詩詞雜文。而彙爲大通。皓皓旰旰。凡理道之言。經方之學。治吾身以治斯世者。無不備之于其書。斯誠先達之表式。後學所罕覩也。昌黎而後。其諫迎佛者。猶有新建。先生之學。本與新建相表裏。而其文則合昌黎新建而均有之。所不足者。其功耳。新建以抗疏大節。幾死荒服。所賴當事引汲。卒能于坎壈之餘。隱忍焉以成功名。先生志在丘壑。而心存民物。乃羈遲有年。卒未聞有束縵之請。過而問之者。豈其時爲之乎。宋前無理學。卽以昌黎當之。而有餘。宋後多理學。卽以文成恢大之。而猶慮其難盡。必如經生家言。新建學術微近二氏。則其疏具在。吾未聞韓愈諫迎佛而猶視爲佛書也。

### 孝經廣訓序

孝經者。十三經之一也。相傳夫子作春秋之後。卽著孝經。故何休述夫子語有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其後焚書律興。秦人顏芝者。藏之衣間。暨漢始獻之。於是立學。置博士。歷晉梁唐宋不替。而宋相安石忽疑之。而廢其學者。已數百年也。夫聖作賢述。何所致疑。明王孝治。千古不沫。獨是經文具在。傳註未一。

先是顏本初出。謂之今文。而孔壁之出于後者。翻謂之古文。合古今二文。而參差見焉。雖今文宗鄭註。古文宗孔註。然或疑鄭註與康成不類。孔註非安國舊本。卽唐時在廷互相質難。而究莫可定。其他自后蒼翼奉後。爲註者七十餘家。或傳或蔑。踳駁煩蕪。甚至作神經錯緯圖義傳贊正義衍義諸書。紜紜雜出。而愈求愈遠。甚矣訓故之難爲也。北平雷徵君力學人也。其立身有原本。而又博于文。所著填籛溢篋。未經示世。司馬金公幼師之。將出其所著書爲之表厲。而金公孝者也。因先取孝經廣訓一書。訂正鈇板。予嘗考其例。大約分章解節。不襲古文。而又非今文一十八章之舊。且盡鏟唐時所增篇題。凡夫析經分傳。移易顛倒。一準朱子所更定者。又附以雜述。暨羅氏近溪所著宗旨。導揚未盡。抑何註之詳據之約耶。姜子武孫每言金公純孝。雖顯貴不廢孺慕。幼時入子舍。效萬石氏。親潔廁。膾嘗遘篤疾。竊籲天。剔臂和饜。徼延瞬息。雖其事頗祕。不欲示人。然卽以是而推。毋論其所致揚名顯親。躬秉要道。既能以愛敬佐聖天子。孝治天下。立君親之義。而卽此見其書而不忍舍去。思以揚義類而廣論說。一如孩幼之承歡而展色笑者。恐亦今咕嗶家所難到也。若夫諸家異同。必求一是。則聖天子親事兩宮。上述祖德。覃恩孝治。將必有立學定經義者。而又何異同之與有。

周亦韓愛蓮堂詩序

良金之在冶也。未嘗自言曰。吾爲器。吾爲幣也。其爲器爲幣也。又不必先試之曰。若者爲龍鈞。若者則虺蹶也。然而世之爲利兵爲國泉者。交資之。故馬必教駢而後千里。則鴛下矣。鳳必先引翼而始備六德。則雞雌矣。予方爲周子愚亭敘其詩。嘆其負良材。不局于學。所謂名幹無軼支者。而不踰時。而周子亦韓卽

又以愛蓮堂詩屬予爲敍。夫亦韓以舉文鳴海內。少負鉛槧。提抱入選場。見者卻步。出遇文。轍轆其車而先。年未越子奇。卽以覃恩拔士薦公車門下。周氏雖多才。中郎阿大吾必以亦韓爲之冠。乃其所爲詩。亦復琳瑯馳驟。上之窺文經理緯之能。下亦不失爲宮商遞宣。廣謚咸通之概。是何雞斯之乘。不名一家。莊山之金。隨所流寫。有如是也。詩不必備體。試地以穀車工有餘工。然而其製全矣。御史大夫者。亦韓伯氏行也。掌蘭臺詞翰。爲予前游。其進所未逮。而勉之于成。固自有在。獨自聖天子文華首出。開闢景運。爲星雲縵爛之觀。天下之應運而興者。不止一二。而以亦韓之才而廁于其間。其爲對揚而進者。豈獨詩已。

高仲友進士新房稿序

康熙乙丑。予以領房官分試南省。得張編修卷爲本房之冠。越三年。編修亦卽以戊辰分南省試。其首所得士則仲友也。仲友貧。且年少。念在堂已垂白。不俟放榜。遽歸覲。不知座主爲何人。故事。後唐馬相于清泰二年。爲南省主文官。纔放榜後。卽引諸生詣座主宅。時座主裴皞示詩。有門生門下見門生之句。世遂相傳。以引見爲盛事。仲友旣南還。而予亦病假未解。乃忽挾刺從若下來。執禮甚瘁。詢之。則以知舉之水木遠溯。所由予晉接間。乃嘆其惇本爲不可及也。人爲親所生。而進身伊始。卽爲君成之所階。故生之成之。兩者交重。然而截裾而出者。不必卽嚙指而返。其能戮宣子之僕者。必其不能推陳平之封者也。爾乃庭闈戀戀。不計得失。卽春官門下。未嘗爲舉主修謁。而一聞所自。卽不問崇庠。不較出處。過田間而講淵源之好。是非惇本者。而有是乎。今仲友以前進之英。將與後來期集者入而膺臨軒之對。其文章華國。應自有在。乃復以臨場舊藝未盡其蘊。重輯三年所爲文。以代爲詞業。夫世固未有有本之學。而春華秋

實不並著者。況其掉鞅于藝術之場。而房文闈卷久。藝人口。江河動而風雲生。筆札所及。瀾瀾如也。從來達視所舉。而是科舉主皆一代鉅公。致聖天子以李杜文章目之。戊辰主考。上賜以光焰萬丈四字。曩時所謂嘉祐進士。與至和以前端有異者。皇上秉如神之鑒。親預衡尺。而一時公卿大夫。皆能以高眡餘資。爭爲獻納。將見景星甫出。而有目者並睹之。然則文章之知已。僅張編修哉。

杭州太守魏使君生日序

益都相公每入館。亟稱給事閣下。溧陽魏君。今之正人。獨立無所依。于時舍取不苟。能儉于餽身。而優于事親。然而臨事健決。嚴重無所貴。一如古之所稱三語箴者。時榜今皇帝御書清慎勤三語于堂。公指而告之。嗣是憶公語。嘗坐東朝房。辨明宮鴉噪于門。見有趨左闕。端步而入。不踰分刻者。必君也。各悚而起。俟君入闕。盡始就坐。當是時。有願識君者。于大會日。使之認曰。得之矣。曰。何哉。曰。鵠立建禮門。衣薄不鮮。自視若卑下。非耶。迄于今。十年餘矣。予歸甫四年。而君先一年改登州司馬。登州遠。其政蹟在人。雖藉藉不得而知也。顧登人猶能言使君清德。捲握之物。不以汙其家。每賦詩。踞望海臺。慨然具澄清天下之志。相海運。訪膠萊故道。市舶至者。不以擾濁吏斂手。夫生貴有用。內之作宰相判官。知軍國重事。外之左右諸大郡。使得于監理之餘。參畫庶務。古所稱忠正直亮。可入掌書命。出爲郡股肱。庶幾無愧。乃一旦進膺帝簡。爲浙藩首府。外臺千里。專于所寄。予嘗與友約。謂當事峻潔。不宜諛以詞。即使君亦非能受人諛者。乃閩閩以使君生日。遠近稱觴者。屬予書幃。爲先生壽。予思天生使君。爲此邦長。其生也。不可不知人。誦指使君之歲。第願其久居此邦。其生年多寡。亦不可不悉。願使君受任無幾時。而卽以目前所見者思。

其將來則實有捧觴言之不能盡者。夫使君以折轅之車單轡到郡。遽與民更始。推心置腹。和易不謾。物亦不得而謾之。顧府隸行省。多上官。易以承伺爲宣布。而使君不激不阿。遇事當將順。每不憚接若流水。而苟其不可。則再三封拒。不以媿妮誤公事。雖都會多豪猾胥隸。相因緣爲奸。而發伏破匿。嚴而不殘。卽民有冤抑者。寅受而卯聽。案無稽詞。然未嘗以矜喜之心流于察察。而會城五達。閭閻基列。凡駟僮之互爲市者。悉斟酌損益。令滿願去。至于遇士大夫之有禮。又無論也。間嘗傲隘巷。販傭踞門。門壞。方仰餽。而使君手闢隣牖。越竇而訪之。一時觀者如堵牆。嘖嘖稱使君賢。能下士。而平交書疏。以儉無記室。必手自裁復。至有對簿時。據案寫駢體啓事。以授使去者。然則使君甫下車。而其爲治事已然也。然則予之爲此言。非諛也。然則以使君之年。行使君之事。年無已。治事亦無已。浸假予病痊。復入史館。當爲使君紀成事。以付之籍氏。然則予之壽使君。蕭從此始矣。

### 汝南曹氏世賢錄序

汝南曹淮涓先生爲儀曹郎時。曾以其贈公在崇禎之末。率民徒拒寇而死于城下。旣已上之臺。而未旌也。其後先生以居太君喪。哭泣而死。于是先生之子郡司馬君。以贈公之忠。先生之孝。合請而旌之。且爲輯贈公與先生遺事。攬撫撰述。兼附諸所爲題旌者。勒成一書。曰世賢錄。嗟乎。曹氏真可謂世賢矣。昔漢張堪謂忠者禮義之所宗。而呂氏春秋又以爲生人務本莫逾于孝。蓋執一善而凡所爲善。蔑勿備焉。則是希賢者。亦惟於忠孝是視焉耳。況乎父子相嬗。作之承之。於以布朝廷而風閭里。近古以來。未數見也。夫標大節於當時者。大人之行。揚令聞于無窮者。後來之事。贈公以忠唱後人。而後人以孝承之。乃先生

之子卽又將以後人之孝傳前人之孝。則是世賢之錄。方將傳之世世。而未有已也。顧子則更有進者。聞之家居者。用孝掩忠。而贈公以忠傳。立朝者。用忠掩孝。而儀曹君反得以孝傳。則是尋常所居。凡恆理之所難致。而惟懼其相掩者。而贈公與先生。則皆有以致之。而皆不能掩。況其可致而不必掩者。當何如也。故曰賢也。若夫先生之子。則正所謂象賢者。詩曰。世德作求。夫其作求者。匪一世矣。

李勺亭摹印譜序

古作書。以板以竹。以刀以筆。刀者劂。筆者漆也。今則易板竹而爲楮。爲穀。爲繭。爲簾。爲幣。而刀與漆不用焉。于是以刀者皆施之刻符。摹印諸作。與世之所爲。墨書者絕異。蓋墨書。隸書也。卽楷書也。而能爲墨書者。或間出摹印以爲戲。勺亭先生能爲詩。爲文。爲墨書。而出其賸事。偶爲摹印。至于今。其不爲此狡獪伎倆久矣。乃搜諸篋笥。復有染以朱而印之紙者。古才人皆有藝。藝之最下。當莫如鍛與蠟。履而亦嘗爲之。他何慮焉。所慮者。摹印另有體。篆與隸。與摹印各具一體。爲八書之一。而今以篆體爲之。動稱說文。吾所不解也。摹印各有質。或金。或玉。或晶。或石。或木。或牙。角。骨。幣。各具形樞。則各有其質。而今祇一石。而曰仿骨。仿角。仿金。玉。晶。木。吾所不解也。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春庄  
又春遲稿

郭鍾機石城  
第滿思較

## 序十四

### 吳冠五游上黨詩序

予聞烏聊白嶽間有吳子冠五。其爲人爲詩。爲天下人所推重。而予求其詩而未之見也。姜子武孫謂予曰。冠五于人詩。每少所可。而獨不能已于君之詩。嘗曰。天下有爲詩如毛生者哉。而予則疑之。夫子詩不爲人見。見卽不必憎于人。顧未嘗有稱予詩如冠五者也。是必冠五之詩。偶與予近。近則悅。悅則稱之。有溢口。而冠五不然。冠五嘗游上黨矣。去而輯其詩來京師。夫上黨介秦趙之間。壺關虜祁。本河朔勝地。予方傳綏盜。嘆前代名將若曹文詔。張道濬輩。曾提甲卒。殺賊驅騁狄潞。旁若無人。予思游其地。而惜予詩不能奇。無足爲雄憤生氣。翰膩狎褻。無能鏤魂鑿影。使神鬼咤噤。而讀冠五詩。一何凋冥漠而剗虛無如是也。然後知冠五之好予詩。非如當世之苟同。而附己則悅。異己則非者也。然後知武孫之知冠五。猶之冠五之知予也。然後知冠五之爲詩也。不然。好竿而棄瑟。襲青而斥白。便宮徵而毀商角。天下亦安有爲詩如冠五者矣。若夫冠五之爲人。則第就其爲詩觀之。而其人何難知焉。

桐城左仲子暝樵詩集序

少聞左忠毅公死璫事。恨生晚不及見忠毅。會忠毅介弟于崇禎之末。以御史代巡兩浙。特渡江詣臺。望見御史顏面。咨嗟太息。指語于衆中。以爲此卽忠毅公介弟也。況忠毅諸子。曾預籍逮。尤素所願見。而不可必得者哉。去年冬。公仲子暝樵先生來游永興。距向望公介弟時已三十餘年。予與先生相對。各已老大。然猶幸于流離未殞之際。得納履一相見。惜乎去之遽也。乃又距一年。而貽書問訊。兼寄生平所爲詩。屬爲序首。夫先生家世氣節。不藉文章。卽文章自命。亦必出入經術。期於有用。不必屑屑以卮詞輓語爭英角綺。乃我聞忠毅在北寺時。鼎鑊刀鋸。剝肌爇肉。卽魂夢吁噏。未嘗少爲之偃息。然且含毫搦管。與魏公忠節。楊公忠烈。周公忠介輩。謳吟唱和。爲七字長句。融金叶石。情文俱備。此非故示整暇。誠以意旨激越。呼天搶地之頃。不能無所發洩。則反舉而寄之於詩。今先生遭逢未必皆順徑也。羈遲俛仰。形諸浩嘆。亦固恆事。況先生所存多歷游詩。往嘗訪弟司刑公於嶺外。早有南游刻卷行世。而今則合諸所游爲一集。寄跡棲棲。不廢嘯詠。倘亦文章忠孝之所必及者乎。先生詩氣淳而詞雄。不假雕飾。洋洋多負道之色。而剴摯刻實。則直欲挾肺腑相向。無優游瞻顧。可自解免。蓋天性然也。予不及見忠毅。見忠毅之子。且得見忠毅之子之所爲詩。幸藉一言以掛名於其間。則以視三十年前渡江竊視其介弟時。不可謂非今茲之厚幸也。況乎後之讀其詩而興起者與。

琴溪合稿序 丁克揚別字琴溪

向與琴溪之伯氏論詩。城西琴溪方以舉進士走長安道上。未暇及也。暨琴溪筮仕。懷印之下雋。始得竊

讀其所爲楚中吟者。夫以爲吏之隨。當下雋之邑。宜板稽簿責。惟日不給。而反從容焉。而爲之賦詩。則其地之不足與有爲。奚待計哉。第伯氏論詩。雅好刻覈。非備極幽拗。略一過不省。卽未嘗動色稱嘆。而琴溪坦然獨行。澔澔然若決陂之灌河。曠然無所芥蒂于其詞。是豈履道之所爲務爲可曉者與。乃琴溪爲邑。與民休息。終以不善事督郵。投劾竟去。會兩湖用兵。荆岳之割江而相抵者。合巴東上下。疆弩百萬。烽火照夜不徹。而琴溪以解組未歸。棲遲于武昌楊柳之間。目極晴川。喟焉嘆興。而又時時還下雋。與父老子弟。山川城郭。重道故舊。其流連賦詠。哀與怨併。讀其詩。而見其志與其所以遇也。今琴溪歸里。思彙其所著。若所稱前後楚吟。與秋夢旅愁。消夏諸編。合爲一集。而命予以敘。夫履道任達。本無宦情。而感時觸事。隤然自放。嘗見之投閒置散之間。琴溪遇不及履道。而情文曠遠。往往相近。自夫論詩者。好言初盛。遂致貞元元和以後。棄置不問。而昔有終身爲詩。始悟長慶集之不易爲者。夫從容游娛。易事雕飾。而有如造次當前。痼瘵未解。非大聲疾呼。卽徑情自訴。而不諒者。猶欲以研練之詞責之。彼夫不病而呻者。謂之樂憂。病而不呻。而故爲巧言令語以達之。謂之飾喜。樂憂與飾喜。同一不倫。則向使伯氏而在。猶必以爲琴溪所言。當有不出于履道而不可者。而況乎情之有相近耶。

### 蛤庵和尚語錄序

蛤師參諸方。自謂有得。及參報恩老人。如捨仙經。見十六觀。盡悔諸宿習。穿跣入地者。凡十年。遂舉西來所傳直指心印。印之報恩。報恩亟許之。而未有付也。旣而隨報恩來京。入萬善殿。世祖章皇帝每訊以法。因有所舉。似于章皇帝前。會平陽老人相繼應詔。聞師名。急覓見師。而師已南下。遂于其還平陽時。出大

鑒以來正法眼藏。馳而授之報恩。嘗曰。吾芻象十年。而衣纓者在禁門。然豈不足示天下觀哉。寧州龍安之堯率古名利也。越千里啓請。值賊犯兩湖。官兵從武昌下者。道蒲圻下雋。而出入於龍安之間。師凡兩往。振已廢之跡。而經始之。雖荆榛屢塞。未能關招提舊境。一還故觀。然而鐘鼓興焉。嗣此則時游三吳。吳中人士每有所啓請。皆不之卻。錄中所稱吳江羅漢者。其一也。歲甲子。任黃門。招師渡湖。會師發願。將朝臺。遇于京師。和碩安親王延師于西山。隆恩建幢設鉢。遠近聞者皆宗之。居無何。翠華幸潭柘。召師行在。令賦詩。訊五宗始末。授齋。賜含桃。灑以宸翰。時天下大定。闢國日出入之表。皇上大闡治道。自堯湯至文。見知聞知。皆有獨契。因舉心學相質難。至謂佛家之見性。卽儒者之明德。直揭千古所授受而明示之。師幸于親承之下。特拈宗教。附以頌揚。一何盛也。夫佛無與于治道。而言治道者不之廢。然且曇摩釋安。元奘宗泐。雖出入禁廷。未嘗遇堯湯之主。而師以彌天絕學。直取西方古德。不化而自行。不言而自信者。上與聖天子叅證同異。其道法心印爲何如者。少林無文字。維摩與文殊相對。乃至無有言。說龍安羅漢。豈饒舌哉。則謂是書爲三洞經。爲菩提流支十六觀文。爲大學明德所傳北海之註。衡州之疏。無不可也。

聽松樓讌集序

聽松樓者。蕭山吳氏別業也。其樓在蕭之北幹山下。山故有松。而築重屋以聽之。因名聽松。會吳子征吉。偕錢唐許子莘。野選文其中。嘗有聽松樓文。選行世。故雖在錢唐。亦以是樓名所居。蓋其爲友朋高會久矣。康熙己巳。淮陰張子毅文。杜子湘草。與吳門俞子犀月。顧子迂。客俠君兄弟。同來明湖。適睦州方子渭仁。家季會侯。寄湖之南屏。而越州吳子應辰。王子六。皆張子星陳金子以賓。皆前後至。因偕丁子葯園輩。

若干人。高會于莘野之草堂。而以楊先生以齋爲之祭酒。仍題之曰聽松樓讌集。統所名也。少時作蘭亭大會。合郡之八邑人士而集于倪文正公之園。維時三吳諸名士各舉文會。與東江相應。顧東林諸賢實主之。曾幾何時。而風流歇絕。至有假應求爲結納。藉聲氣之階爲奔趨地者。此西園之勝所由漸流爲甘陵之禁。而無如何也。聽松諸子。久以文章名于人。而大江南北。浙水東西。其文人豪士。偶相契合。遂若磁石之粘鍼。與琥珀之受芥。流連詠歌。延爲高會。此固三十來所僅見者。吾旣悲斯事之久荒。而深慶友朋相遭。良辰勝地爲未易遘也。若夫敦盤在前。聲伎間作。諒亦從來良讌所自有者。是集也。各爲文一賦。一詩。二子老且醉。不能承管硯。越日竣事。因復藉授簡之末。而僭爲之序。

### 倘湖樵書序

幼時讀野客叢書而好之。遂效之作說麻十二卷。以未能博哲棄去。旣又爲雜記。記其耳目所見聞者。亦不就。時備書長河間。嘗詣元成先生。聽先生譚議。每舉一事。必批根導源。窮詰流末。然後以漸互引。依類比見。合古事與今事而串穿之。爲之指其異同。而折其是否。然且宛轉觸發。左右旁及。條條然如說家人事。如按驗官府文牘。如自訴肌膜所疴癢。如數壯貝。每聽之。輒爲之爽然者累日。而惜乎舍之游而不能盡聞其語者。且二十年也。今年夏從海上還里。私讀先生所爲文。竊疑先生以如是之學。何難舉所聞所識而編之誌之。乃未幾而果以所著名樵書貽予。論敘予受而讀之。一如當日所談議者。書凡若干編。編若干卷。不分部類門目。而任取一類之中。一目之內。臚其事之可相發者。鱗次櫛比。凡夫鳧毛龍鱗。隼矢牛鐸。畢列其相干。而推于盡變。使讀之者。時而頤解。時而首肯。時而心開。而意釋。時而舌擡。然不能下時。

而低眉決眚。拱手躅足。夫作祇百行。讀有千卷。故張華讀書遍三十車。而其後作博物志。僅存十卷。左思窮搜討之力。遨遊十稔。而其所爲文。不過三賦。先生弃書重屋。三充物上下。凡繙閱數過。加之以時賢之論述。近事之睹記。參互緯繡。合成斯編。記所稱博學無方。又曰。儒有博學而不窮。殆謂是與。考之稗官著作。原有二家。一則集事以資用。一則考義以資辨。故黃覽類苑而後。在唐時。名臣集羣書北堂。作使事資。而白傅列陶家餅于書楹。區分門目。集所記。以資六科試帖之用。名曰六帖。此皆集事資用所自始。而王仲壬作論衡。則實創爲考覈駁辨之文。以助談議。故後之爲稗官家者。雜記之外。復有論說。如筆談叢書。隨筆友議諸書。每可爲談議所藉。如所稱考義資辨者。而是書兼而有之。類事而無方。比義以廣異。此誠伐山之能事。折竹所未逮也。予邑夙推多識者三人。一包二淳博。一蔡五十一子伯。其一則先生也。予兄事包蔡。而先生以倍年之長。忘分下交。將自廁載酒問字之列。乃蹉跎就老。包二且久逝。今歸然者。獨先生與伯耳。今天子方嚮文章。昭回飾物。徵天下博聞強識之士。以充著作。旣已敦趣先生。璧帛到門。而先生以年老謝去。予方幸先生之謝。可藉之仍聆談議。而獨是宵燭餘光。旣膺照曜。庶幾如曩時之著雜說。而筋力耗頓。又不可得。夫睹是編而不恨十年之不讀書者。寡矣。

徐昭華詩集序

閨中傳詩自三百始。顧三百多采藍伐肆。執戈弋鷹之婦。而其後班蔡鮑謝。下及管李。非名門巨閥。傳詩頗鮮。蓋閨閣夫婦。操作不暇。何暇與之言文章之事哉。獨是金閨窈窕。易於作僞。故世傳李都御史妻陳懿遺詩。半屬贗成。而近年女士黃。皆令游于諸家。知閨中所作。類有藉于補饒者。則夫閨詩之未易工也。

始寧徐昭華。以詩傳人間者有年。其人慧生。而產于世家。父仲山君。席大司馬公遺業。著書等身。而其母商太君。則爲冢宰公愛女。稱工詩者。然則昭華之能詩。豈待詢哉。第昭華嬌穉。不屑就女傳。卽隨兄弄文史。亦未嘗斤斤爲學。乃驟然搦筆。相傳元夕。隨諸姨觀燈曲廊。向月獨吟。遂有詩。令集中絕句所爲看燈者是也。乃昭華特好子詩。凡繡杆鍼管。脂盃黛高。偶有着筆。卽漫寫子詩。以當散翫。故其後謬呼子師。而予得藉是數數課題面試。以驗其誠僞。嘗窺其落筆時。頃刻簇簇。如弱羽之翻窠。而新花之生樹。雖使鄒陽子建。強顏伸腕。猶不得與之爭新鬪捷。矧詠蒲吟絮。何足相上。予故曰。如昭華者可令班昭爲後先。古稱如姬爲先後。蕙蘭爲姊妹。非諛語也。特工詩實難。雖曰閨房之文。易于見傳。顧亦視其工何如耳。考風詩有名字者。唯綠衣、燕燕、白華、河廣諸篇。其他有其詩而亡其名。至若漢唐以後。凡史乘所載宮闈書目。自班姬、左嬪、道蘊、令嫺以下。合若干人。皆各有集名。存于目中。多者十卷。少亦不下三四卷。乃數傳以降。殘章斷竹。或存或沒。甚至通集遺軼。有其名而亡其詩。卽或統爲選輯。若顏竣般淳諸君所爲婦人集若干卷者。今藏書之家。亦並罕有。而團扇一詩。千古不蔑。則非閨詩之易傳。而閨詩而工者之能傳也。昭華亦勉爲其能傳者而已矣。

### 山陰陳母馬太君八十壽序

禮稱百年爲期。亦曰百年者庶幾可期致焉耳。而禱頌之詞。不曰於萬斯年。卽曰萬有千歲。似乎凡爲禱頌。率淪乎具文。而不可爲据。況揚徽飾嫩。非誣則諛。而亦有不盡然者。予與山陰陳電章游久。念電章居子舍。養事素著。嘗于登堂進拜時。窺其臚臚。備矣。今年余月。爲我母馬太君八十辰。懸輓北堂。族黨姻戚。

朋友咸起。薦束帛。列笙瑟。設苞苴筐篚。車馬冠蓋相望于路。夫以陳氏門閥盛大。加之太君之賢。電章兄弟之友之廣。何難乞言通顯。飾致華靡。爲屏幃耳目光悅。而乃以稱觴念詞問之居無宿給之毛姓。曰此其所爲非具文者也。夫事不求諛則質。詞非具文則能實。方太君在閨中時。扶風本右族。其尊人星寰公。與電章伯王父毅庵公。同以萬曆甲午膺浙江鄉薦。相擇年家子弟可爲耦者。于是始歸公。乃公以文章名當世。爲藝林遠近推重。卻于內顧。而太君井井家畫。以婦道提其身。捍于其家。然且于于睢睢。不假言笑。絕方幅眇眇。而務飲以和。以故事舅姑能孝。相夫子能順。御婢妯藏獲能睦。能愛。此可謂非得于天者。眞而盡于人者。摯與夫貴而能勤。富而能儉。自昔稱賢。而太君幼席寵緒。且隨星寰公宦江右。家世方隆。起乃豐積裕。施於儉勤之餘。凡閭黨有求。又能以贏遺相及。使滿願去。及其教子也。躬親課誦。久爲虛詞。唯太君幼知書。通論語孝經。自爲訓詁。故電章兄弟未入塾時。卽共以講論誦讀稱于人間。稍長而聲施藉甚。迄于今。天下之聞電章兄弟名而願爲友者。且比比也。吾聞名材以樸遯而能貞。良玉以質方而能大。故長久之道。唯在積之者不郭。而後傳之者有永。今太君春秋高。旣逮覲齒。而電章亦正當服官之候。方將入就選造。膺歲獻于天子。爲事親計。乃其心則嘗以祿養之遲爲憾。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電章之弟。早已試仕嶺表。驅車于高涼羅麗之間。獨電章在膝下。則是承歡之切。過于祿仕。況祿仕已近也。嘗讀漢史。至萬石君傳。嘆萬石君父子以質行聞于朝廷。致天子以下。皆動色贊誦。莫及。然要其大略。則祇以垂老入官。克就子舍。電章尊人伯仲有四。皆嘗夫婦負華髮爲王父母。扶鳩祝噎。後先不替。卽在今羣從。各已垂白。而電章甫家杖。依然衣綵衣。帥孫曾若若。賀太君。羅拜堂下。其久于養事如此。夫享年之



長與事親之久。同一難致。而今幸致之。則自今以往。雖曰千秋萬歲。從此可得。何爲不可哉。

### 重刻北斗元靈經序

北斗元靈經者。道書之一也。其書敍設教之原。旁及功行。姑假道于生死。因應之說。以爲世誠。而註釋興其間焉。予嘗論道家之雜。過于他氏。自柱下以五千開基。初不過自示其慈儉不先。守爲道要。而繼而釋之。爲遣有涉無之論。混洋瀰漫。然猶是老生之嘗譚也。旣乃一變爲養生家言。吞金咽髓。相事爲七還。爲九轉。而由是而降。漸至流鈴嘔酒。畫水叱石。趨近狡獪。而于是五符六甲之術。因之以生。是書所載。亦固以步虛履煞爲能事。而其言質慤。一似唐宋以來。自厭其學。因欲援儒以入之。兼亦自冥其三景參錯。每變愈下之況。故首以定靜心齋。微示祕旨。繼乃翻覆于轉輪往來。六害八難。有似乎釋氏所言者。世嘗以禍福憂患爲釋氏詆。毋論惠迪之語。始于吾徒。釋氏爲教。全不在是。而卽以是論。匹夫匹婦。不畏官刑。而獨于冥冥之間。施報赫然。至有生儒日誦經傳。習聞聖賢之訓。而嘗焉貿焉。得一感應篇。以爲寶祕。何功何過。遂有實見諸行事。而不敢替者。然則聖人復起。亦必不以其言爲可廢矣。特是書所始。相傳爲東漢永壽。而元時徐道齡爲之註之。然苦無兼本。其刻之者。則奉化州判官沈道宗也。延至明永樂間。其書漸毀。道錄徐氏。得其本于朝天宮道士。因再刻之。惜流布未廣。終致湮沒。至英宗朝。有太監鄭和者。得自宮中。而福建都轉運使司知司事者。爲懷柔王氏。素受斗籙。見其書悅之。乃繪諸斗像。合爲鏤版。迄今二百年。而存已寡也。吾友沈士超。有道人也。合同志劖劘。重爲流布。將以公世之好道者。非曰道如是也。亦曰世固有言道焉。如是者爾。因爲應其請而序之如此。某序。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  
又名姓稿

文輝充有較  
遠宗姬漢稿

## 序十五

### 東園沈庵志圓尼師抄化齋糧功德簿序

東園多尼居綠塍相接。其在民家好佛。如洛陽女子上請卻髮。率連房以棲。而至于故家遺閥。官姬貴妹。往往自爲畦稜。結廬而居于其中。志圓尼師。中年去家。伐茅而編籬。獨以俗姓本沈氏。築名沈庵。有日矣。康熙辛未。將勸緣于城。自持化簿。膜拜予而請予以序。夫閨中耽澹淨。自昔所難。況以朱門華屋之子。餐金拖繡。乃一旦托跡于此。汰其膏而毀其飾。猶復以齋薪供粥。經營樵粒。毋乃太苦。予嘗爲家太保題墓門之碑。疏所自出。嘆其舅氏京兆公爲明熹宗朝名臣。當時稱杭州甲族。以沈爲最。其後嗣君輩起。皆相繼仕宦。而第五郎君曾以舉人爲蒼梧令者。則尼之夫也。世事之如幻也久矣。長林高岸。已爲陂池。卽數十年來。其間家國之興亡。城隍之圯復。與夫閭閻貧富。宦游荒落。凡夫盛而衰。衰而盛者。亦復何限。夫虹生電過。倏忽遷變。海樓山市。到眼而沫。而當其盛時。炙顏爓手。及其衰而悲之。乃以解脫之情。銷其愛憎。舉凡人世遭逢。或忻或戚者。而一舉而返之空虛。所謂以六如祛六觸。非乎。則夫愛金錢而吝施捨。猶未

達也。夫斯世所乏，不獨金錢，而閨中施予，較外人更吝，乃志圓所請，不欲以身之所需乞之官人，而第做長安老尼，出入汾陽臨淮諸閨闈，以匄所有，夫人之可愛者，莫如家室，女子之身，其所甚愛者，尤莫如首髮，而以家之盛若此，而棄之，身與髮之所甚愛若此，而捨之，卻之，由是而思，天下之可愛而不可戀，有如是乎？況金錢已。

張編修文稿序

乙丑之役，聖天子親定十人，而春秋居二，其一卽編修張生也。暨廷對三人，亦旣登春秋之一，而編修又復次臚句首，故天子謂是科春秋佳，特命掌院，擇詞臣工春秋者，彙註傳義，而惜予以遷葬歸也。其後編修遽橐筆入起居注日講，爲侍從親臣，漸以高文典冊稱於人，然而每科舉義，必有一二特出者爲運會主持，微聞天下遴文家，往往以編修爲是科公孫僑云。今鄉試典解，推及吾浙，禮臣據例，謂編修曾以康熙二十七年分考會闈，不當復開列。天子顧所開槩，置不問，獨破例標編修名，使主浙試，是何大聖人知人之哲，一至是也。編修居官，住編檢廳，旣而遷會館，客座傍列土銼瓦甌，隔以蓬屏，出入無轎，徒行遇朝官，輿轎過，避之。其同鄉大僚，嘗謀合贏錢以佐月進，編修量可，搗卽卻勿受。若他部寺事，座偶言及，輒左右視曰：「吾詞臣爾，敢聞是也哉！」其介如此。天子知其文，又知其人，兼以南巡故，稔知浙人文之盛，必得是人，搜羅之，極公且明，庶士以成，是聖天子大造吾浙人，以有此舉也。編修文行世已久，坊人復遴其要者而佐以新篇，因爲應其請而序之如右。

詩餘者繼詩之樂章也。前此歌詩矣。歌詩之法取五七字詩。押其平。陵高卑而被之以律。曰宮曰調。此其法如歌曲然。有拍有散。有序有遍。而第其引伸之間。限于字數。五字必二逗。七字必四逗。排而捷。引伸而不能變。嘗得唐人所遺五調曲。就其笛色而按之以歌。亦既抑揚句矩。來往盡致。而第以五字之故。尋分覓判。猶不若孤兒婦病。得以散聲而扶掉。以成其曲。此詞句短長。所由繼五七字而起也。湯君鳴友作鷄園詞。夫詞名填詞。則以詞也。然而名倚聲。則又以聲也。往予與華停蔣生。搜討唐詞。謂小詞者。實詞所自始。而或曰否。夫詞以具體。第曰詞。則曼體不可少也。夫是故。花間草堂。各不相掩。其後迦陵陳君。偏欲取南渡以後。元明以前。與竹垞朱君。作樂府補遺諸倡和。而詞體遂變。若夫聲。則雖萬君紅友。著詞律二十卷。其于句讀平陂。則得矣。然而與律呂何當焉。嗚友詞。躡唐宋。自供奉以迄辛柳。皆有其體。嘗自言曰。事至則情生。意遠則品軼。此爲得之。而至于聲。吾不知其何以諷之而善也。長吟之而以散。以拍。殊有會也。被之絃鞞。而度以管。曼聲以逐之。而抑揚句矩。未嘗有拗戾于其間也。迦陵紅友。君鄉人也。鄉人皆善詞。而君復能以其詞而進之于聲。如此。若夫三臺紅藥。集有三臺吊曼殊詞。開句云。是盈盈一桑芍藥。詞本傷心。假使爲歌。將必有哽咽而不能終者。然豈聲病哉。

馮氏壘篋集序

予在京時。與紫燦禮部同邸居。每連茵並馬。輒言其家友悌。諸子在南。並邕好爲樂。而益都師相。累稱其族自畢公高後。在晉宋間南遷者。多以文章孝友顯于時。今錢唐馮氏是也。予謂禮部君以經學起家。而一門羣從。皆丁年勸祿之際。斯世洸洸。誰解文行。乃就其恆言。以質之益都師相之所稱。中心慕效。以爲

世安有古道如是者。脫有之。吾舍此安歸矣。及予請假還。急訪馮君。屺章于有斐之堂。見其與弟重韓輩。閨門怡懌。旦夕出入。忘人而悅天。一似三古之于然者。而披衿示客。不問合志與同術。而相觀而善。並以無猜之義。共爲心期。且歎乎自退。抑抑乎多自損者。會國恤下。頌兩浙。開府闢延賓之館。聘術序有學之士。賦詩作頌。以紀聖孝。而屺章重韓。與同學蘇君子傳。沈君方舟。李君弘載。徐君紫凝輩。所爲胥山諸子者。一時並入。爲西園上客。抽毫搗牘。中丞擁篲。前長跼請教。予然後知文章行誼。其生平稱許爲不可誣也。昔阮稽以中原耆舊。與王渾爲友。而旣而見其子戎。輒忘年而與之交。世說所謂與卿談不如與阿戎談者。今林下七人。則戎儼在也。予締交于禮部君。遠過王渾。而視屺章與重韓之年。則與濬沖不相及。然齊契從此始矣。屺章兄弟與胥山諸子共集爲詩。而屺章與弟不忍分行。因合而輯之。名壘篋集。詩云。伯氏吹壘。仲氏吹篋。言友愛也。屺章之友愛。則于此猶見之。若夫李義山兄弟。皆以文名。嘗合輯其詩。名李氏花萼之集。則但以華詞自誇門戶。其于壘篋之義。何有焉。

陳山堂五七律詩序

少時爲詩。惑於楚人之說。詩者。而同曹不平。各私其邦賢。始以徐涇爲越。君子軍不足。則又張之以渭南之師。曰陸游。吾越中人也。久而知皆不足恃。夫然後轉而爲信陽。爲北地。爲初明諸家。又遲之遲之。而始進而爲三唐。蓋幾折旋于其間矣。山堂爲詩。則不然。方學四韻。卽能以藍田孟亭之勝。縈其腕間。時邑之稱工詩者二人。一張子邇。可一山堂。邇可中年始學詩。山堂以小年。雖時各不同。顧其爲驟工。則一也。人有效斲者於此。引繩削墨。久而傷其指。而工倕試操斤。卽已刻木爲龍鸞之形。有尋聲者於此。析鐘律辨

銖黍。歌工易其器而不知。而師子野生。不見絙桑。目不睹嶰竹。而偶聞人聲。卽審其形之短長與色之黑白。此無他。其才使然也。予與邇可同爲詩。驚而遜之爲才子。暨予赴召。應昭代制科。四方之士咸集。穀下。然所見不必皆可驚。卽同時爲詩。亦不必盡爲我遜。而山堂每寄詩至。則移情累日。不能自已。是豈予之有私於邦賢也。與。張子邇可近在都。予欲以邇可山堂爲吾越張。而山堂方刻詩示世。予喜而序之如此。或有謂山堂之詩興長而賦短者。張邇可曰。人不識六義。漫曰賦者賦其事。遂以在前所感者爲興。而以其時所行者爲賦。夫必賦其事而後爲賦。則叔田必當補克鄩。擊鼓何以無伐鄭也。若其止刻五七律詩者。則以山堂爲唐詩。五七律者。唐人之詩也。

### 城山大拙禪師語錄序

蕭山城山爲越王保棲之地。舊名越王城。以山椒有牆。蜿蜒如涘孟。因名城山。曩時爲比丘所居。築椽蓋。弗而祠。句踐于其中。蓋不知幾何年矣。康熙戊申。冷堂老人從雪竇來。相山川形勝而卓錫焉。舉四遊未開。六幕未布之事。而偕其從人。闡導于巖阿之間。不數年。而三涂廓然。卽將如來所傳僧迦金縷。擣手而付之乘門之長。所稱大拙禪師者。使之奉佛衣而授僧法。一何謚也。夫槃阿寸土。不宅龍象。當大師叅諸方時。發源天童。歷棲真能仁。而聆獅音于羯磨念誦殿堂。回向之際。師夢中聞羯磨戒回向念誦。有省。且復由奉川。跋跣森漫。而後倚崑局而居。則斯山狹阨。亦何足以闢神天之門。容泝洄千百之衆。雖亭雲礪水。頓非舊觀。而泝所從來。得毋寄跡虛空。截然雲水者。非與。乃師以象王之尊。大踞獅座。獨拈拄杖者二十餘年。邇女牆數仞。翻之爲大千之界。舉凡石凹春壘。雲頭曬衲者。不計晨暮。然且朝叅夕囑。拈古證今。寄喝聲。

捧影于管硯之間。而錄以示世。我聞於越謀吳。當夫椒之敗。戢翼歸來。縮長河浩氣。而暫企之斗城之陰。卒至吞吳震楚。稱伯萬里。而英雄未遇。方且拾芒繩而仰以織也。然則城山雖小。其爲鍛鍊英雄與鉗錘龍象者。一而已矣。

周春坊新簡兩浙提督學院賀屏序

古惟天子得試士。制科是也。嗣此則試之禮部。又試之門下。所稱明經進士諸科。隋唐以降。代有沿革。顧諸州解士。一聽之州吏。從未有專遣京朝官主試事者。自明增鄉舉之科。入解者毋論得當與否。而先以舉人爲之階。因之立學養士。士之入學者。皆有成數。于是設鄉舉主文。及比年視學之使。重試事也。第明制。鄉舉主文。多遣詞臣及省曹以下。惟視學一使。則例以諸曹郎。出行諸道。與觀察相長少。獨京師首善地。居重而馭輕。別遣南臺有才望者主之。名督學侍御史。惟時江南本留都。與京師等。他無與焉。清興。司列重文學。改侍御史爲詞臣。專行直隸。而聖天子復廬念南浙。謂江左人文。夸于他省。宜破例陞道爲院。已授專勅。開轅於兩臺之間。會予同年生周君主文山。左升書最第一。甫竣事。卽有視學兩浙之命。夫知人則哲。前賢所難。況登明選公。尤出司試事者之所僅有也。在昔廬陵爲嘉祐主文。不厭士論。幾不能再。參御試。而近且搖唇懷髒。相繼成習。矧山左係鄒魯材藪。累科稱得士極盛者。較難爲繼。而君子井亭葉落之餘。鑣門躑躅。時出其鈞石衡量。故敝諸才士。諸才士翕然受程。一似辨響于謹讓。而收金於麩糶。卽受裁諸族。無或仰星辰而怨蠶蟻。一何盛也。從來諸州入解。必投業門下。詳審得失。而後過解之賢否。以定。今天子明鑒萬里。書論乍升。卽立察勤窳。坐析明昧。舉一時得人之賞遲久。後酬者而使之再試。于有



效之際。吾聞百鍊之銅。不憚屢照。原泉在山。累綆不竭。言其蓄之者裕也。曩者制科之興。實繫曠典。然亦漢唐以後。故科目耳。乃君以賈傳之年。應天子召試。拔居高等。夫制科莫盛于唐。然以昌黎之聞望。累赴不售。雖既舉禮部。尤以未登其科爲憾。至宋則東坡兄弟。並登制科。然而夷考當時。東坡所登止三等耳。子由且四之。而君且哀然舉首。與郟詵李郃相頡頏。及天南蕩平。大廷獻頌。人競進詞賦。君獨稗擷六經。攬摭其成文。纂爲百韻詩。而集儷句于其前。以爲序。東堂學士。動容咨嗟。以爲僅見。至其高文典冊。橐筆綸閣。與夫金鑽石室之搜討。□謂擅三長。而卻五難者。又其餘也。夫人少年入學。讀當世之書。原思以文章見天下。暨乎稍稍自見。門巷有車轍。爵里之投。各不相下。遇偶有欲懷者。揖而問字。卽誇以示人。以爲流芬餘瀋。庶幾不匱。而君能出其所學。分廳草制。巋然登著作之林。且復于論秀之餘。復膺是選。夫兩浙本多才。而君以文章宗主。進之退之。毋論江表。顧陸山陰。王謝皆令出我門下。古之以學被世。而復爲斯世興教。以大所學。意在斯乎。故事。學使君至。凡在受治。分應進一言爲賀。因應諸君請而序之如此。

### 北山無門洞誌序

當子羈弗赴臨安考解。在崇禎之末。爾時寓錢湖北山。有所謂蕭家莊者。日攜屐追趁。大抵在葛嶺以西。棲霞以北。扳巢而貫穴。初不記其企足在何地也。及予浪游歸。而四顧滌然。曩時叢岡灌嶺。重樓疊榭。悉袒膊裸背。一望而腓腓。而暨乎還山。則遙憶向時所歷。一若記南宋他時事焉。菊逸大師。以無門洞誌見示。并謁以序。予展卷嘆曰。北山勝地。猶有倖存焉。如是者乎。夫無門非他。宋慧開大師字也。師曾說法于龍興之山。而龍隨以歸。乃藏龍山間。劃泉而居之。以其色黃。名黃龍潭。且闢洞以棲身。其傍因有無門洞。

在黃龍院中。宋時禱雨者多就之。相傳寶慶中以歲大災。天子特開選德殿。延師說法。暨淳佑七年。又復以旱故。遣丞相就洞禱祀。丞相吳潛少保孟珙借至。因賜師紫伽黎衣。給以平江官田三千餘畝。錫號佛眼。并爵龍以侯而祠之。封靈濟侯。今相距五百年矣。夫天下山川因革。經時而變。卽以錢湖之勝。歷唐宋元明。相嬗勿替。而當予一身。相距五十年。卽已如高陵深谷。浮雲滄海之不可復記。況南朝多寺。寧無灰劫。而無門一山。尙能恢其遺業。而授之以誌。自非師之功不至此。夫天下之思其舊而悵然感者。不獨予也。其不得其舊。而思藉誌記。以想見夫當日。則又不止此一山也。今入湖者。有能談宋明遺事。而不慨然生懷古之思者乎。乃區區一山。而佛眼興之。香林貞吉繼之。宋時帝主開其前。明之卿大夫各護持其後。而師以太白高僧。巋然說法。復能統餘緒。而從容作誌。以傳之無窮。誌不云乎。香林從經行之隙。得佛眼金身子。沙磧之中。而近年杭州禱雨。則黃龍之神儼然示現。蓋洞中丈八之軀。與澄潭故侯未嘗亡也。則雖所見有時改。而又何患焉。

包氏族譜序

族譜之設。創自蘇洵。其時軾與轍尙未仕也。蘇氏之貴。當自唐蘇味道始。然而譜不之及者。亦曰親盡則略爾。今之爲譜者。異于是。必賢如子騫。貴如梁公。則雖遠必載。而如其不然。卽高曾至邇。猶且記誌。而縮以爲此。何足以光吾譜者。甚矣。譜義之非古也。包氏始自安陸。代有顯者。乃由南渡後。上泝所自。獨以合肥孝肅公爲斷。其相距不越十世。以統以系。而由合肥而山陰。而蕭山。則又以蕭山爲近祖。蓋自南渡仕。甌越。或分或聚。而蕭山最大。其相距亦不越十世。而爲譜者宗之。蓋其世當元明間。賢哲代起。一時父子。

兄弟若松坡東臯輩。皆以明經進士顯于時。凡海內聞人。爭先結納。若所傳河東張翥。金華黃潛。宣州貢斯泰。南陽迺賢。臨川危大樸。東陽王禕。餘干董朝宗。青田劉基。上元楊融。西江揭傒斯。廣平程鉅夫。東嘉高明。不下數十輩。皆當代名臣偉儒。能不遠千里。並過蕭山與之游。車轂所至。使市橋左右廬舍。皆滿噫。亦盛矣。夫譜貴親親。由身而推。祇詳所自出。而上本姓生。下聯族屬。未嘗有聲稱官閥之見生于其間。而其貴而且賢若此。予少時與卽山遊。拜其尊大人于堂。降而與卽山。呂和銓平。結爲兄弟。惟時同游者皆海內聞人。渡江造請。各以古學相切磋。其一時賢俊。亦不讓河東張潞公。金華黃文獻以下。乃驟當鼎革。相顧伏匿。明清之際。較之昔元明之間。出處頓反。而卽山。呂和。且相繼殫志。迄于今。墓有宿草者已三十年矣。予乞假還里。值銓平修族譜成。屬予爲序。予思氏族之盛。莫如包氏。少時登其堂。景其先賢懿行。往往起敬起慕。徘徊勿釋。而今則觸目悲哀。不忍過其廬。造其門巷。睹見其遺文贖字。況明明世乘。儼然載卽山。呂和于其冊。而其忍序之。然而譜也者。嬗後者也。今之所作。後之所述也。夫以予異姓之子。束髮與交。垂老而不忍棄去。偶一見其家之所爲。卽感生于心。況爲其子若姓者。睹先人遺譜。而不遵之如經。守之若國史。非人情也。譜創于卽山。而銓平與呂和之子續成之。前二年。銓平示予譜。予不忍讀。受而藏之衣箱之間。旣而曰。予與銓平皆垂老。倘一旦不測。其何以應。遂出而書此。銓平予老友。尙居牆東。此包氏家獻也。呂和之子公度。善文似呂和。吾見包氏之繩繩矣。

### 史村曹氏宗譜序

宗譜與世族譜不同。唐時岑文本。令狐德藥。奉詔輯天下茂族。合九百二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餘家。而

分之爲譜。凡一姓之中。第取其賢而顯忠雋。而有材望者。著于篇。而他不及。名曰世族。猶史稱世家。孟子所稱世臣也。若宗譜。則創于趙宋蘇氏。但以一姓爲九宗。上自高祖。下逮元孫。毋論仕不仕。賢智愚不肖。而各予以系。而其後所宗過長。其所及亦過遠。然且進貴細賤。右賢退不肖。至有冒他族名。達遙遙華胄。爲世取諄者。則宗譜也。而與唐之譜世族無以異焉。曹氏爲蕭山茂族。少時見木上先生。以第一人舉于鄉。名冠兩浙。嘗追陪游讌。每嘆其器宇沈澁。森然若淵泉之在望。叩其鏘抒之。不匱。猶繭絲焉。方是時。有爲九江司理者。有爲望江令者。予生也。晚不及一一。而見其形與其事也。然而名賢輩出。在曹氏一門。羣從。譽望藉藉。如洛雅先生。以詩名于時。時得其片詞。贖字。輒規之。撫之。轉相傳寫。以奉爲祕寶。迄于今。郝紹之書。其爲法盛之所行。正不少也。而文虎爲文。予嘗私效之。而嘆爲莫及。夫以邑之爲詩。爲文。爲書法。爲理學政事。而皆于是家取之。此其家真世家矣。予與其商孫國學名顯宗者。遊。每言其家茂才名錫爵者。修宗譜甚具。顯宗將捐橐謀付之梓。而屬予以序。予因諦觀之。簡而覈。精詳而有要。不附混元。不冒巫趙。所云以族譜而兼史乘者。是書有之。若其泝武惠王彬者。始之也。繼越州判官。追其所自來也。又繼而判官之子丞。則自越而蕭。所云占籍于桃源之下鄧村者是也。而于是以學諭承之。則以遷史村自學諭始也。史村者。今曹氏居里名也。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  
又名姓稿

壹佩章較  
文則西較

## 序十六

### 新刻聖訓演說序

古鄴長遂師各舉其方之戒令。以時宣里門。而漢唐行政多尙名法。然獨有以講讀教授爲治理者。暨叔世而浸衰矣。我皇上躬親教化。首重訓迪。謂大猷之世。必先事化導。而後可以維至治於不替。因於康熙九年。特頒上諭一十六條。相率董勸。而兩浙中丞陳公。卽又作爲演說一書。總講分講。使顓愚稚皆可通曉。已奉旨頒行。撫司及府州縣衛所官吏。凡月吉歲正。各集耆老於城鄉公所。依式講授者。約二十年。會總制興公。開府張公。學院鄭公。再三申飭。且附諸律令。以倣古讀法之制。鄉禁國書。相爲表裏。第司其事者。祇責其成於長吏。兼殿最勤窳。而司鐸者不與焉。餘杭訓導王君。獨慨然興曰。此亦學校事也。夫孝弟禮讓。皆本明倫。而崇正學以端士習。則條教之中。儼然載之。間嘗追隨講肆。目擊諸父老。攜持負戴。側耳傾聽。若惟恐語言之有盡。而誥誡之難遍及者。因損俸鏤版。流布廣遠。使煌煌帝訓。昭如日星。甚盛典也。昔者文翁興學。僅傳經義。而蘇湖之教。則又以治事立業爲實學有用。然且千古相傳。遜爲莫及。有如

是之上承聖謨。下廣憲法。毋論載籍所嬗。可蓋經學。而卽此一講授間。長幼造聽。咨嗟感激。凡夫有動於心。而不能言。欲發於口。而不能記憶。卽欲歸而互相傳道。使父告其子。兄告其弟。以之展轉於比鄰閭族之間。而不能達者。而一旦開卷而瞭然。此不可謂非當今宣教之一助也。

西江唱和詩序

自國風有子汝唱和之詞。而春秋晉鄭大夫。往往于所會之地。彼賦此答。此卽履道聯吟。松陵互和之所自昉也。信安馮使君有事洪都。偕吳子志上。徐子紫凝。高會于章江之濱。遂邀之同舟而歸于信安。因之有西江唱和之作。夫使君才士。其爲詩。下掩王維。上追庾信。而一行作吏。中道捐棄。予嘗謂使君裁弱冠。爲文爲吏。皆得以拔擢流俗。超然直上。浸假趁其時年。專事壹志。其所到亦寧有量。而使君仍兼爲之。而兼臻其妙。才士之叵測如是。若夫紫凝志上。虎視臨安。予每儻其地。而與之觴詠。其風流雋上。固無論已。向在京時。嘗追陪益都師相。高會諸竺壇經廠。互相唱和。以當休沐。及從大雪游善果歸。酒鎗燭樹。合毯于東堂之右間。使一人唱韻。一人把筆。每一韻落。則筆隨韻絕。唱者未旣。而和者已就。今予集恪詩。猶存其題。可驗也。乃歸田有年。兀坐陔陔。不成一字。而使君爲吏。猶能與二三友朋。踵太傅高致。刻燭擊鉢。以嬾其休風于勿替。則夫讀其詩而寧無感乎。

田子相詩賦合集序

向從胡氏東崑。王氏文叔。見子相於吳山之岑。爾時子相未弱冠也。然往往爲五七字詩。登臨詠吟。一時見者多稱之。予嘗題其篇而思其爲人。暨予以應詔入都。而子相方隨其尊人宦游江南者數年。迄於今。

予請急里門。又三稔矣。錢唐馮屺章兄弟。亟稱子相詩文爲胥山之冠。夫欲知其人者。視其友。向時文叔東崑爲予良友。而近居錢唐。方與屺章兄弟爲忘年交。乃諸公所推。先後若一。則夫子相之爲人。固無容問矣。獨是子相少工詩。爲古爲今。一如唐人之所稱格詩律詩者。未聞工他體也。惟夫詩有六義。其一曰賦。故賦者古詩之流。而登高能賦。大夫是期。方今聖天子好文。首重賦體。作者林立。少能有當容鑒。大抵高之爲長卿子雲之流。失之蕪詭。而卑之卽降爲試文。遂使李程王起。互起爭勝。體裁之雜。莫過今日。而子相以鄒枚之能。抒庾鮑之製。高不浮靡。卑不檢劣。隨所結撰。而良材麗構。一往流曳。體物精而狀意顯。若所謂氣若駢珠。詞如繁露者。子相真賦才之雄也。我皇上經天大文。偶爲儷語。巡行賦物。徵示法則。而世無敢爲對揚者。子相進而備承明之選。尙書給札。賢王授簡。其摛文揆藻。必有可以舒國華者。而尙有待也。若夫景運初開。詩當初盛。而流俗卑汚。方且競變爲佻涼弇鄙之音。則子相所爲詩。前後具在其力。追正始而挽墮趨。端在何等。夫子相非流俗人也。

### 家明府文山兄七十壽序

予氏無二族。自周王第九子圉肇封于毛。遂表之爲氏。而其後。南陽平丘。代有令哲。逮靖康以還。扈蹕南徙。嘗散處于閩越之間。故浙之姚江新安。閩之玉融。所在顯著。卽嘉隆後。猶尙有新安司寇姚江殿翰。與閩之起曹觀察。後先齒序。藉藉通往來。其爲譜記可考而知也。予于康熙乙卯。游閩之晉安。遇文山於道。山亭下。彼我慕悅。相持不能別。顧不得譜記。不詳其行輩。但以容髮度長少。第爲伯仲。實不知其幾何年也。旣而浙中丞請召至幕。值予滯姚江。不得一見。又旣而其門下士何君爲湘陰令。迎之至湘陰。道浙見

過而予以買藥他出。仍不得一見。今年春。從中州還。遣予于錢湖。謂曰。予七十年矣。歲之首秋。則懸弧時也。子可無一言爲贈詞地乎。予聞而憬然。視其容。轉而自視。私念齒將脫。髮禿種種。膚之皴者多。瘡疥而文山齷完肌薄。儼塗髹漆于鬚鬢之隙。行立顧盼。矍矍然而反長于予。然後知老少之不足憑。而向之度容髮而謬予長者之甚可笑也。昔楚丘丈人年七十。自謂能出詞以應對諸侯。決嫌疑以定猶豫。遂負壯術奇。以爲莫及。而文山強且過之。方文山少舉於鄉。以文章名世。越廿年而筮仕營山。嘗考其在營時。優于吏治。按察宋君舉良吏第一。凡隣縣有闕。皆籍文山兼其官。夫營固瘠邑。又其地蜀漢相接。當巴渝萬山之間。曩時流寇所出入。瘡痍難復。而文山每坐理之。然且興起文學。其分簾取士。多得名才。所稱湘陰令。其一也。乃旣經薦。剡川湖開府。已上其治行于朝。天子嘉其能。下部取召。而驟丁兵革。拂衣歸里。其在。今又幾何年矣。夫楚丘帶索。不出閭里。老萊荷畚。徒事畎疆。而文山於歸田之暇。過都歷塊。交游遍天下。卽偶然詘處一室。而戶外履滿。凡夫質疑問難。造其廬而諮以事者。比比也。倘所稱身居丘壑。而經術滿寰宇。非歟。至于心思之敏銳。每當著筆。一若迅雷之及物。而江河之行地。汪洋翕忽。不可名狀。憶予在京時。從益都師。相作擊鉢詩。互相倡和。必倡韻未絕。而和韻隨之。以爲快。今兀坐搖筆。終日顧盼。不得一字。蓋年爲之矣。而文山著書等身。老而倍進。今世所傳菜根集是也。夫容色之粹。材力之強。心思之敏。皆足以壽。而文山兼之。則其難老。豈區區長予爲可怪也哉。

高詹事天祿識餘序

劉宗正父子領校天祿。當時有說苑雜記諸書。散行于世。而後之爲雜說者。宗之。如班令史之侍讀禁中。



而作白虎通。蔡邕之校漢典。而作獨斷。是也。嗣此則唐宋諸家。短裁促筆。不必盡出自祕府。致長安舉人。淨坊佛廠。爭相寫記。爲銷夏之舉。謂之夏課。而元明以來。山人園客。又往往作稗官野乘。以誇詡聞見。故說者謂談議之盛。至唐後始備。而不知漢書藝文已早有雜說千家。見諸書目。特其文不傳耳。江村宮詹以驚才絕學。供奉內廷。其所讀祕書。真有非外人所能見者。嘗笑儒臣進身。偶職詞翰。便自誇禁近。足不涉苑籞。身未嘗一踐闈闕。兩目不經接內府圖書及金匱石室之祕。入直三館。持轍却足。卽宮門侍班。亦不過暫立銅獸傍。以互見其睫。而宮詹日侍至尊。掌禁中文史。充櫛負櫛。皆得而典校之。其中偶有兼本爲皇上所賜。卽拜命捧出。故私第賜書。卽有爲長安貴人諸藏書家所未備者。是天祿領校。惟宮詹爲能職其盛。顧時奉起居。晨入夜出。負星而趨。亦何嘗有頃刻之暇。可涉筆札。而乃無書不睹。一若陸倕之豎櫛。而世南之行笈。隨所記錄。皆成卷帙。何其神也。夫雜說有二。一則騁聞見。以討遺帙。卽說苑雜記。所自昉也。若此者。慮其誕妄。一則誇記憶。以肆駁辨。卽論衡獨斷。所由著也。若此者。又慮其寡陋。宮詹自侍從。以暨退食。所在有記。若松亭行記。塞北小抄。與夫東西扈蹕。金鰲退食諸書。旣已謹聞見。而祛誕妄。有成事矣。今以耳目之餘。廣爲記憶。其中搜微剔隱。註疏考索。有駁有辨。而皆于天祿乎得之。因顏之曰天祿識餘。則短裁促筆。雖曰供奉之餘。然孰非經國大文。對揚奏記之餘事。而且學山藝海。非容齋伯厚。弇州升庵之所能及者。是焉得以識小者而忽之也。而况其大焉者有在也。

### 重修平陽寺大殿募疏序

平陽卽平原也。相傳其地在平水之北。以水北曰陽。故名平陽。越王句踐嘗都之。明崇禎間。山陰祁中丞

購之爲別業。而藏書其中。其後中丞殉國難。山賊據爲寨。別業頓毀。清興弘覺大師者。受世祖章皇帝之詔。卓錫平陽。構御書樓于上方。而恢大其基。名平陽寺。迄于今已三傳矣。嗣席者以琳宮被留。重爲修復。而堊土刻木。乏稻粒以給口食。因擊板于途。遍旬行路。吾聞薪盡火傳者。老氏之教也。而釋亦有之。當句踐都居。稱霸東南之會。不知其盛何等。而千年以來。僅見中丞之營建。比之平泉。乃忽爲化城。龍藏象宿。亦云極盛。曾幾何時。而興而燬。燬而又興。薪有盡而火無窮也。人之施捨。猶是矣。聞之嗣席者。爲天岳大師。師有直木堂。集行人間。今之以文字入三禪者。人或未信其覆。以予言質之。

霞舉堂集序

王子木庵自第其所爲集。自辭賦記傳。銘誄書疏。以及雜志野乘。偶體諧說。與夫論辨記述之自爲義者。合三十五卷。名霞舉堂集。以屬予序。予受而讀之。曰。文有名家。有當家。有作者家。夫名家祇如書畫家之有標格爾。而金元詞曲。每以平行協時。族者爲當家。至于作者家。則毋論當行與及格。而必有作者之意。存乎其間。故漢魏六朝。文不求盡。凡散題閒牘。皆足自存。而汴宋以後。卽文體鉅細。事類多寡。必無所不具。而苟其製有短長。門有枯菴。每零棊子屑。而不成集。自非作者家。經營部署。羅絡而不遺。求其以函冊示世難矣。木庵卽不然。其植物也。閱其斂材也。覈其功積也。千至而流效也。四應而五達。故其質皦皙。其文青黃。其爲幹攫擢。而其聲其色。卽雲興于焚。而噫散于壑。卽之爲無垠。而放之爲可到。眞作者也。宋後集多。而傳者少。初以關石程紙數。而旣而銖兩無有。古史藝文之所載。必擲播四訖。歷數代。嬗習而後得。以存其名。然不可考也。今其書甫出。而塾文不擇詞。國書不弄其文。金匱石室之所藏。未嘗編載其卷目。

而人之見之者皆寶閱珍信而不可釋。此非傳書乎？予與木庵游約四十年。每歲過湖墅必詣木庵。詣必有新纂一卷出而相示。及其讀禮也。宜州施少叅君方抵杭。與予約曰。今當詣木庵。寧得有撰著如平時者耶？予曰有之。及至甫就坐。而木庵出孤子唵見示。乃相視笑。暨予官京師。當會朝日。少宰李公傳木庵書至。發其槭。則所撰今世說也。時賢在朝者。爭起問訊。繙閱午門外。各相歎異。以爲榮。今諸所存者。十之三也。嘗曰。生人爲文。得親爲按第。置諸几席。食訖而繙之一。如千百世後。偶得前人集而爲之品。罵亦一快也。予歸田五年。自視舊文。如三伏之綿。提起輒置。而木庵霞舉堂集。軒軒如也。然則傳固有數矣。

### 劉氏水澄傳詠序

自史漢有敘傳之詞。槩括諸本事。押韻成文。而更生作列女傳。遂贊頌而諷揚之。此卽水澄傳詠之所由昉也。顧水澄傳詠。原始家乘。而家乘之體。大抵襲廬陵眉州編年紀。世取其明哲。而水澄舊譜。獨詳列記傳。旁及志表。有似乎扶風龍門之爲史者。今乃以史而爲詩。善善惡惡之幾。間出以微言風物之旨。使孝子順孫讀之。而油然以興。翕然以感。是豈非倫敦敘族。實有見之于性情間者。所謂以情馭法。以恩掩義。非乎。蓋臣天才縱橫。睥睨一切。每下筆滔滔。目無前人。而敘事嚴簡。矢歌春容。特于纂討呻吟之際。兢兢業業。可謂慎重。獨怪水澄閱甲子。于吾郡。自其先司馬公創譜以迄于今。增修續修。不知凡幾。而蓋臣以韻文一二槩括之。使知劉氏所始。六族五忠。著于前代。而由元迄今。尙有名臣傑士。忠孝俠烈。可歌而可詠者。其爲保世亢宗之無已。有如是也。

### 聽松樓近體詩序

隋唐以詩賦取士。而殷璠選詩。由梁陳以及唐初。則適當詩法極盛之際。然猶云自大同至于天寶。把筆雖多。而灼然可見者。十無其二。甚矣。工詩之未易也。今習尙經義。而鉛槧之餘。偶押聲律。卽自以爲駕王盧。而邁江薛。豈古以詩求而詩反難。今不以詩求而詩反易哉。亦曰工則難。不工則易耳。吳生征吉。工經義。其以經義冠試士屢矣。一旦以揣摩之久。舍而爲詩。會吳生以聽松樓文。選行于時。四方過問者。車轂輻輳。乃大起文會。與江南北士公讌于吳山之麓。生對客揮毫。一時倡和者皆辟易去。則吳生工詩。旣有成事。是何古之以工見難者。今以易而反見工。與聖天子右文興學。一時好古之士爭獻于廷。吳生將挾其所學以遊京師。而先出其近體詩以問世。予取而誦之。近體之難。工久矣。毋論精深灑博。咫尺難量。而第就風裁以證大雅。一如談藝諸錄所云。簡練以爲思。頡頏以爲韻。圓皦以爲辭。混沌以爲質者。而吳生皆足以幾之。其以進于唐人不難也。或曰。詩以近爲難。不工近詩者。則必不能爲古詩。故凡觀古詩。而不得其優劣者也。觀近詩而瞭然。猶之爲文者。不工時文。必不能爲古文。故觀古文。而不得其通與僂也。觀時文而瞭然。然則吳生之工古文。吾嘗于試文見之。其工古詩。則亦觀近詩而知之。

東南輿誦錄序

自子產誰嗣之誦興。而漢晉以還。若漁陽魏郡。潁川廣漢。率皆以輿歌巷諺。流布史冊。故王祥太保。而海沂之謠。早著徐泗。姚元之爲開元賢相。乃吳陵頌稱。悉紀于石。誠以民情至公。感則顯而悅則嘽。非有誣也。金大中丞由綸扉起家。槐堂草制。早已知頗牧在禁中。乃粹攝經史。嘗佩水蒼玉爲天下宗師。百僚長庶。無一不就教恐後。旋復以諳練經術。仍出叅觀察。特錫袋帶。揚鑣而分路。爲行省中書者約十年。天子

嘉其能。徵典樞要。佐七兵九伐之事。兼使詰禁。當是時。六師張皇。樓船之南下者。藉軍司馬上卿。轉餉行間。供調百萬億。收復昆彌。廷臣上功者。方擬以五都伯長。專弓矢鈇鉞之權。令宣布德意。會七閩初定。議應遣重臣。填撫其地。遂命公往。乃海外蠻荒。若高華彭湖。從來不臣其國者。悉版籍而耕犁之。重以兩浙介在甄粵。爲神州奧區。天南半壁。尤不可無揜拄者。以厚其任。曰。惟公賢。則是公之敷歷。固已閱中外。備艱大。以迄有是也。乃公甫入境。須江水發。水之逆防上騰者。溢溢洶洶。浮天日而下。爾時公未受事也。卽捐金拯溺。賑卹諸昏墊。而後以入告。其于樹柵堰防。離峯築西江諸塘。以修復水利。又其餘也。夫爲民去害。而治可以興。顧去害必先其大者。浙右轉漕。多閭左窟穴。因緣爲奸。而關權譏訶。比之漢之大誰使。然且方樞庇之。翼虎而藪狼。比比也。公先剔漕弊。而清權稅。使曩時陋轍。一切報罷。乃整躬率屬。激揚風紀。凡刑獄賦稅。務爲減損。以與民休息。至于教化。尤所急。嘗賓興入貢。在閩與在浙。兩主其事。先設立講院。養貧士。其中月廩日餼。飭紳士之老成者。董之。暇則率僚屬講訓讀法。至于棘闈之底。飭修塗。鍍屋。嚴朱膽。而寬黜乙。以迄供億之精。科辦之簡。奸胥不得赴行戶。無所派。以一事而兼百惠。多有也。夫民惡貪。而公砥以清。民不樂惰窳。而公礪以勤。民所願輸。公故緩之。民苦于侵蠹。而公則譴之。民田有時乾。公跣祈之。民之室不戒于火。公拜而馳之。夫民患惟盜。而公是飭。民所畏者兵。而惟公是戢。是民好惟好。民惡惟惡。如是而猶謂民之不能歌思而謹嘽也。情乎。夫民實有心。謳吟之來。不能強其所不欲。如必楔其齒而防其口。是猶障風之吹。而遏其響也。然則後之紀績視此矣。予忝館職。爲公之後進。敢述所聞。而臚之爲序。若夫公之功德。仍在輿誦。予又何能多爲贅焉。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又名銜字春莊稿

陶賓仲玉  
吳鼎禹定較

## 序十七

### 送汪翰林奉使琉球冊封中山王公餞詩序

王者撫存萬國。爰有使問。故傳曰。皇華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故遠而有光也。而魏武著選舉令。每曰。使于四方。古人慎擇。蓋張旌奉珪。馳四乘之傳。以達之萬里之外。期當于是選。難矣。今天下車書一家。薄海來享。凡蠻邦遠處。日出日入之所。德廣所及。去俗效義。而皇帝聖文神武。柔遠能近。諸所動作。悉合天意。既已東征西討。盡驅諸不庭之族。倭泥再闢。雕題盡來。惟是四裔之外。如南夷君長。番禺太子。無不延頸舉踵。想望爲臣妾。雖道里遼絕。阻以人力。猶不能強抑其自致之情。況琉球處東海中。早稱外藩。自王公妃妾。以及陪臣長幼。咸願署名負版。拜天朝一命。以爲煌寵。是固開國以來所垂袂而臣之者也。康熙二十一年。命冊中山王世子爲嗣王。國議遣近臣任使者。捧天子詔敕及金冊玉圭以往。按海中屬國。開自隋唐。遣使官如新羅日東諸處。悉簡御史中丞。負人地者。啣命拜節。而琉球爲明初所開。其正副二使。率給事門下及行人爲之。今廷議鄭重。正用翰林官。副以中書僉曰。檢討汪君能受命不辱。諭國威信。其

文章特達。秉志皦皦。已足取驗海外。而儀度秀卓。揚言如鏗金。翹然上殿。天子以爲可。遂賜一品服。繡以麒麟。而加之尙書之尊。中臺八座。自國門升車。旌旗獵獵前導。關亭負弩者。踵相望于路。上旣慰勞出。而在朝諸臣。並爲之供張。贈以詩歌。而屬予爲序。夫居平誦讀。忱愾自期。非爲九州伯。統十萬師。橫行邊庭間。卽出使萬里。折衝樽俎。爲國家建堂堂之節。足矣。乃以一儒臣。夙抱弱翰。給札牘。爲文賦。而一旦朱軒緋驂。奉天子威德。陽陽持節。至日出之所。頒布明命。使屬國君臣。崩首蹶角。以致其父子同賜。懷抱匹帛之意。是則陸賈之語所不傳。而相如之諭所未逮也。若夫波濤瀕洞。戒我前綏。則唐臣使海。猶尙有受命不私。履險如夷之頌。詩不云乎。忠信涉波濤。夫世有信使如汪君者哉。贈詩不限體。從所志也。副使林君同有餞。而各爲贈詩。重其事也。予拙不能賦。僅成五字四韻詩。凡如干首。而書其序于端。汪君名楫。字舟次。揚州人。

送張毅文檢討歸郁洲山序

予以入館之七年。請假歸里。未能乞官湖爲棲息地也。同官張毅文以言事去職。自言家海東有郁洲山。卽山海經所稱郁山者。山周八百里。而四環于海。林洞掩薄。中多良田。先考功思結廬其中。而未逮也。予將長往焉。竊思毅文無言責。其所以饗饗直陳。撞九閭之鑲而不自顧者。夫亦以鄉里蕩析。人將爲魚。思稍緩其災。拯滔滔而出之。于溺。因不憚越職言事。乃聖朝旣行其言。而徒以封題細故。少就裁抑。反輕去其鄉。悻悻滔海。以自置于波濤出沒之中。豈真謂此邦難與居。與毅文本良史。職司記註。其纂前代事。慷慨落筆。卽厭承明。亦當自抱經術。棲遲槐市間。時毅文宜補助教。以出與朝士相周旋。而乃木石是居。下同



鹿豕何其憊也。吾聞郁洲從鬱林飛來，又名鬱洲。其山中所植尚多芳荔、柑蕉之屬。曩時崔季珪遇仙人而悅之，夫以入世之難測，升沉反覆，眇不可定，則睹茲山之變幻而彷彿與仙人者游，或者陸續之石，有時而移，淮流澶漫，有時而渫，豈亦依約翫世之微情也乎？予隨考功先生父子，登曲江樓飲酒賦詩，辟易千百人，越二十年而考功先生仍然就安車，應建元之詔，率毅文與予同上金馬門，予因得與毅文並授館職，不十年而考功已厭世，曲江樓傾廢，不可復問，而予與毅文又復于編纂之餘，相繼言去，嗟乎，雖欲不爲棲息地，而何可得焉。

慎餘堂詩文集序

古者傳世之文與問世之文無異也。司馬文園以游梁之賦受帝主知，公孫犀首揣摩短長，終以此見用列國，然三篇之目則依然具藝文也。今則稍異矣。帖括之精，無預博洽，故有皓首章句而不涉一韻語，不及一短長言者。況一行作吏，棄如敝屣，百城之相擁，則萬卷所從廢矣。廬陵劉君試仕來新息，其爲舉文亦既藉藉傳人間矣。乃抱牘未幾，復以所著詩古文相質。昔者八家之傳，三在江右，而廬陵歐陽且推爲八家之宗，卽入明以來，其以舉文稱雄者，代不乏人，然卒皆以經術之氣兼行之帖括之中，故當時特標爲西江派。迄于今不衰，是豈地使然與？抑亦傳世與問世兼資，如所稱司馬之賦、公孫之文與？抑亦歐陽南豐、荆川諸家有以開之于前，而奕葉以後，遂相嬗不之替與？何劉君之能以舉文見，復能以詩古文見也。予寄居搶卒，不能與劉君論古學，而第披其集，視其詩若文，淵淵乎如大禹之吹筳，而平陽之擊石，含吐性靈，抑揚詞氣，與時之撫葩拾藻者殊矣。且其文汪洋縱恣，不可方限，宜以爲江河之目，而乃顏其集

曰慎餘。則其不事誇靡。務求敦檢。謹言行而爲世用者。不槩可知乎。

虎跑定慧禪寺志序

虎跑在西湖之南。凡由湖越江者。必穿山以通。而寺當兩通之間。相傳唐元和中。有性空師者。從南嶽來。遷而苦于無泉。陡見虎跑地。卽泉生。而南嶽故居所稱童子泉者。則頓于是日枯焉。遂以此泉爲南嶽移來。因名虎跑。又名虎移。蘇子瞻詩所云虎移泉眼趁行脚。是也。特虎跑名泉而不名寺。曩時大中乾符。各有敕建。而以山得名者。謂之大慈。以塔得名。則謂之定慧。大抵自元和而後。歷宋元及明。建置非一。要必有人焉。爲之主之。故開山以來。代有嬗受。凡寶洲規爲慈室營造。與夫帝王之頒錫。檀那之供養。齋田薪。噀。經壇幡。各爲記載之。以傳于不壞。而明代諸志。僅附之西湖之末。闕焉不詳。雖欲考按焉。而不可得也。本然禪師以彌天龍象。受大鑒大法。繼席此山。其力行化導。振興遺緒。已非一日。乃于說法之餘。惟恐山川灰劫。久而漸泐。急攬諸實蹟。參之聞見。以證以核。以爲之志。其分門立部。所爲建置沿革。法傳世議。佃布樵採。無不抽其端。而析其委。自此虎跑有眉毫矣。夫名山之興。關乎運會。前此大中乾符。京師遼闊。帝王頒錫。皆未嘗親至其地。卽降而吳越錢氏。世王此邦。顧記載涸鬱。不知其施賚何等。而當今皇上。于南巡之頃。親幸泉亭。掬流而飲之。睿音稱讚。間泉爲之沸。卽井榦所刻金龍。伸爪奮鬣。日光動盪。與聖顏照映。同其晃曜。則祇此一泉。而神虎跑于前。天龍現于後。不可謂非重興之一會。又况兜率化身。久持法海。于以廻髮字而成貝書。卽以是爲龍藏之經函。所以助道生法。安之論說。何不可也。

當予讀書橫山時。每渡浦陽江。見江流半青。巋然高出者。氣佳哉。鬱鬱蔥蔥。此清化山也。願欲一至其地。不可得。暨予避人歸。或有以清化三十二景屬題者。予以焚硯辭之。去當其時。相傳清化山中有普慈師者。實始興廣利舊刹。一復晉宋以來雙崑七宇之盛。凡梵室之中落者。則于斯復振焉。康熙己巳。予以歸田之暇。杜足江村。而普慈後人。乃挾清化廣利志。渡江再請。願得數言敘其事。予思名山福地。必有聖僧覺士。搢拄其間。所謂山川之精。與辟支之力。相附而顯。願慈室易壞。珠藏金乘。不無循日月爲興廢者。考之廣利所始。創于宋大中祥符之間。而歷元及明。毀者再矣。普師以禪德之長。入山有年。一旦出其願力。使久淹淨土。頓還舊觀。不可謂非名山之幸。願興廢未可料也。住持宗標。丐其鄉居士。輯爲寺志。歷載開山嗣法諸源流。而附以旃檀捐助山場田蕩之券。冀傳永久。其爲意非不甚善。獨不聞清化之所由名乎。夫清化非山名也。在昔龍湫石室。本名靈峰。自五代晉時。有純一國師者。曾建院于廬陵之安福。賜名清化。及師還越州。而吳越文穆王。錫師紫衣。因闢靈峰山。創爲道場。而師乃卽以安福清化之名。名其所居。然則清化山者。本安福舊名。而以之重名其寺者也。夫世有以山名寺。無以寺名山者。今清化之名。實始于寺。然而人之稱之者。但知有山而不知有寺。如予疇昔所稱清化山者。極至山久無寺。而清化之名。猶是也。夫至山無寺。而尙名其山。而謂山能無寺。謬矣。他日儻能至其地。三十二景當在也。予雖老。尙能題之。

### 同音字解序

字學有二。一以形學。一以聲學。其在形學者。自許慎徐鍇以後。悉以篆隸爲根。氏而降。而宋元。拘牽波點。

其失古楷體之舊久矣。若聲學則自唐迄今皆夢夢焉。予嘗于修史之暇著通韻一書。進之御前。其義明指確。已經宣行。而惜未能家爲喻。而戶爲說也。錢唐沈君取梁周興嗣所著千文。而輯其同音之字。以類分聚。謂之同音字解。乃復以每字四隅分註四聲。使里門兒童讀一字而字類之仄音皆備具焉。考之兩漢以前。以均爲韻。所以均聲之不齊。而同聲之字。古無其書。至左校李氏首創聲類。而後字聲之相同者彙爲一家。逮齊梁之間。中書周顒少傅沈約始造爲四聲類譜。實非三古以後漢魏以前所舊有也。然而聲類既開。則于是有東冬之部。就其聲音之同者而反從分之。四聲既開。于是有有入無入之辨。就其有入十七部。無入十三部。而或爲之界。或爲之合。乃沈君所訂。則聲同音異。不拘東冬。有入無入。通合兩界。一若李周諸學。原非古法。不屑與之較。是非絜短長。而第從小學之習字者而參稽之。古者天子世子公卿適子。學于宮闈。而保氏教之以六書之法。謂之小學。今其說不明久矣。誠使入里門者。開卷誦讀。卽由是以得夫保氏之教。不必遠稽說文。近襲廣韻。第隨舉一字。而凡爲齒齶之齊與喉舌之轉。皆有以周知其數。而推類以盡其餘。是亦興復小學之一端也。又何患形聲之不畫一焉。

俞可庵文集序

順治辛卯。浙三舉秋試。是科解文。往以第四人爲一鄉之冠。謂其文峻警拔恆等。選本一出。家模而戶程之一。似風發于青蘋。而須臾而遍大塊。詢其人。則可庵俞先生也。旣而先生成進士。予嘗于文會中得一再見。然于舉文外。不見有所爲他文者。又旣而先生之子復與予從子同舉于鄉。每謂先生有詩集數卷藏于家。已托予從子屬予點定。而予以出遊去。未之應也。暨予官長安。距當時屬予時已八九年。逮歸而

先生之子然後捧先生集至。齋咨相示。則儼然遺文焉。夫以先生之舉文。風發霆應。亟行于當時。而獨于詩于古文詞。子子焉若艱于示人。而遲之遲之。一似柘樵之餘澤。而必待孝子之攫剔。以傳于身後。似乎贏于彼而詘于此。何哉。顧人亦有言。方先生爲諸生時。日殫心古學。講求漢魏以來樂府歌詞。或勸之止。以爲與舉文有礙。而先生不顧。且曰。舉文所以闡名理。無根之言。則名理所棄也。所以孜孜于古人者。爲有本爾。則夫先生之舉文。皆原本古學而出之。豈有本詘而未反伸者。夫先生以爲古學實難。非得畢生之功力。不能庶幾。而又惡世之淺嘗而輒以爲有得。故每爲之鄭重不輕就。卽就不甚存。卽存之亦任其流散不甚惜。迄于今。非得後人之孝思。力爲蒐輯。則幾不能以嬗世。所謂超世之珍。以求全而反見希。非欲贏而故詘也。夫詩文自漢魏以還。代有流轉。然並無畸袤之習。竄處其間。而今則啓禎至今。凡爲數變。始流于竟陵。而今則漸欲以南渡卑齋。上拒漢唐。獨先生詩文。則適當兩變之間。前可爲鍾譚。而後亦足爲宋元所惑。乃其詩其文。一歸于正。則豈非先生之學。以矜慎而不詭隨。以遲重而不卽爲流俗所轉變哉。若夫學有原本。則皆足傳後。夫先生舉文。則趨庭繼起。亦旣承之而蚤有效矣。至于爲詩。聞之謝氏閒庭。能吟柳絮。卽康成家婢。亦偶有起而詠泥中者。夫東山北海之間。多傳人矣。

### 楊母九十壽詩文集序

昔陽城爲國子司業。詢諸生之有親者。使之歸養。夫人各有親。方其羣居講舍。亦何嘗謂賢聖之業。可以坐致。其窮年揣摩。初不過爲勸祿之具。而乃有親莫顧。必以待夫他人之遺之。而況躬膺臚仕。利祿在前。其不至截裾亦僅矣。予于康熙己酉。從淮西歸。同人競爲詩爲介瓚先生母太君壽。是時先生宰府谷未

還也。予謂太君年七十。在先生當迎養。不則或乞養以歸。不宜在府谷。而或曰不然。先生甫赴宰。卽迎太君至官舍。凡三年。而以苦寒而返也。府谷將報最。庸詎知所移之必府谷。而不爲待之。暨乎遷晉陽司馬。而後踉蹌而辭去。以爲五原寒坂。必不能置養堂于其地。而其後八十之觴。則先生親舞侑焉。今則太君年九十矣。然而先生亦皤然以老。家居二十載。剔黃揃白而躬披斑爛。尙日以承歡爲事。卽其子長幼皆已筮仕。且有佐郡于滇者。而先生鎮居子舍。以爲樂。夫捧檄色喜入院乞官爲祿仕也。壽親于京朝。而迎母于軍屯者。以仕養也。先生初爲祿仕。而旣不能以仕養。則華臚在前。棄如敝屣。當其歸時。卽慨然以子舍終矣。向使乞養之際。逆料後此之歲月甚長。則稍待時日。亦未爲晚。卽使孝思懇切。不能姑緩。而太君強飯。則稍爲逡巡。豈必盡歷之苦寒之地。而先生不爾也。先生有是志。必得太夫人之年。始足慰先生之心。而先生旣有其心。則必天予太夫人之年。而後足以彰先生之孝。則是太夫人之年。皆先生之壽致之。而先生之孝。則必藉太夫人之高年成之。然則太君之壽。何旣矣。人生九十不易逢。而先生以垂白之年。稱觴膝下。更不易遭。先生輯詩若文。而以之承歡。夫詩若文。則安能誦百一哉。

忠義錄序

傳曰。忠爲令德。又曰。忠者。下臣之高行。而夷齊餓首陽。王蠋死晝。皆稱義士。故人亦有言。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之者。忠與義也。顏杲卿赴洛陽。自謂我世唐臣。守忠義。然則忠義亦重矣。顧經載比干。傳紀荀息。仇牧。而自漢以後。累誌龔鮑。巡遠。暨王堪。温序。輩。赫然史乘。終未開有會萃成一書者。雲間朱先生者。義士也。而工于文。嘗讀漢書。作釋義。力表其程法。課諸後進。而叩手挈筆。往往近龍門之爲文。振蹕鼓。

盪一似雲蒸于前而海潰于後。卽生人已亡。骨肉漫漶。旣已漑塵土。音容歇絕。而揮灑所至。能使衣裳髣髴奕奕若睹。生當啓禎間。目擊夫國家之故。北南喪亂。有相繼而死其事者。每憶而書之。久之成帙。遂題其編曰忠義錄。間嘗廁史館。編纂前代史文。奉天子明命。無嫌無忌。因得遠丐先生所爲書爲之藍本。而同館前輩且有延先生于家者。嘗□先生苦心殫歲累月。將以藏名山而傳其人。而煌煌國史業經採擇。則千秋已定。而先生猶兢兢慎慎。出其稿相示。先後檢覈一篇之中。兼行並竄。甚或塗乙至溢格者。曰是何事。而可以姑忽爲也。則是是書之成。雖諸公靈爽實式憑之。然其文亦儼然矣。昔人稱忠臣義士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而先生以儼然之文與爲不朽。前賢雖往。可進而與之爲接踵也。日倍明于上。河倍廣于下也。意象髣髴。毛髮動而精英生也。人有慕比干之心。戀常山之舌。而不得其形與似者。進而觀是書。其庶幾已。

### 沈又京行稿序

庚午之役。兩浙舉鄉試。上命編修張君。偕民部尙書郎同時主文。而先之者。編修君也。君爲予乙丑省試。春秋房首得士。故事。凡榜放而名次適符者。比之佛氏之嬪衣鉢。若一經相同。而又同爲一經冠。則雖名次不相符。而泝淵源者。亦必以是爲衣鉢焉。沈子又京。以第三人舉於鄉。而其所冠經。則春秋也。居恆讀又京文。嘆又京名下。凡比年小試。必冠多士。其文爲遠近所矜式。以之當曹溪衣鉢。庶幾不負。乃從來知舉難厭士。多起擲甃之習。每一榜發。必椰榆訾訾。吹煽索隱。甚至標帖衢巷。以快其嚮嚮不平之意。而獨是榜發。見又京名。無不唯唯稱得人者。今又京行稿。又紙貴矣。三年揣摩。去軋苗之陋。而一軌於淳。而世

卽奉之爲科律。且以祛累科積習爲文害者。特後唐清泰。當戎馬倥傯之會。知貢舉者。猶能於放榜之後。卽引諸生詣座。主宅以泝淵源。而予以歸田之人。于文明盛開之日。亦得藉重門眇末。以相爲周旋。所爲吟裴皞之詩。而深有歎也。

東臯詩集序

崇禎己卯之秋。予以童年應臨安鄉試。稔知臨安多名士。其最稱于人。張先生也。當斯時。東南以社事相爭高。自太倉金壇開其端。浸淫遍海內。而究以臨安爲極盛。予嘗讀先生社義。嘆先生以排比小技造高。而窮深。當爲三百年來所未有。而惜乎驟丁亂離。灌園東臯間。向之所爲人倫長庶。各競其華文。以爲雄長者。後且闕而藏之。一若銷亡刊落之。唯恐不盡。嗟乎。先生之文。其不輕見於世也久矣。予向赴召入都。時同邑徐徵君。與何子毅庵。扶杖過予。送予于官亭。予時左右顧。謂老成無幾。且不審後來復何幾。相見暨歸。而故交蕩然。四顧無所嚮。獨先生年踰八十。尙能與顧君侍御。丁君禮部輩。講德論道。學者宗之。爲東臯先生。然且出其所爲詩。屬予點定。夫予以故鄉牢落。將僦居臨安。與少時之就試。而藉之以爲應求者。相去有間。況以先生之文。深自崑晦。而偶以行吟之所贖。漫示學人。則今日之誦先生詩。與當日之讀先生文。較之其盛衰。今昔亦復不等。顧予聞王通在隋。著書河汾間。當鼎革之際。刻意自藏。而門徒仕唐。若鉅鹿河南京兆代郡。皆能以一代相業。盡發其師文。以爲典則。況先生之學。久而益顯。其在門生兒子輩。自能交相傳述。以不致阨塞。而獨予以七十之年。徘徊故鄉。魏文所謂鄴宮舊游。零落殆盡者。而予猶得以遲暮歸來。從容爲高年老友親受其詩。而訂之序之。則其把筆悵然者也。



周千仞八十壽序

予與千仞先生戚也。而爲友。少試于杭。每千仞其兄而平山其弟。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予之兄先生。與平山之兄予。皆以是也。乃十年以前。予爲其尊大人稱期頤之觴。爾時。先生宦高要也。予自視既非盛年。而高要君以杖國之歲。棲遲嶺表。往往于稱觴之次。拜而思之。今予請假歸。而先生歸。然以八十大耄。張弧于庭。在昔香山居士作九老之會。東都故人無復存者。司馬溫國會耆英于洛。則但敘官闕。而故人未仕者。又不得與。予年近七十。舊交尙在。梓里諸賢。幸不以出處相間。而尙齒之會。至今未逮。先生與平山伯仲。把臂入林。早已與邑中耆德。時會于幹山之麓。以樂羸年。然則其年可量乎。予將持一觴。以自勵于諸賢之間矣。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稿  
又名姓稿

郭鍾機石城  
孫眉光嘯夫較

## 序十八

張御史奏疏稿序

三韓張御史以言事得罪。出爲杭州府錄事參軍。杭之人自達官長者。下及士庶。無不以御史稱之。乃御史深自貶抑。居官極拘檢。甘處卑下。每相見。言論卒未嘗有骯髒之氣。見于容色。第公家事。私取生平入告者。閉閣思過。而其嗣君孝思。竊次第其稿。且過予而請予爲序。古者言官焚諫草。今臺垣去職。必鏤疏一本。以誇其平日嘉謨之告。類乎自銜。況御史以科目起家。蒙世祖皇帝廁之侍衛。更歷曹員。而今皇上則又加之以非常之目。拔擢之而置之南牀之首。此其入告當必有大異于今之喁喁者。而乃編次殘文。下同庸衆。此何說哉。曰。此則御史之所爲補過者也。御史以爲聖朝無闕。在乘輿左右。曾何足容。吾拜揚。則已所至無可諱之言。況前代疏出懷袖。不聞近侍。而今則每一疏下。卽發諸科抄。以遍示海內。吾卽不言。天下未嘗不知也。且也。歷代人主厭親章奏。卽五日一御宮門。不過令女官輪直。一唱念詞頭已耳。就其中揀擇驗黃。百不一二。而皇上日旦負辰甲納而乙出。大小詞摺。悉經睿覽。然且日左右詢。若成誦。

者。則亦何一不由宸斷。而尙容以出納嫌疑。過爲祕謐。不惟是也。凡御史之所以再三毀棄。不敢示人者。亦曰有得罪之言在也。夫善則歸君。惡擅美也。過則歸己。慮委咎也。向之袖奏焚草。兢兢是飭者。惟恐從容入告。不能順外。卽有內降。亦曰非我莫能爲耳。若夫得罪之言。正其過也。過當歸己。而御史不諱其過。以存其言。其嗣君卽又不諱父之言。以善承其過。則是此一稿。而御史補過之忠。與御史之子幹父之過之孝。盡在乎是。而又何時俗之可比視焉。

戴隱居九十壽序

間嘗應世爲雜文。諸體什二。而序什之八。卽他序什二。而壽序什之八。故當未赴都時。禁勿爲序。而予假以來。則尤禁勿爲壽序。然而壽序雖多。大抵在六七十之間。八十亦罕矣。至九十。則生平詘指無幾。故每因罕見而稽之古人。則自衛武伏勝而外。無聞焉。隱居戴翁。以新安名族。來居武林。其門閥之大。蓂裾之富。不待言也。獨是翁生舊朝。正丁神宗極盛之時。每以英齡睥睨士林。雖屐席嘗下人。而意氣直上。其說經談禮。往往登大傅之堂。而奪侍中之坐。當其時。稱少成者必推之。乃閱歷數朝。驟經鼎革。以達顯之才。而務爲高隱。植林開圃。弄孫課子者。亦復多年。而逮今以九十聞。夫生年滿百。但指大概。而壽奇者。不以限。故旣臻耄耋。則來日未嘗短。而去日實長。榮啓期曰。生有不見日月者。而吾臻九十。豈非樂哉。乃以翁遭逢子姓繞膝。姻婭滿門。其捧賜絮而上珍饈者。皆不足引爲翁慶。而惟是稱觴之頃。迴想誰昔。凡夫所歷之山川城郭。朝野風物。因革興廢。一如麻姑所云。揚塵于蓬萊。而藝桑于滄海者。啣卮扶几。從容而道之。此亦生人之一大快也。朝廷重高年之典。尊崇憲乞。將必聆其名。而諮以政者。几杖之錫。于是乎始

矣。抑又聞之。大年在躬。必多問學。故獻也。而文因之。考之武公九十。力學成聖。而伏勝以九十授尚書于太子。家令翁擁書萬卷。手自纂輯。往往稽稗野。釋掌故。宵燭尺寸。尚書作毫端細字。爲之評隲。而家訓之餘。益復著格言勸善諸錄。以爲世儆。其問學何如也。予生平序壽。上壽最鮮。而頃爲楊郡丞。慈親作九十序。今又以壽翁。卽一月間而得兩序。大壽以附文于末。何其幸乎。況百年從此臻與。

### 平臺灣記序

從來不世之功。必藉大文以傳之。虎之詩。長舅之銘。韓吏部之碑。皆是也。獨是循蜚以還。不臣海邦。幅員雖長。漸被有限。而本朝于四征之餘。凡衣膺淪兇。雕膺畫額之族。無不臣伏。祇此海中孤島。從古未經奉耕犂者。而戈船所屆。卽驅除而版籍之。然且逋逃四世。由明季迄今。僭妄自大。舉前代孫盧陳彭。鼂興暮蔑者。且偷安因循。至七八十年之間。乃一旦破澎湖。擣臺灣。由銅山花嶼。抵將軍大嶼。乘潮而入。斬將奪柵。燔其井。而瀦其穴。海外一方。重申吊伐。自辰至戌。揮數世積逋之寇。而平于七日之內。何其捷也。然則廟算之神。與師武臣之力。其所宜鋪張而誦揚者。豈顧問哉。惟是壬戌春。奏凱京師。天子親御端門。受俘獻馘。其時侍班諸臣。徒橐筆立左右。不能歌詠其事。以嬗于將來。但記諸起居。爲聖朝實錄。採擇而倪君殿侯親歷行間。目睹旌竿之所及。辟易潮汐。且身當礮石。復能摩盾吮矢。以誌其始末。今讀其文。不啻陳琳之草檄。而韋臯之紀功也。則是廟謨雖大。有載事而德益彰。版宇雖寬。得頌言而績彌顯。斯文果傳。其有裨于聖世者。豈淺鮮也。殿侯旣以其文上之將軍。將勒石海濱。而復錄其兼本以示世。因次其篇帙。而屬予爲序。謹序。

西湖倡和詩序

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吳門顧迂客伯仲偕依園諸子來西湖時隄水初漲樹與草皆改新葉山容之開閉于雨晴之間者日再易會張太史毅文自淮至家明府會侯自陸州至迂客故好客早已借錢唐諸子若吳君寶崖許君莘野輩爲文酒會至是豪飲窮山水之勝凡飲十晝夜不輟夫以良時如晚春勝地如湖高朋佳客相遇如迂客諸子豪飲不可已如此晝夜凡有一于是皆宜有詩而茲且兼之其彼唱此和而哀然成集固其宜也獨是迂客非酒人其家有名園今人所稱依園者其花竹丘澗甲于吳會其伯仲以才名致天下士車轍滿戶外而獨于此地且一再至流連文酒間往來送迎豈此鄉人士獨與迂客有殊契與曩時十郡大會當章皇帝時考鐘伐鼓極交游之盛今歇絕不可再矣所幸翠華省方駐蹕此湖凡樓觀之望幸草石之被顧者稍有生色或可以助登臨之興而予復臥病乃不得一與良會以自廁于負囊挈榼之末然且讀其詩而爲之序之寧無媿與

鄭彥升棣萼樓詞序

唐宋樂府本于隋時分宮調者大概以二十四調之律增減爲法故詩餘舊譜原有稱黃鐘宮黃鐘商者不止小令長調分部曲名也然而詩餘初起在中晚唐之間其時樂工正盛尙能按歌而大晟樂錄自秦周以前多中聲律故其詞雅馴南渡以後詞人爭爲拗劣偃蹇兀寡瓌屑扞拏以爲奇然而樂府徵歌則從此多闕絕焉鄭子彥升與其伯仲並馳聲藝林旣以詩古文辭爭長海內復出其餘技爲棣萼樓詞嘗展誦之芳妍秀綺沖澗涵雅如赤城之披霞與蜀江之濯錦卽比之寶羣之聯珠義山之花萼鮮有遜者

予夙諳聲律。近從先大夫遺志。著爲樂錄。正將按五聲二變七始九宮十二管之法。編釋成書。而細釋茲詞。正與聲律幼眇。互相闡揚。則謂棣萼樓詞。直接大晟而上之。其亦可也。

### 王明府季試文序

朝廷設科取士。三載論秀。以簡于春官。然後策試而用之。要其初。則黨庠鄩遂。其載事也。曩時文翁興教。原以吏治兼學術。而其後政教攸分。各有專典。然猶郡縣較季。與司教課月。督學考歲。相表裏。蓋鑒迪精良。進升有藉。學臣之責也。比按其生平。時揣而月染之。郡縣長人者之事也。衡麓王君。以楚黃名宿。出宰仁和。明庭固非百里才。然且行省煩蹟。凡夫簿書之紛紜。獄市之稠雜。戶版稽覈徵調。去留之糾錯。與夫上官客使。都亭廨舍。芻蕘畜牧。監燎監濯之猥瑣。卽朝暮剗割。矻矻不暇給。而乃車茵乍暖。卽屢進邑之賢良文學。而諮詢之。以爲臨安都會。本人才輻輳之地。藝林華府。爭長海內。當此聖天子右文之世。而不以文治。何以善政。于是出其冰鑑。搜網剔抉。覺明珠在淵。有似手拾崑山之石。不揚而剖。第就其所已錄者。而諦觀之。一若樽俎之陳筵。而榘枘之列肆。雖風會不齊。而度量所及。歸于醇一。卽或起昌黎而祛繁縟。出廬陵以斥軋苗。不是過也。夫丘壤師山。百川學海。凡事有本。故仲路爲政。告之身先。況文章模楷。必有宗工爲範圍。而君以兩湖名魁。其經書墨義。海內爭誦之。爲舉文之式。迄于今若干年矣。鞅掌所及。尙能洋洋瀟灑。筆落而章成。比之注水之穿錢。彈丸之脫手。極下帷穴硯之工。而悉莫之及。以之槩獲多士。而多士宗之。未見虎魄受腐芥。磁石收惡鍼也。所謂有本者如是也。然則君之爲政。可推已。

### 高學士花源草堂圖序

宮詹學士高君。以侍從入直禁廷者十餘年。會天子觀河南巡。躬禱禹廟。學士仍得叨扈從之班。託之陪乘。以暫還故鄉。皇上乃于間俗之隙。命減羽騎。幸學士山莊。俗所稱河渚間者。上顧忻悅。乃親灑宸翰。書竹牕二字以賜之。真異數也。前此學士先贈公會授生徒講學河渚間。而其先數世有菊圃公者。以林湖巨室。著書于葛嶺之陽。與河渚近。學士少習其地。猶能記童時往來游釣之所。而有懷靡及。嘗扈從松亭。上命學士登盤山之巔。任其幽探。以慰其丘壑之念。學士因爲記之。其流連慨慷。未嘗不嘆夫遂初之可懷。而君恩之難遽釋也。今供奉日久。毋論里桑社井。榮枯匪昔。而卽其河渚往來登臨劉覽之跡。略無可驗。徒以丘樊未改。稍理其竹間數楹。留以爲他日休沐之地。植花種魚。猶尙有待。而萬乘之尊。早已幸臨而惠貺之。固屬非分。然且乘輿旣還。追憶前事。其所賜詩。復有花源路幾重句。拜廣之下。詠嘆感激。夫以河渚之間。梅花十里。其間長汀枉渚。一往迤邐。真不啻有武陵桃源之目。乃睿題所及。覺山川草木。爛然生色。因供宸翰于其堂。而復取花源二字。爲斯堂名。兼購畫工。爲之圖。以傳之不朽。吾聞草堂居士。營陝河之東。竹樹泉石。稍有可觀。而宋宗還祀汾陰。召見不出。詔圖所居以寵之。今學士身居禁近。日在蓬山瑤島間。煙霞鋼癖。未嘗或間。所謂夔龍在側。無異巢由者。而聖情眷戀。猶且幸其地而爲之詠歌。嗟乎。以視彼巖居圖畫者。何等也。

王君慎齋詩集序

人之爲詩。比之大樂之吹篳。工師之斲杗杙。大抵深心厚謀。往往謁蹶于湜躬治世之所爲。偶出其餘技。以爲詠言。亦或殫心著作。高文典冊。連累乎筆札間。爲短章雜什。以簡括其志意。故詩者弛也。弛其所有。



事也。詩者。貴也。貴其散者而使之專。貴其煩者而使之簡也。顧人而不爲詩也。人而爲詩。則好見其技。一篇短幅。促易以示世。二夫謳吟諷嘆。初亦何足以自異。而大事未就。則姑出此以爲可見之具。三是故人。之爲詩者。不爲不多。而人之自鏤其詩以求銜于世。卽不必不少。王君不然。王君以文章自命。其考求經學。哀然稱著作之林。自馬融盧植以下。代有模楷。然且才力敏練。急出其學問之氣。以與世相周旋。凡國家大事。兵農禮樂。以及錢刀醯醢之細。無不經營貫串。洞析源委。然後轉見諸行事。自對策大廷。驅車江表。綰銅結綬。以致身于社稷。民人之間。于楚于豫。皆是也。然則其爲詩特偶然耳。然而詩之工。春容雋永。功圓而思健。往往語隨興驅而勢逐情起。所謂茂先得其清。景陽振其雅者。是亦何難出其緒餘以遽見于世。而乃藏之篋笥。顏曰詩存。蓋以爲凡吾所見。有大于此者。而不在此區區之間也。今慎齋以居官逝矣。予歸田有年。一時孝子有刻其先公遺集而屬予序者。兩人一俞君友薇。一王君孝先也。夫友薇先公早年以文章經術縱橫藝林。其試仕百里。稍展驥足。與慎齋等。而賣志以歿。乃兩家孝子皆能舉于鄉。以繼夫先人之業。而孝先復能搜討遺文。與友薇相繼以後。先嬪世一似手澤栝棬之不可釋者。夫孝先孝思固不可及。然而慎齋之不弛其事。亦可驗矣。夫慎齋豈甘以文章自貴者耶。

### 凌生詩序

當明崇禎間。訪友來杭。人士塗塗多以藝文相往來。每通刺後。必出所鐫文互相質詢。顧未嘗及於詩也。卽偶以詩及之。必謝去。然而其詩工焉。旣則棄舉文。習爲歌詩。西泠詩遂行人間。然其詩猶工。今則爲舉文與爲詩者相半。間或爲舉文不利。益復爲詩歌。以摭其不甘之心。於是詩之數每多於文。而詩反不工。

何也。夫詩弗易爲也。唐以詩進士。猶舉文也。然而工者少。卽山人木客。尊師上人。終身絕仕進。刻意爲此。而自唐迄今。傳者罕有。夫生人才質有限。卽工力歲月亦復有素。而以舉文之餘。汲汲爲此。縱使講求嚴峻。望而卻足。猶恐以慢易爲之。而近之爲詩者。便於荒陋。可以不才不力。不汲汲歲月。卽日習舉文。而可以餘工爲詩。以爲詩固有時近之。爲詩者如是焉爾。而於是爲詩者愈多。而詩愈亡。凌生繼滄有家學。其尊人鑑舍君。以舉文解京師。有名。繼滄繼之。不獨舉文佳勝。早能以試事爭長。藝林卽爲詩。亦輒矜慎。不輕於下字。嘗持詩過余。反復裁酌。若有不超於輓近不止者。其爲詩豈可量也。凌生將以詩封木。而索予爲序。因序之。而并論其詩之不易爲也。有若此。

李使君修復郡治城郭壇廟館廨麗譙諸碑記序

古者以京朝爲右。凡內舉不得。皆謂之一麾之出。而其後位重親民。往往擇京朝偉仕爲名都主。因有以相國之尊。乞居外郡者。世所謂千里之師。一州之表。任甚重也。三韓李使君。以從龍世胄。暫紆邦紱。其在先朝。曾有以寧前巨鎮。作萬里長城。彪炳史冊。而奕葉以後。其以元勳受帶礪之盟者。亦復不少。使君以三省儀同之子。束髮入仕。卽以尙書郎受知天子。簡畀斯任。宜其驕貴自暇。不習民艱。而使君自下車以來。飲冰齧藜。晨蓋而晦轍。程石計簿。瞬息而斷。惟日以小民疾苦。經營胸臆。雖世濟之裔。原有中外治譜。相嬗勿替。然非使君之神明智計。實有以周知之。不至此。夫郡事之敝廢久矣。自居官者。以所歷爲傳舍。而一二因循之長。又復市名飾額。動不關心。誰則墜是修而歛是飭。而使君則勲勲諮詢。孰者當舉。孰者當廢。迄于今。其爲振興而可紀者。比比也。夫安神祇。祠賢哲。惠賓客。謹候望。興學砥材。平庭息獄。以至觀

雲察物。立防通堰。此皆爲政所尤重。而使君皆有以舉之。然且自抒其意。布之詞而勒之石。百年因革。班班如也。至其誌記之詳明。情文之闡切。懋于行。者粹于言。又無論已。今夫賈父治洛。刻石伊闕。記其事也。羊公之碑。過峴而泣。則又思其恩也。使君之治行。實不勝書。而愛民之情。每有超于記之外者。近以八州澤國。痼念水災。于救卹捍禦之餘。見洪流湯湯。仰天而泣。夫秦越肥瘠。誰爲膚受。而觸目而憬于心。則其極力拯援者。何所不至。然則使君之可紀。豈惟是矣。

### 趙管亭涉波詩序

管亭詩。襄英肇秀。時露騷屑。故其任潭州司馬。當橘頌之地。京師同志咸謂其才與地值。應必有涉江憑吊諸作。而政紀瑟密。悉志時事。間爲嶽麓諸誌。與邦賢登臨詠嘯。屢見篇帙。他不漫及。蓋其胸蘊經術。務期有用。一旦見諸實事。遂紛綸揮霍。盡其解剝。而後微言以見意。此載石旣行。所以有涉波之作。與施侍讀嘗言。越人爲詩。能不囿于俗。謂明不襲文長。宋不襲務觀。與世之惑輓近之說者有別。今管亭千騎將臨雲間。此地爲文章林囿。當三吳靡然。每趨逾下之際。而此地靈光巋然獨存。雖他時政事。其煩蹟必百倍疇昔。而公家事了。出與諸越布佳人。談議風雅。振起墮俗。詎不甚快。然則涉波亦先聲也。

### 重修笑隱庵募籀序

笑隱庵在清波門外。相傳古法喜院地。而與學士港爲隣。居人每種花港間。西湖十景所稱花港觀魚者。卽此地也。鼎革之際。已廢院爲錢氏湖莊。而陳君太蜚以禱嗣而購復之。仍名笑隱。有年矣。康熙丁卯。予歸田之後。訪奕公和尙于其中。見殿堂水閣。四顧軒豁。頗足棲息。而牕戶脫落。欄楯欹缺。不無烏鼠風雨。

之憾。因嘆是地修復。本有時數。乃不轉瞬間而遽。至于是。劫灰咫尺。可念也。及再過三過。則綱繆不早。將有不可措拄者。奕公憂之。思重加整葺。而謁予以疏。予思斯世多眚。四民俱乏財。孰能舍其所無餘而急人之所不足。顧爲事在人。事果可爲。則必有一二人焉。起而任之。當順治之末。戎馬甫靖。瘡割尙未復。陳君合鄉之善信。創爲是業。而院無宿糧。薪蘇顆粒皆給之于外。奕公以太白宗傳。息居此地。未嘗以餅鉢乞假道路。而姚君斐成爲之力營供養。等之月進。迄于今。其運以芻而繼以粟者。縷縷也。世不乏善信。豈無嗣兩君而興者。夫陵谷之難問。久矣。湖山如故。而興廢相尋。曩時清波湧金二門。皆予郡名園。若所稱祁中丞商太傅別業。燈火笙歌。不絕晝夜。而今已盡爲馬塍菜隴。披離煙水間。天下事成之難而毀之易。祇此區區笑隱。聊以存湖山萬劫之一。而猶忍坐視其廢而不之救。吾恐有心斯世者。必不出此。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  
又名銜稿

陳元龍廣陵  
張希良石虹較

## 序十九

彙刻

### 南巡記頌錄總序

古巡狩無頌辭。孟子載夏諺而頌辭興焉。我皇上德被寰海。一巡而頌辭滿東南。再巡而頌聲滿天下。當其始也。省方念切。惟恐小民痼瘵不一。周知而山川土俗且相隔而不之浹。而其既則觀河祀禹。遍顧閭閻而咨以疾苦。其間省軍減從。凡太馭掌較。司賓職會。未嘗有樂鈴鼓櫟之設。因之鞶鼎不張。帷宮不御。田更市販。趨走如故。則夫王通所言。虞帝一歲四巡。而國不費。民不勞者。于斯有焉。然而東漢光武。巡行南陽。特召父老吏人。與之飲食。兼復其租賦。他未嘗有。皇上羽騎所至。輒有犒卹。東南大省。盡捐賦稅。是車駕經行而民受大賚。真所謂不游何休。不豫何助者。謳頌之興。卽起帝倍虞舜。夏禹周成。而一一記之。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草臣聶先。託跡吳門。親見夫萬戶歌思。兆人慨慕。攀鑿留仗。向天號泣。而臣民之陳謳獻頌者。萬紙盈集。皇上慮涉鋪張。屏卻勿納。然而民志殷焉。臣聶先隨遇所見。彙錄一帙。不務搜剔。

庶存大旨。于以鼓休明而歌太平。不無有助。因爲敷揚之而題之于篇。

李廣寧課慎初集序

開國之初。天必生勸亂諸賢。以指疆土。而繼世稍定。卽爲天地關經緯之資。聖飾民物。故揆文奮武。往往相倚。而當其王氣所鍾。則參墟豐邑。每萃其材于一區。將易所謂嚮離以佐治。而動爲甲兵。卽靜爲文明。義取此矣。我國家從龍之彥。盡出遼海。青山李氏。尤以大勳在王室。勒旂常。銘帶礪。父子兄弟。皆仗旄負纛。功名蓋天下。迄于今。卽以游仕蒞九州。牧伯不一而足。乃廣寧先生。獨擅文譽。比之東吳。之有平原。江左之有康樂。自通籍以至課績。所至燕齊吳楚。山川風物。舉凡賓客之往來。政治之得失。悉有以見諸篇章。而形之賦詠。淪淪乎文章之能事。稱極備焉。予在京師。序廣寧所爲詩。猗猗雋永。趣昭而辭壯。韻流鋒發。嘆爲近代詩人所未曾有。今則體裁旣徧。卷帙更博。自鬲津楚游數詩。而外。益以耕露元對諸草。高文典冊。合爲一集。庶幾哉。滄海之洪觀矣。易以山嶽之尊。下于坤輿。名之爲謙。而夫子誦其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顧往往以語言概之。故謙本從言。而繫以德。言禮言驗。其恭謹。今先生以課慎名集。已極卑牧。乃復由渤海專城。東方千騎。不憚越數千里。惠示兼本。索一言以題其篇。何善下也。夫物薄而用重者。則謂之慎。功大而語下者。則謂之謙。故勞謙撓過。每至贊易者。並提而論。而先生之集。有以兼之。讀先生之集。而不嘆爲德言之先資。高文之厚藉。豈人情矣。

顧溪翁拈頌序

嘗與張杉寓天衣。媿悔知識。戲拈梁山牧牛頌以試之。各口占數語。而雜以諸方語錄。非知識所素曉者。

知識分別是否。乃句割而字析之。如肉之剔骨而白之。判黑張杉始愕然。因而信之。且好之。而予則至今未有省也。會予官京師。天子召知識。圓公令居萬善殿。而圓公以病辭。先湮槃十日。預定行期。爲疏謝至尊。兼作書以別所知者。當是時。其所記荊者。顧溪翁也。吾聞溪翁居長安。口不言佛。日與公卿大夫抵掌論時政得失。溪翁氣故豪抑。且多學。將游于選人。以見諸行事。不知其所記荊者。抑又何等。得毋以世法當佛法與。乃溪翁歷參諸方。多有拈頌。其先後圓公而願授以法王法者。且比比焉。予請急歸里。而溪翁南來。復得讀舊時所拈頌。茫然不省。一如前之拈梁山頌者。予方悔相從之晚。而張杉已物化。假使杉尚在。得見是頌。不知以視當時之所拈。又何等也。若其附棹歌諸詩。則船子倡和。別有解會。歌苦者非通州司馬詩也。

兩浙提督學政春坊鄭公新任序

自昔三年一比士。每遣使巡視諸學。而宋崇寧間。遂有提舉學事之制。令專興學政。歲巡所部。此卽提學之所由昉也。我國家設官分職。一循舊制。獨於學使諸路。天子念東南文盛。特遣江浙兩省。比之直隸。旣改道爲院。而以曩時直隸用侍御史者。今更以詞臣爲之。非曰蘭臺柱下。舊本相通。祇向以史館權輕。惟臺省知雜。可以杜怨望。而斥鄙薄。而今則堂堂使臣。無敢褻越。第出槐廳。學士子手秉衡尺。以之坐鎮。而有餘。則夫向之用御史者。所以重事權。而今之用詞臣者。抑所以崇文教矣。春坊鄭公。由青宮近臣。視學吾浙。其生平藝文。固足以上副主知。下慰人望。獨是學習稍弛。以冰清之府。而視爲羶薶。雖伯夷仲子之操。矚然不滓。猶必以潢汙目之。在他人之覬覦而干進者。固亦不乏。而屬垣闕室。其將緣窺伺而思以中。

之日三至焉。世亦知先生之高行固何如者耶。夫致身通顯。貴乎早成。故有志特達者。往往詘指年歲。競以三年執政。五年持橐爲盛事。而先生垂髫登第。方以丁年爲十九人中之冠。將進此而黑頭入侍。控馬長吟。所爲其年不可及者。而乃棲遲閭閻。踟躕子舍者。越二十年。卽戀闕情深。猶且偃仰東園。從容就道。其甘心寧澹爲何如者。天下未有薄於世榮而猶可干以所私者也。況貴視其所與。窮視其所不取。先生方鄉游日。與諸同志。飲酒賦詩。登山臨水。遇遠道客至。必典衣治具。爲交游歡。其高談性命。諧詼治術。每有口道榮利以爲恥者。甚至當事見重。有邀以請託。藉之作舟車僕賃之費。而傲然不屑。卻之如逸。非高懷峻潔。皜然若冰壺之湛於胸。何以得此。且夫先生之得人。非今日始也。在背西南甫闢。昆明乍收。朝廷以揆文爲奮武之略。特命先生驅車萬里。主文其地。一時文教煥然。麟麟炳炳。卽至拔弓擐甲之徒。亦復詘躬搖筆。聽鹿鳴而膺論秀。一何盛也。夫銅街備官。亦旣多日。其同籍諸賢。已有進持橐而至執政者。而先生方庶幾服官之年。出典文柄。傲之故事。原有下車迎慶之典。況初度甫值。則又舉觴所必及者。竊思文昌六星。在魁前炳耀。介於諸府。故天之六府。皆稱文昌。而先生以司命該六府之盛。此與弧南之壽。正復相埒。且詩不云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夫文王以官人稱矣。奉璋髦士。無非良材。濟濟烝徒。昭于雲漢。其官人之功。何關年歲。然而誦其詞者。不曰萬壽無疆。則曰祈爾壽考。然則文王之壽。以官人傳。先生之年。以作人進。在前迎慶。原以朝廷之得人爲吾浙賀。在後舉觴。卽又以先生之作人爲天下賀也。因合誌其辭而爲之序。



古閨中無頌禱之詞。近世尙生齒。凡閨闈內外。懸弧懸帨。概有頌詞。故予自弱冠卽爲親朋閭里行文寫。幃閱五十餘年。其爲文不知凡幾。大率企泥鼎篆。爲屏幃光悅已耳。其文置勿弃。卽弃亦百不得一二。而。乃有不盡然者。沈母陳太君。以潁川名族而歸于吳興。少時工織紉。婉婉姆訓。且席王父伯公後。知書。嫺禮讓。不幸而兩失怙恃。相依中表間。然且別臂和糜。以報其鞠子之勞。暨乎歸。而相君受室。餽祀獻饗。仍然以不逮事尊章。屏巾卻御。比之桓少之從夫。樂羊之事親。較有類者。獨是予與太君之子游。在十年之間。其尊人文學公。早年有聲。予嘗與其家司法。褐衣席帽。應崇禎己卯鄉試。已知文學公頭角嶄然。暨同遭國故。見公與太君負鍤偕隱。然猶竊誦其所爲文。以爲難及。至若一門羣從。都官詞翰。其爲聯丹陛。而悼世好者。又無論也。乃師尹又宗兄弟。但讀父遺書。以祇服母訓。自予歸田後。而與子益親。若以子爲江左老成。可以備冠冕本源之間。不憚載酒造廬。以相爲周旋。夫以師尹兄弟之才。當青陽壯齒。出其所學。何難驟見諸施爲。乃獨蒔花藝竹。經營湖山泉石間。日侍太君膝前。以娛其志意。然且定交有道。藉其語言。予以壽其親。于勿替。此其孝思爲何如者。今夫鳳凰爲羽族之長。翺翔丹山。負仁義而苞德業。其于靈祥四應。可謂極備。然必雙雛羅其前。九子繞其後。然後足以昭六象之華。喬松結根于山阿。上拂浮雲。下凌巨壑。含星辰而麗日月。其于窠藪紛綸。蔦蘿轆轤。可謂極盛。然必五釵之枝附其旁。三鬣之萌挺于下。然後可以成千仞之勢。何則。其所孕育者大也。方予少年俠游。雅尙氣節。不事家人歡。暨稍長。而儉德避難。益復無所顧戀。今且暮矣。然當斯之世。出處進退。無一不可。而特不能優游于門戶之間。若太丘之子。所稱閨門雍睦者。而師尹兄弟皆能之。毋論他日致身厚。邀揚顯。而卽此娛親膝前。茂枝葉以芘本根。

有非尋常羽翼所能及者。是則可慶而可頌也已。

仁和邑明府王公治行錄序

周制以縣正掌縣政令。而秦漢分國。因之設百里之寄。雖猶仍縣名。而南面方幅與列侯等。故白太傅曰。今之縣令。卽古之子男也。其位與后王君公有大小。而無軒輊。凡一縣之事。皆得專制。故西晉以後。縣有治邑。卽報以大郡。非歷宰名行。卽不得入爲臺郎。而宋淳熙中。每用京朝官出署縣事。此其爲任亦重矣。夫以綦重之權。加之以專一之制。稍有偏側。卽成畸致。豪犖而千鈞。跬步而尋丈生焉。衡麓王公知其然。其宰仁和他。務爲坦坦。不務爲矯矯。曰爲政去太甚而已。乃不數年而政成。凡顯義誦惡。舉利斥害。自講律讀法。而外諸如農錢獄市。都里術序。水旱盜賊。凡諸當爲事。無不一一經畫。予以各得。而民已便之。爲之謳其功。誦其德。歌詠其教澤。所謂所在無赫赫名。而令人可思。公之謂乎。生平讀大學。怪其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其所肄業。率皆后王君公名卿秀士之輩。而其言好惡。一歸于平。孟子譏國僑乘輿濟人。而其所救正之者。第曰君子平其政。夫以民好民惡。爲民父母者。而惟以至平之政行之。故洪範曰。無有作好。又曰。無有作惡。夫猶是好惡。而作之非平。平卽非作。此遵王之路。所以一本于王道之平平也。我國家首嚴治外。每慎簡百里。以爲激揚。故三年試士。自詞官外。悉起家邑宰。以覘諳練。而方州伯長。卽又廉法自持。倡率諸屬。則亦何得有嘒志違道。下干民譽。而有意圖治。或未免蹈賢智之過。公無慮也。蓋爲政得失。關乎學問。公西陽名宿。舉進士者若干年。文章遍海內。其于學無所不窺。卽盤根錯節。宰會城首邑。日持衣出入。倥偬不暇給。而一出以學問之氣。從容就理。尙所稱左手畫圖。右手圖方者耶。尙所稱韋抗能。

理繁。尹賞堪治劇者耶。倘所稱試宰大邑。內可爲臺郎。卽外可報大郡者耶。夫一邑之長。與一國之君相等也。一邑之民。與天下之民無以異也。一民歌之。衆民和之。天下之民皆應之。然則公之宰天下。有如此錄矣。

### 重修慈濟禪院募序

慈濟禪院者。敕建寺也。其寺在杭州花市中。相傳元至正間。有牧牛孝公者。遵母遺命。改其宅爲寺。會其時。住僧有以國師爲元主所賜名。所稱弘慈普濟者。而節取二字以名寺。謂之慈濟。郡志皆載之。而歲久而瀕于毀也。夫古刹之難復久矣。以將泯之蹟。當不貲之工。加以金錢四匱之際。欲程株集土。建標飾幹。以力求興復。誠亦甚難。獨不曰人各有親乎。昔有過王祥之里。而式其廬。入田真兄弟之鄉。而願觀其宅。與其樹者。今區區一寺。而昔以孝興。今坐視其廢而不思其孝。必非人情。況金錢雖匱。不必有過于牧牛。偷行雖衰。不必卽遜于牧牛之行。孝住僧雖無緣。不必驟幾于弘慈普濟之動帝王。而錫名號。則一念及親。而重爲之感激。而慷慨焉。未爲無是也。因應寺僧請。而告善信。以是言。

### 聖賢儒史史序

聖賢儒史者。王子草堂爲學宮祀典作也。夫學宮祀典。而何以謂之聖賢儒史也哉。古者有學。而無廟。凡釋菜。釋奠。皆設位爲之。而其所爲設位者。則一聖數師。而賢與儒不與焉。一聖者。先聖也。數師者。先師。如書師。禮師。干戈羽籥諸師。皆是也。故唐虞夏商。其爲聖爲師。皆不可考。而自周以後。則周公爲聖。而孔子參之。若夫師。則詩祀毛萇。書祀伏勝。樂祀制氏。禮祀高堂生。卽生其時。爲學宮教授。周官所稱師氏者。而

死亦祀以爲師。蓋聖重于師久矣。兩漢六季。猶學與廟異。故高帝光武皆以太牢祀孔子。則皆在魯廟。而魏晉以降。如咸康泰始。講經釋奠。則皆在學宮。自唐代以周公爲聖。孔子爲師。詔立廟于學。此廟學所由始。既而以孔子爲聖。顏淵爲師。而後徐及于諸賢。又既則以向之所爲師者。若毛萇。若伏勝。若制氏。若高堂生輩。復祀于諸賢之下。而于是始又及于儒。則是聖與賢與儒。皆後世遞增之名。而非其舊也。夫聖與師非濶稱也。在昔孔子周時。已稱先聖。與周公並尊。所謂在周以周公爲先聖。在魯以孔子爲先聖者。卽在唐以後。偶詘孔子爲先師。而卽已改正。則既裁封號。亦宜獨加以先聖之名。而以諸賢諸儒可以當五經六藝之師者。則爲先師。乃明代寡學。以嘉靖議禮之臣。而妄改祀典。忽易之以至聖先師之名。而後遂遵之而莫敢易焉。

古註師官名卽學宮之官。故周禮學官稱師氏。鄉學稱遂師。族師。鄴師。閭師。故後漢朱浮曰。天下宗師皆博士之官。故汎稱夫子可稱師。如孟子百世之師。孔子廟廷可稱師。如韓愈孔子廟碑。匹夫而爲天下師類。而獨于學宮不可。蓋古凡生爲

學師。死卽祀于學。亦稱先師。見鄭康成註。則先師卽學官也。若以師爲無位之稱。則不然。相傳夏商以後。多以堯舜爲先聖。后夔伯夷工倕輩爲先師。則皆有位者。且師。保。傅。皆官名。亦皆主教訓之官。左右王者。又師。工也。如宗工。宗匠類。以爲一曲皆有師耳。但世有工師樂師。而無工聖樂聖。則何如分先師之名。而獨稱先聖爲確當也。

夫合師于聖。邈而不尊。附聖于師。轉見輻輳。然且賢儒

錯列。前後紊序。舊所列儒。若鄭玄。盧植。服虔。范寧輩。翻以學未顯著。明末罷祀。而乃越級升降。如宋徽宗之陟王安石于顏淵之下。明莊烈皇帝之躋周邵程朱于漢儒之上。而于是爲賢爲儒皆不可問矣。且夫學也者。非廟之謂也。今既立廟于學。而上有追祀。下有配食。前以饗先聖之先。而後且逮于邦賢國大夫之報祀。則已煌煌然爲孔氏廟庭。而至于負牆面水。圓橋半池之制。則盡設之于廟廷之前。假使春誦夏

弦詔樂講射。憲老而合語。饗賓而上尊。以及文則授經于堂。武則獻馘于陛。皆行之。几筵俎豆之傍。則瀆亂猥褻。不可爲訓。于是不得不別構一堂。以當學宮。如今所稱明倫堂者。而枵然三楹。無牆以依之。無圍橋以進之。無泮林泮水以周旋之。可謂學乎。今議禮者當于孔子廟庭外。或傍別設學宮。而移橋星門內。圍橋泮水之制。于學宮前爲是。則夫今之爲學宮記。爲祀典誌者。皆非其實也。曰。吾第以爲聖爲賢爲儒者之史而已矣。然而爲聖爲賢爲儒者之史。而列傳一百。列贊三百。自表序譜誌以後。凡山川里巷。封爵年齒。制度名物。禮樂文章。以及諸儒之黜陟。配位之升降。釐正訛謬。辨析毫髮。纂若干時。成若干卷。煌煌乎孔林之巨觀。聖門之盛事也。草堂幼尙實學。長爲人師。其祖其父。皆以孝友嫺睦稱于鄉。子嘗登其堂。聆其教。而敬之重之。草堂一本其世學。履方居正。曾于和碩康親王南征之際。獻以正學。有云。王之富貴。非今之所謂富貴也。蓋聞富莫大乎蓄道德。貴莫大于爲聖賢。親王聞其言。而式廬賜蟒。呼爲醇儒。子嘗讀其所著書。嘆其于朱陸同異之際。多所昌明。使後儒顛隅之見。盡爲冰釋。嘗以爲儒林千載。有如此人。而今爲是書。其有功于爲聖爲賢爲儒。而以爲史也。其明于禮也。夫。其不悖于古也。夫。

佳山堂二集序 馮相公詩集也。

夫子致政將東歸。予時爲史官。不能從。然心實依之。于其餞也。走馬出長安門外。望後車旣遠。猶立大柳下。流淚而返。旣而夫子貽書來招予。云。鄉林雖遙。然有田可畊。有書可讀。城中佳山堂。與城外冶湖相望。可往來游從。于是爲五字詩招之。今集中詩有所爲寄大可者是也。子時約小妻曼殊並車往。無何曼殊死。子嘗過萬柳堂。見夫子所種柳。徘徊思之。嗣是子請急迂道謁夫子于佳山堂。留連三日。然其于從游。

之志終不果去。其迨今。夫子之子爲予郡司馬。以歲薦。遷信安太守。瀕行。始出夫子所爲詩。命予較訂。書曰。詩言志。子夏曰。在心爲志。發之爲詩。當夫子致政時。本期以明農之志。乞還東山。而天子賜詩曰。元臣樂志年。且復鍍文石爲印記。以贈行。有云。東山適志者。夫人惟心閒故意適。性定故情樂。而皆于志乎見之。志適則無往不適。志樂則無往不樂。故人謂夫子之詩。一隨乎遇。而不知志之所在。詩卽因之。毋論薦荷被芟。優游畎畝。其志悠然。而卽其槐堂判事。身勞而志適。綸闈參政。所憂者在民。而所樂者仍在志。亦安往而不自得矣。佳山堂詩集。鍍自庚申。閱二年。而後致政。今之二集。則半猶壬戌以前詩也。自庚申以後。戊辰以前。同一適志。亦同一樂志。所謂夫子之詩。不以出處殊。不以顯晦異。不以勞逸岐。不以安危變。猶造化然。獨是予壬戌歲。隨諸朝士。餞夫子東歸。閱四年。而始請急。過謁通德。又三年。而餞夫子之子。惟輪臥轍。始得讀夫子二集。較讎之。而附以一言。然猶未得決從游而遂以志也。若夫佳山堂。則已別名爲適志堂云。

